

〈讓我們停留在口腔〉

1

幼稚園上刷牙課的時候我總是錯過。

有時候是請假，有時候是恍神，有一次是看著老師拿著一根大牙刷與口腔模型覺得十分可笑，這年頭誰不會刷牙？

直到爸帶著我與妹妹去看牙醫，口中的齙齒面對著整室逼供的器械，我被整室的肅殺震懾之時，依然踩穩了腳跟。

「你該不會不會刷牙吧？要跟你妹一起再學一次嗎？」

我點點頭，面對這個三重提問，不知道回答的是會還是不會，因為不知道他問的是疑問句還是反詰。

上次回鄉下坐在阿嬤家的沙發上，笑得太開心的時候露出滿口牙，看到我牙齒看起來薄薄脆脆，她總搖搖頭表示憂愁，說牙不好，晚年命運會不好。

我說我知道我知道，是不是牙不好死得早？她說也不是，反正她老一輩就是這樣講。我後來想想，覺得也是，死得早的人哪有什麼晚年。

直到大學某次看牙，醫生說過我的牙齒跟其他人不一樣，琺瑯質特別薄，容易卡垢容易黃。大學時躺在診療椅上，我聽過助理拿著吸我口水的吸管，對醫生竊竊私語問：「她牙齒怎麼會這樣？」醫生氣音說：「基因。」

我只是躺著張嘴不能說話，耳力還是可以。但知道不是因為我刷牙亂刷一通才常蛀牙，反而放心些。以前是我爸怪我牙很爛，風水輪流轉，現在我可以反過來問我爸生這什麼爛牙給我。

阿嬤說奇怪我們大家的牙都好好的，怎麼就你這麼弱？

但別擔心，她安慰我說，你看電視上那些明星的牙那麼白，都是去把牙磨平像貼磁磚那樣貼起來，貼微笑時露出來那八顆就好了。你仔細看，他們偶爾露出旁邊的牙齒，牙齒都黃黃小小的。等你之後賺錢，再去弄你的牙。

十一點多坐在床上，刷過成瓜成串的搞笑影片，幾個聊天視窗，節拍不規律地輪流傳送發問與回答，我左頰的一根牙神經被撥動。

下顎裡面像是一片海洋，左邊上排當做天空的牙齒，釋放出一道閃電，悶雷響在齒齦裡。意識有些迷茫的時候，總是會把想像跟現實拌在一起，像麵條裹上醬汁一樣開始清醒著做夢，連續工作十小時之後尤其有效。

下班那時站在街口該往左轉進 7-11 買沙拉與雞胸，還是要走商店街吃個一嘴油香，想著要吃什麼耗掉最多心力，茫然跟著人潮過街，半個小時後帶著裝滿油炸食物的肚子，再拎著一杯紅茶微微微微懊悔走回家。

如果有一艘船正在口中航行，感覺到閃電逼近，他們便開始要收起一些帆，準備轉動舵來閃避，帆布看起來像是永遠不會拆洗，帶著黃斑與汙漬。

嘴裡吃進各種的食物與殘渣，無法乾淨到哪裡去，如果船上有人，他們應該是一群骯髒油膩的海盜。看《神鬼奇航》的時候我一直問旁邊朋友，海盜們為什麼不去洗個澡？

遙控器亂選，我看著世界十大大型動物介紹，才公布到第五名，就在還開著檯燈的房間裡睡著，連牙痛都忘得一乾二淨，隔天早上想起睡前忘了刷牙。

2

我口腔裡的那群海盜，熱愛週一，放假日是掠奪之日。

我像是一隻被寄生的肥肥大蟲子，搜刮各式好吃的，透過口腔為海盜們帶來源源不絕的多巴胺。

對於身上其他器官沒有太多意見，但對於口腔，我一直有著固著的迷障——牙齒藏著出身，而且還藏不住。

究竟是有人告訴過我，抑或是我每次照鏡子之後得到的領會？我總是默默觀察人們的牙齒，許多人露牙齒就減了分，不能露齒笑的笑，受了看不見的箝制，像是只得到百分之七十五的快樂，理所當然露出百分之七十五的笑容。

又大又白又胖，齒縫整齊，牙齒根部緊鑲在齒槽，牙齦沒有萎縮，感覺那樣的人是來自於有良好家風的家庭。爽朗率性的笑容，裝備升級，解鎖另外百分之二十五的快樂。

其間包含了階級，最大一部分是階級，但不只是階級。

包含父母的教育方針，即便來自於忙於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首重孩子的人品與健康，並且對於健康這件事有更加全面的體認，包含了牙齒這樣的小零件。矯正、塗氟、養成好的日常生活習慣，或是任何能夠補救的事，在孩子的幼年就先為他們鋪平道路與牙。

牙是出身，眼神是現世。穿過百貨公司的騎樓後往車站走，繞過蹲坐在路旁的阿姨，壓低遮陽帽的帽沿。沒有戴帽子的時候，眼神不知該往哪飄，才能不與她對到眼。

我不知道她真實的年紀，阿姨左手拄著拐杖，右手拿一盒口香糖，眼神中閃爍著懇切與願望，向人們點頭，局促的笑容在鼓勵人別怕尷尬，快來買口香糖，快！來！她看起來好像記得我，又好像怯於讓我知道她記得我。

我吃口香糖的速度慢於遇見她的頻率，包包裡還有上次買的，一抬頭她又在眼前，所以偶爾也會買了口香糖，進站後塞進垃圾桶。給她錢可能更方便，口香糖也是要成本的不是？但我從未將這樣的要求說出口，我知道口香糖對她來說意味著一些其他東西。

火車教會我時間有價，空間也有。如果沒有買到火車票我只能腿痠腳麻站三十分鐘到台北，有了椅子可以像個饒舌歌手對著男友嘰嘰喳喳，坐著加長跑車坐到下一站。

這樣以吃飯為名的出遊，讓時間的轉速變慢，從容起來便能發現忙碌時不曾體會過的餘裕。讓手機進入睡眠模式，客戶與老闆都不能吵醒我的夢，我休息的時候不要動腦，只依循本能回到口腔期。

必比登餐廳的煎魚卵酥香流心，嫩炒鮮筍放進口中，喀擦喀擦地咬，珍珠奶茶灌呀，我聽見海盜們歡呼著帶著脂肪往肚皮航去。

香檳飲料的氣泡從杯底往上飄，我端著千層蛋糕對鏡頭自拍，太開心了笑的時候不小心露出牙齒，看到牙齒不爭氣的樣子，或是牙根一道閃電又打來，就感到氣惱。這個為我消化世界的開口，在我吞食世界時還不讓人省心。

牙齒又在悶悶地痛，但我不說就沒有人知道，忍過又忘了。只有躺在診療台上，醫生才說，痛吧？牙根都腫了。我點點頭，祕密來到這裡都藏不住。

每當躺上診療椅，我都會想起教授 C。他喜歡在演講裡說起他的出身，他出身南機場的違建，幾塊木板拼拼湊湊就是一戶。當初申請到公費，放下孕中的妻飛到美國，向親戚借了一大筆錢，連行李箱都是借的就出發，泥濘裡翻身的勵志故事。

但年近六十的他在會議後餐敘後離職後還在憾恨，如果當初不是為了要趕回台灣賺錢還錢，留在美國任教，今天那些低頭看他的人就要仰頭看他了。

大學時當他的助理期間，最常聽他說要是早知道。但我出了社會之後有一次見面，有感而發地回應他，其實你的環境不會讓你早知道這些事，你的身邊沒有人可以給予你更好的建議，你用你的力量已經爬到你力所能及的最高。

從他的表情看來，我的話並沒有如意想中的安慰到他。

3

最後一次與他見面，已經是他離開教職之後。教授 C 褪去了教職，像老爺爺泡芙那個和善的老頭，我們去吃南機場那豬雜湯頭的米粉湯，他說滋味從以前到現在都沒變。熱湯下肚開了話匣，他說第一次意識到貧窮的滋味，是踏進同學家，檜木香的木頭地板上，他聞見自己腳臭味。

少年的自尊心使然，他早已懂得讓自己在同儕裡穿上乾淨的制服與鞋襪，他沒想過面對的是氣味這種無形的揭發，他狼狽地藉故告退，打開家門發現家裡是有氣味的，貧窮氣味像是色階，把他刷得比常人淡了一層，他發現自己只能奮發地讀書，才可能擁有彩色的人生。

他說他不知做過多少發財夢，做牛做馬一個月十萬塊養著一家人，房貸與保險，兩個小孩沒摺學貸，太太是家庭主婦，發票沒中過幾張，別說發財了，開銷能打平就不錯。

「我如果有錢，你知道我要幹嘛？先植兩顆牙。」他自顧自地說。

我說你應該植牙讓他們摺學貸，反正你現在出軌沒了工作，他們還不是討厭你，不如討厭到底，你還有兩顆強牙。他說我說話還是一樣沒大沒小，但算了，反正能說話的人已經不多。

原來沒錢弄牙不只是我的問題，也是教授的煩惱。

「這個洞太大不能補。」我就知道牙坑像個錢坑，坐進診療間，醫生告訴我爛牙要先根管治療，如果可以做個牙橋牙套最省錢，真的不行也只有植牙這一步。但是我的牙看起來快崩了，植牙可能性很大。

植牙有首購優惠嗎？給第一次植牙或是四十歲之前植牙的植牙新鮮人那種。我差點這麼問。即便再努力賺錢或是努力還清創業時的債務，牙齒美白或是植牙都還無法排入我的近程計畫裡。

醫生往我的牙槽填入一些藥劑，再鋪上一些類似矽利康的東西，暫時擋一擋。就像我在假日的時候往口中塞入許多美好的食物，暫時幫自己擋一擋生活中的各種煞氣。

「你花多少錢戴牙套？」我傳訊息問小妹。她說十五萬啦笨蛋，你每隔幾年就問我一次。出社會之後，我兩個妹妹都去戴了牙套。小妹說我下好決定就快做，三十幾歲，再等牙都要掉光了。

我說你阿嬤才牙齒掉光，每當阿嬤把假牙拿下來泡在杯子裡面，粉色的牙槽連接齒列像是被拆解下來的齒輪，也有點像實驗室的標本。還好阿嬤後來習慣用透明的杯子裝假牙，不然我常擔心自己沒注意會拿起杯子一飲而盡。

總也是這樣的時候她也心疼我的牙，叮囑我要好好照顧牙齒，說牙齒不好，胃不好，心臟也會不好。我以為那又是她從老一輩聽來的鄉野傳奇，Google 之後才知道是真的。牙齒不好咀嚼馬虎，造成胃部的負擔，而口腔殘餘的細菌也容易跟著血液輸送至心臟，成為心臟的負擔，各樣臟器環環相扣。

那麼她說牙不好晚年命運會不好，會不會也是真話？是不是因為終難逃脫出身帶來的設定，出身影響自我認同，自我認同影響性格，性格影響人際.....無論是聽天由命或是想逆天改命，終究還是會回到原初設定的路徑？與牙纏鬥的終結是人人像我阿嬤那樣戴上工整的假牙，倒也有一種殊途同歸的公平。

我倒沒有代入自己的人生，而是想起了教授 C，人真的有辦法抵禦宿命嗎？或說宿命的別稱是階級？或者每當我開心著往車站要搭上火車出遊時，那位口香糖阿姨單薄的身影，總像牙痛一樣襲擊了我。

昨天我將男友拉到一旁，塞給他兩百元，請他等等代我給阿姨。我不敢自己給她，我會不好意思，她也會。

他說這麼久沒買口香糖了，為什麼這次特別？

直到出遊回來的路上，我才回答他的問題。我說，你注意到了嗎？今天阿姨不賣口香糖了，阿姨開始拿著一個碗在乞討了，我覺得難過。

*

〈神之子〉

爸住院前，要我幫忙寫一份自我介紹，說里中土地公廟逾百年，要登錄古蹟、宣傳，順便介紹工作人員。我刪刪減減擬了幾點：玉皇大帝賜下十二聖杯指定使者、跑廟香客、土地公廟義工。

爸臉上透著笑意，指著第一點問，寫這個敢好？

現實中愈荒謬的劇情，會不會愈有廣告效益？不過，他確實為了請玉帝神像回家貼身祀奉，擅自拿了媽留給孩子的學費。阿公說，「去啦去啦，你去做神e ㄟ。」

爸常說神有深恩於他，不可不敬。生病前，他一日的起迄都與神息息相關。清晨，天空邊際透光後，他會起床洗漱。打開水龍頭沾溼雙手，再點一下洗衣粉搓洗，等到熱氣在管線裡鳴笛，用滾燙的水沖洗泡沫。接著，像外科醫生一樣高舉雙手進神明廳，在香爐上燻過手心和手背。一連串手續稱為淨化，完成方可持香拜拜，早上祈求平安順遂，睡前答謝神的護佑。

早晨約五點半，他要為自己和家人的一天跋（puáh）柢（pue）。若是聖杯，則三個叩頭答謝；若是無杯，則取當事人衣服祭改。對爸而言，厄運蟄居在食衣住行裡，於運勢低落時伸出觸角，惟有虔誠信奉、用心檢視，神才願意透露吉凶。

高中某天放學回家，我因經痛頭昏眼花，回房前遇到爸沒打招呼。隔天半睡半醒間，見爸進房翻找衣櫃。我起床找不到制服，直到出門趕車的前一刻，發現制服被摺進紅色盤子裡，放在神明廳供桌上，衣服正面貼著一張紅紙寫我名字，底下壓著一支香。

後來我遲到進校門，午休頂著大太陽站在教官室前，檀香阻擋不了汗水從頭流至下巴到衣領。衣服緊貼身體，背上一片狼狽，內衣的樣式在廣場上逐漸顯露，我手拉著衣襬，故作輕鬆撐開衣服。放學後，我問他為什麼拿我的制服，

他說神指示我被冲到，要幫我祭改。「莫聽神烏白講好無？」神諭堅實地落在我的臉上，一種與下腹相似，羞於啟齒的腫脹痛楚，如潮水般向我襲來。

其他人倒是輕易地在日常中，發覺不尋常端倪，鄰居到家裡作客，當著阿公的面，興沖沖表演起爸參拜的模樣。其實，根本不需要鄰居多講，我們都親眼見過爸怎麼拜。為表誠心，他手裡時常拿著數十支香，煙霧會瀰漫他的上身，頭腦晃動時方能從煙霧中看清他的臉，說話聲調怪異、似話非話，乍看之下像個被操控的木偶，樣貌懾人。

鄰居表演後幾日，學費的事跟著曝光，阿公說如果神像請進門，他不認這個兒子。那天，爸在客廳從黃昏跪到入夜，幾天後神像依舊進門了。

沒多久，爸換了一份薪水優渥許多的工作，夏天家裡換了一台三門大冰箱，冰箱打開同樣漫著煙霧，霧氣散去會看見冰品和甜湯。爸將這些歸功於玉帝的庇佑，見小孩的頭在冰箱前竄動時，會笑著說，「感謝天公賜阮用、賜阮穿、賜阮熱天通食冰。」

大冰箱也頗能滿足阿公的口欲，老人家喜歡在透中晝吃上一大碗冰涼的綠豆湯，興許是甜湯漸漸冰鎮心中的怒氣，他吩咐媽煮一些爸愛吃的甜食。於是，仙草和綠豆湯間隔幾天出現，到了夏末，媽嫌麻煩，乾脆在綠豆湯裡加進仙草，父子倆就順勢同桌共食。

當冰箱表面膠膜有了蟲蝕的痕跡，阿公在夏天喝起熱茶，最小的孩子離家讀書，冰品和甜湯也消失蹤影。約略那個時候，大環境遇上金融海嘯，爸被列入裁員名單，但他不說，比平常穿戴更為整齊出門。那年過完年，我們才知道爸早在年前一、兩個月就被解雇，每天忙著跑超商看點將錄，或到圖書館看報紙找工作。

我問，「你是按怎無講。」

「老啊，」爸顧左右言他，「拚袂贏少年人。」

一口氣失去工作和體力，或許讓爸覺得生活駛離正軌，為求早日脫離困境，他短時間內請進觀世音、孫臍和關聖帝君，開始一路往神的方向去。原先阿公不贊成家裡供奉第二尊神像，他認為讓眾神擠在狹小的空間裡為大不敬，是爸反覆拿找工作當理由，他只能點頭。沒想到，關聖帝君一進門，阿公驚覺家裡換了一張黑檀木製成的供桌，案檯上兩盞精簡紅燈，被換為左右各三盞的蓮花燈，而神像身後的壁面，多了一幅氣勢雄偉的手繪猛龍圖。

阿公說，「毋通閣拜啊，閣拜，你一世人拈（khioh）掙（kāk）。」蓮花燈散出來的煙霧遮蔽阿公的話，話底下的憂慮彷彿失了準星。爸回，「錢會照起工予你，其他你莫管。」

也許爸的態度令人難以消化，阿公胃口變差許多，常抱怨腹腔內有股深沉難消的下墜感，飯量從兩碗變一碗，甚至半碗。媽費心思張羅許多開胃、易消化的飯菜；爸忙著將阿公的汗衫，齊整地摺進紅色盤子裡供起來。有一晚，大家勸阿公多吃點時，爸無視阿公坐在餐桌前，進餐廳便說，「神講爸日子欲到矣。」並表明他已許願下半輩子吃素，為阿公換壽十年。

阿公聽了淡淡地說，「我毋免你有孝，你好好仔去做神e团。」

有些厄運用極平常的節奏逼近生活，一個普通週末下午，鄰居帶兩把青菜上門，見阿公歇在他的躺椅上瞌睡，大家稍稍寒暄後各自離開。我們多少信了爸與神的十年之約，忘記阿公的胃疾和虛弱，他悄悄沒了氣息。

和阿公待在同一個助念團的蓮友們，偕同數位師兄姊，從門口魚貫而入。其中兩位嫻熟地拿起一張寫滿經文的黃布覆蓋阿公，媽見狀想幫忙，一旁師姊擋住媽的去向，「家屬袂使摸、袂使哭，」師姊叮囑，「師兄看著會有掛礙。」阿嬤跟媽頷首慎重，我卻覺得胸膛被挖走了一塊，阿公前往彼岸的路上有蓮友們一路護持，眼淚和不捨對他無用，此刻親人竟有點像外人。

爸沒有在第一時間趕回來，他出現在門口時，助念團正領著家屬唱誦阿彌陀佛。師兄師姊們目不轉睛向著前方，彷彿來的去的、生的逝的都是過客，只有我們轉頭注意到爸，阿嬤用眼神示意爸進屋。

爸邊說著歹勢，邊從人群中突圍，他身上濃重的香火味，在空氣中略顯突兀。走近阿公時，爸忽然伸手想撫平阿公露在黃布外皺褶的褲腳，一旁念經的師姊急用腿頂開他的手，看著爸搖搖頭。他怔了一下，便坐到媽身邊的椅子上。

夜裡，阿公入殮後，滿屋子佛號隨著人潮散去，剩我和爸在收拾客廳，可能是沒有傾訴的對象，我第一次聽他聊起眼中的父親。身為阿公的長子有包袱、沒有驕傲，他在柏油路騰著熱氣的夏日裡退伍，想到自己是大漢团，前途茫茫，回家路上擔憂大過喜悅。快到家時，他被土地公廟前的風徐徐挽住，裡頭神像面容慈悲，彷彿明白他的困境，因此，他揹著行囊跪在紅色墊子上求一條出路。晚上，他夢見一名白髮老人端碗白飯給他，隔幾日，土地公廟附近的機車行老闆剛好要收學徒。

爸猛然看著我問，「你知影我提薪水轉去時，阿公講啥？」我搖搖頭。阿公看著薄薄的紙鈔說，「茂財，學機車師仔敢有通？」

有通無通攏好，爸長久以來累積許多瑣碎幽微的情感，很快連著阿公全部被火化。遺物裡有一塊銀色老舊男錶，我撿起來放在爸書桌上，隔日錶不見蹤影。阿公走後，爸每日勤拭供桌上渺小細微的塵埃，上香祭拜不假他人之手。他慢慢挪出空檔，飯後與大家看新聞話家常，氣氛好時，會像過去我欣羨朋友家愛八卦的父親一樣，詢問對象生肖、家裡狀況和結婚進度。我假定他透過反常的行為消化悲傷，過了不久，媽說他得了大腸癌，三期。

醫生預估不開刀只剩半年。我們開了幾次家庭會議，希望科學數據喚回他的信心，然而嚴肅的生死話題，每每皆轉變為批判醫學的煙硝戰場。天上一日，地上千年，神還沒給出明確的答案，爸的生命已經在倒數。最後，親戚們也輪番上陣勸過幾回，他始終選擇聖杯勝過科學。

爸維持大半輩子早晚參拜的習慣，在我瞥見廁所垃圾桶出現焦土般的殘穢後戛然而止。他拿剩餘力氣澆花、拔草、看過去的照片，或坐在阿公的躺椅上看著手上老錶發呆。

見我來，爸隨口問起男友生辰八字，我不說話。爸又問伊人按怎，我說真好。「結婚就是大人啊，性地較收一點仔。」他叮嚀，「後擺有閒較加轉來咧。」在我還小，小到可以坐在野狼的油桶蓋上時，我喜歡隨著爸到廟裡參拜。爸會讓我在解籤詩的櫃台旁等他，因為他喜歡站在香的氣味最濃、最燻的位置，說那裡接收旨意最精準。通常我都能安穩地等，看著他嘴巴喃喃，雙手拿著筊杯一次次舉起、落下。但人潮若一時間湧進廟裡，將他淹沒在人群中，我踮起腳尖也看不見他，便會在原地哭了起來。

我忍不住問爸，「後擺……你無想欲聽恁孫，叫你阿公嗎？」

老錶依然不會走動，我自作主張將錶拿去維修，交還時告訴他，「無電爾爾，另工你家已去換電池。」我期待老舊機芯上微弱平穩的律動，能喚起爸對生的渴望。

幾日後，爸說他想要開刀。醫生將手術日期訂在一個月後，預計切除爸體內一半以上的大腸和直腸附近的癌細胞，並在肚子裝一個暫時性人工造口。這期間男友家來提親，安排了小訂和家宴。

愈靠近手術日期，爸花愈多時間跑廟，大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住院前一晚，爸收拾行李，媽準備住院雜物，兩人嘴上爭論著我出嫁時，大門要不要掛八仙綵、門口要不要擺紅桌請吃湯圓、走過的地板要不要鋪上紅布。

我不禁納悶，紅是哪一種紅，腦海出現婚宴會館裡的紅毯，色澤純粹隆重，踩起來柔軟扎實，穿十公分高的跟鞋也能走得平穩。最好不要是爸手術後右腹部下方的紅，像傳統蛋糕上插的塑膠花，過於講究實用性而忽略質感，亦不在乎觀賞者的感受。

護士示範如何照護造口時，爸鬧著要找行李。紅色造口暗示他目前正處在生與死的交界處，大家包容他鬧彆扭，我問要找什麼，說櫃子裡紅色大袋子的小黑包，還是夾在外套裡的小黑包，總之沒找到。

我見爸躲在棉被裡，將身體蜷曲成筊杯的模樣，有點哭笑不得。回家後，我在半開的衣櫃裡，找到他跑廟隨身攜帶的黑色側背包，打開來看，裡頭有老錶和數十張不同間廟宇求來的平安符。回到醫院，爸接過包包戴上錶，將平安符盡數壓在枕頭底下後，才肯乖乖躺好休息。

出院時，我在醫院大門前倚著車，里長剛好傳來訊息，說土地公廟登錄古蹟的宣傳出來了，放在 **FACEBOOK** 上。媽提著大包小包行李，率先走出自動門，爸跟在後頭，成串的平安符像熱帶島嶼的迎賓花環一樣掛在脖子上。

我一邊打開車廂，一邊點開地方粉絲團，內文中關於爸的描繪是：阿財伯，福德祠義工，老鄰長阿樹伯的兒子。

*

〈吃粽〉

終究還是吃了粽子，端午回家赴上午餐，桌上兩盤粽，一大一小。媽媽指著小盤，讓我吃舅媽綁的，有鹹蛋。那大盤的呢？她說市場買的，那攤素料平常就賣粽，理當好吃。

我從她碗裡挖來試味，不怎麼樣。幾個月前，清明剛過，我們也這樣坐著，也是只有我和她的午餐，她說得去打聽哪家素粽好吃，好買來過節。我想起台北那家素菜館的粽，買過好幾次，有米豆的有花生的，好吃。但沒有提，提了勢必要我訂，但我不情願，而且不知道該怎麼說我不情願。

更早一點備置農曆過年的時候，她已經問過炊糰的事。禮俗上，家有新喪的一年內不炊糰，不綁粽，想吃糰粽得靠親友接濟，遺眷只管哀悼不管過節。我說那正好省事，難得這個舊曆年可以偷懶，她不以為然，不知哪裡問到有人指點，炊甜的不可以但是鹹的沒關係，最終炊了兩款，菜頭糰和鹹甜糰。想到把甜糰變鹹就能合法，她的表情像在黑板上正確解出數學題的小學生。

都說是為了拜拜，銘記先人。她似乎不曾察覺，在節日和祖先的名義下擴張伙食預算，玩耍平日沒有的菜色，是她熱衷的創作。人最受用的自由往往攀附在熟悉的框架上，不帶框架的自由長得太像恐懼，沒人敢要。告別式後我對她說，你現在是自由的郭小姐，我會支持你做自由的郭小姐，郭小姐深受感動卻神色徬徨，直到逐漸在日常裡恢復媳婦與母親的表情。廚房是她最熟悉的框架，是她最能夠掌握自由的地方，我想她是動用了雙倍腦力也解不開粽子這一題，才會商量要買。

如果那天她問的是好想綁粽但不合禮俗，我會論述一套說詞解放她，但她的語氣像商量，像是今年特別需要知道我對端午的打算。我不記得此前她曾經徵詢過我關於任何節日的意見，阿公和阿嬤過世那四個過年和端午，我們大概也按表操課炊糰綁粽地過了。失去丈夫與失去公婆畢竟令她成為不一樣的喪家，生出不一樣的遺眷心情，那個中午我看著她放下空碗，拉近木瓜切盤吃起這張餐桌上數十年如一日的飯後水果，忽然領悟關鍵不在於該不該吃粽，而在今年我們要不要一起吃粽，或一起不吃粽。

既然問，我只好答。說不出真話，只好狡猾。如果喪家不適合綁粽歡慶節日，理當也不能買，現代人的各種買不都是為了取代雙手的勞作嗎，同一件事嘛。她無法反駁，但不樂意，不樂意便不說話了。我安撫她說不定親戚真會接濟，Google 說會。她抓起碗筷退席，我感覺到她有氣，氣我生日睜在這屋簷下看了將近半世紀，還以為能抱這種指望。話出口我也知道風涼，想補一句挽救卻生不出來，只好轉頭對廚房喊碗放著我洗就好。她扭開龍頭開始搓碗，水聲嘩嘩比我的丹田有力。真話是我不想吃粽。向她招著手的明天，沒有來招呼我。今年我不想過端午，不想吃粽子，我怕如果不做喪家，爸爸就死完了。

剛過世那陣，以為人死就完了，被問起需要幾份死亡證明書的時候，渾然不察就是在預告我還要送走爸爸那麼多次。在戶政事務所，在電信公司，在保險公司，在銀行，在郵局，在農會，在自來水公司，在電力公司，在衛生局，在經濟發展局，在國稅局，都得去說我爸死了，萬一說得遲，他們會送信來，寫滿整張紙問的同一句話：你爸死了你怎麼還不來說？

他在媽媽的身分證配偶欄也得死，戶政人員讓我打電話問，想在配偶姓名後面加註「歿」字或留白，媽媽說留白的語氣決絕，宣誓似的。我此刻與當時一樣慶幸，她那麼清楚知道不能盯著這件喪事度日，讓我有得掙得這點餘裕，鬼祟地愚癡地抱著他的死亡，浮沉無謂今明。

他如果死完，我這個女兒的身分就真的到頭了。

死了爸爸的女兒，是一個極其隱密的俱樂部，入會以後才發現裡面這麼多人。據說不會好，但是會習慣。大家頂著百態形貌做妻做母做中堅，膛裡嵌著一個無父孤女啞口默聲，你的悲傷前人都能意料不必費事張揚，而前人描繪的驚悔痛責卻又不全是你的形狀，安慰不在點上。旁人如常敲鑼打鼓，代爸爸的女兒們宣告更為迫切的身分。像怕我不知道似的，不斷有人提醒我是媽媽的女兒，媽媽只有一個，媽媽要顧好，只剩媽媽了。無夫無子，也沒有必須服侍的老闆，在世界眼裡，甚至很多時候在自己心裡，我沒有比媽媽的女兒更迫切的身分。

女性主義在這裡連舉手提問的機會也沒有，對母親的感情讓我自願走進身分的窠臼，窠臼之所以難除，因為都是人心抖著盪著鑿磨出來的，沒有一顆不真。媽媽的女兒和爸爸的女兒不是同一種女兒，爸爸的女兒天生得人疼，一輩子只管練習不喜歡的都別要，媽媽的女兒卻要從此生最孺慕的對象身上，活生血淋地見證，除了在父親跟前得人疼，人間一切都等著女人去疼。世人眼裡她是女人，不是女兒。

我沒有見過媽媽做女兒的樣子。我愈是做了女人，愈成為媽媽的女兒。爸爸常用戲謔無情的口吻說，你媽沒問題。種種我不敢的不喜歡的，他都覺得媽媽沒問題。爸爸沒想過他之所以可以對著女兒拍胸脯說不喜歡就不要了，是因為家裡有個女人要了大家不喜歡的。我做爸爸的女兒多久，做媽媽的女兒就有多久，都是要辜負的，活成媽媽的女兒辜負了爸爸的疼惜，活成爸爸的女兒，又跟著世界一起辜負那個早就辜負自己的女人。

喪禮之後，常有人問我媽媽還好嗎，看來還好，然而誰都知道那些不好的不會輕易結成眼淚或語句，浮出體表，蒸回去還給老天爺。

家裡的五歲幼童伶牙俐嘴，已經認得客廳牆上每張生活照的臉，喜歡讓我出題目考她，哪個是媽媽，哪個是小時候的爸爸，哪個是以前的姑姑，哪個是阿公阿嬤。玩了幾次，她忽然望牆不動，怯怯問我：「姑姑，阿公去哪裡了？」幼童的純淨使人真誠，我發現在真誠的語言裡，說不出口爸爸死了。四隻耳朵等我開口，牆壁另一面供著爸爸的牌位，媽媽數著念珠坐在那裡，必然在聽。幼童在拖遲的半秒鐘裡看出我的艱難，我說阿公去天上了，她的臉閃過瞬間成熟，大概也體會到難以語言賦形的真相。

媽媽在場更令我失語，生怕她聽出我還沒死完爸爸，也要盤點起自己的丈夫死完沒有。但凡她有一分一毫抬腳向前的意志，我都唯恐耽誤她，不敢說媽媽我們別吃粽吧，不過節吧，一起嬌慣軟弱哀慟不能度日吧，讓責任與明日等待吧，讓索討承接的都墜地吧，這次換我們哭夭吧，我們難得有名有分可以哭夭不必理性堅強了媽媽。

結果她還是買了粽。這大半年來她說過不下五次，她要是像我這樣日子不用過了，多半都是我看人看事不順氣，在肚子裡堵成逆流胃酸的時候。她沒解釋為什麼還是買了粽子，好像前面那些商量只是過場，我的意見只是籠套，她根本打定主意要過節。這是她一貫行徑，要是我現在好好人一個，她也好好人一個，這事足以發一頓脾氣，或像電視演的那樣，在諮商師面前翻一筆原生家庭的創傷舊帳，但我不介意，只要她有想做的事而且有力氣做，我都不介意。

她指著有蛋的粽招呼我吃，除了決定自己要吃粽做節，也幫我決定要吃粽做節，她向來把做節當成全家的事。我看著她往自己碗裡拆粽，攤開竹葉咬掉沾黏的米粒，倉促明白這是最後一個拒絕吃粽的機會，她已經抓起我的手，已經在往前走，我要喊停只能現在，喊了她就會記得我是自由的江小姐，她必須自己走。

人間轉速快得我看不清畫面。原本以為跟不上這個世界是因為個性不合時宜，親手失去一個父親卻刻骨認知到這一切只是因為我平庸，稀薄的聰明與意氣在人間渦流裡旋攪不出渣滓，看似淡泊其實只是沒本錢介意全世界都要領先我而去。此刻我平庸得不知如何向已經挺進明天的母親，招認那個陷著一條腿在昨天的自己。我伸手拿粽，就像其他喪父俱樂部會員也曾經無力抵抗那樣我猜，跟上身邊要緊的人。做媽媽的女兒好歹有個女兒可做，沒有框架的自由太像恐懼。她選擇當母親，我選擇當母親的女兒。

她很久沒有這樣拉我的手了，在我長成江小姐，兩個女人可以並肩走路以後，她不再用母親的氣勢這樣拉我已經幾十年。那是她拉著我走進小學教室報到的手，去醫院打肝炎疫苗的手，到親戚家寄宿就讀明星中學的手，那些她認定應當的事，有時候不只是牽，她會拽著手臂把我送進去。時隔這麼多年，快八十的她拉著快五十的我，吃粽。

我問她舅媽綁了多少粽子來，她說兩串，一串全素，一串有蛋。我說阿姪足好，想到咱，這呢厚工，你菜市仔那串實在是多買的，早就說親戚可能拿來。她不以為然：「啊毋好佳哉有恁阿姪！」沒說出來的話是，阿姪有心，然而人過日子不能仰仗旁人有心。媽媽是擅長過日的人，日子未必風光，但好壞她都蠻著一頭死腦筋在過，過過去就是日子。

人間很少給爸爸的女兒留位置，我想過下去，必須是媽媽的女兒。我咬下粽尖，嘗到米粒裡的竹葉香氣，比預期的好吃。我沒想到味蕾竟在這時候鄉愿起來，更意外的是，這麼單腳拖著跳著，竟然也就把年和端午都過了。

端午之後是中秋，慣例要圍爐。我問媽媽中秋有禁忌嗎，她說沒有，中秋不炊糲不綁粽，不犯禮俗。她既心裡無所罣礙，我也不想特別去查，那大概跟平日吃飯差不多景象吧，圍著飯桌最容易看出人頭增減，到時候一樣數著吃，吃著數，吃飽了把鍋底剩下的裝進小盆，隔日再吃，隔日還在的人一起吃。過完中秋，就要對年了。要對年了。

*

〈結冰、解渴、排水、沖洗〉

1

卑南語有四個母音：a、e（讀音婀）i、u。像四種鳥在子音的枯枝草莖中任意下蛋。也像白麻糬滾上糖芝麻花生粉彼此不沾黏在一起。第一週的功課：找出各母音出現在字首、字中、字尾的例子。比如，apuy、vulay、maca。（火、漂亮、眼睛。）比如，udung、puran、cau。（嘴巴、檳榔、人。）那金色眼斑在毛毛蟲身上前後移動。像吸管中的珍珠，我用嘴巴感覺它的位置。母音 o 在外來語中出現。過去的族人聽見那異樣的 o 是在什麼情境之下呢，o 會使訊息敷上特殊的情緒嗎？一個人的說話流露出過多近於 o 的發音會洩漏他的外來者身分嗎？馬戲團的吉普賽人帶來馬康多沒有的冰塊。

出生成長在九〇年代的台北，我沒有注意到自己生活在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在學校、在家裡，中文通行無阻，我用它學習、溝通、表達需求，我用它獲取認同、攻擊與防衛。小學的高年級加入了英文課，在那之前，我與我的同學多已在補習班先修了兩年；它不過是另一門學科。其時家用電腦開始普及，學校開設電腦課，教學如何架設個人網頁，使用 Office 與非常好色，我在這樣的漸層色中進入青春期。幾乎比同學與我的成長更快，電腦與英文向更低的年齡扎根，平穩而全面。然而這僅是讓一個語言扁平的世界加上新的塗層。在島的另一邊，卑南語分四種方言：南王卑南語，包含 Puyuma、Papulu 兩個部落；西群卑南語，包含 Mulivelivek、Danadannaw、Alripay、Pinaseki、Likavung、Tamalrakaw 諸部落；建和部落與知本部落，獨有他們的方言。

學習卑南語的第一堂課，老師會問：你是哪個部落來的，*ulra i iyan nu dekalr*？班上有來自南王和知本的族人。染髮的同學表情茫然，到了下一節課才和老師回報，我來自初鹿部落——大概是趁課間傳訊息，向家人確認了身世。我跟著滾滾來上學，自然就算在一塊，來自建和了；老師對原民台工作的漢人女生說，「妳先跟我學建和的話吧。」會這麼問，主要是避免初學的我們，把不同系統的詞彙與發音記混了。可是又不僅如此。你得先把「我在說誰的話」放在心裡。扁平世界的語言是表達的工具，同品牌的瓶裝水，哪一家 7-11 買都是一樣的，使用者自由匿名地登入登出，「誰正在使用什麼語言」並不是問題。但卑南語的地域與人口很狹窄，老人家能從一個人的說話知道，「啊，這是來自知本的孩子」、「啊，這是建和的孩子」。我的課本上有一張地圖，標記了各部落相對的地理位置。我用紅藍黑黃的色筆圈出他們的方言。四個顏色清晰地簇立像小丘陵。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要同時學習如何當個 *Kasavakan* 的孩子。

2

晚上七點是我和滾滾的會話練習時間。學習語言的第一階段，都有例行公事的成分：點開線上教材、嘗試閱讀、查單字、跟著老師的錄音複誦。像要煮一鍋咖哩，削胡蘿蔔、削馬鈴薯、削蘋果。我總是把這工作搶去做，滾滾認為那是我的貼心，可是我也確實喜歡，像某種作畫方式將顏色從靜物上刮除，蘋果由紅色而綠黃色，馬鈴薯褐色而白色，胡蘿蔔總是胡蘿蔔色。握著它們舒服的手感與消磨時間的幸福，完美地融合沒有分界線。削蔬菜其實也很像上健身房，只是前者把皮去除掉，後者把肉穿上來。

熟悉課文後，滾滾指派我念其中一方的台詞，開始會話練習，然後交換。大多時候還算順利，只有一次，滾滾做得太過火，觸發了我體內的「抗體」，我拒絕繼續練習。「為什麼你今天要怪腔怪調！」我說。滾滾覺得他只是更投入而已。生活化也好，情境化也罷。他拿起廣播劇女演員的架式：「*vi'as na kadaw, pusarisaring ku pakirev*.（太陽炎熱，我的汗流個不停。）」聲線忽高忽低像一隻醉酒的蜜蜂。而我應該要接：「*niya, iculi diya kana himpu nanu saringan*.（拿去吧，用毛巾擦擦你的汗。）」但我被那個「演」的成分嚇住了。也因為對「台詞」不夠純熟，中間屢屢需要停下來看清楚，然後花更大的力氣撞進表演的狀態。當時我一時跟不上那高張的情緒，突然有一種被別人盯著小便的感覺。我說：「你這樣讓我很有壓迫感，我念不出來。」

有那麼一瞬間，滾滾的表演讓我再度回到十歲。死不肯開口的我，身體僵硬，心裡發著抖。那是在伯朗咖啡廳上家教英文課，面前是蓬蓬鬆髮、戴小圓框眼鏡耐心的 *Brenda* 老師。平時我是十分喜歡 *Brenda* 老師的，甚至會求媽媽（我不好意思）將我喜歡的英文鯊魚讀本與打油詩拿給她分享。等待我開口時，*Brenda* 老師身上散

發出一種混雜的氣味，現在回想應該是某種香水的後味與口腔芬芳的糖果或噴劑的綜合。我感覺她就像一朵花。一朵肉食性的花。

陪課的媽媽明顯有點尷尬，棉裡裹鋼地出聲催促。念一下就過去了，沒那麼「生死攸關」。她不知道，小孩子對被迫表演特別敏感，其實是出於不大能夠分辨現實與「暫時搭造出來的學習情境」，端出一個不屬於他或她的樣子，不但非常不踏實，更近乎欺騙；小孩子對黑與白的道德要求，特別敏感。另一方面，也有生物本能的害怕：在英文如母語般流利的 Brenda 老師面前，我幾乎手無寸鐵，連造句的能力都沒有。雖然現在她是老師、我是學生，這也只能保證她不會張口咬我，不能消除一頭小羊面對猛虎的恐懼。

我的回話在不懂示弱的喉嚨中就像小羊一溜煙地跑了。「那我們就一般地念。」滾滾說。「'au ku, miinada u da danum? (我很渴，你有帶水嗎?)」

「ulra, 'au diya. (有，你先喝吧!)」鬆了一口氣的我是這麼回答善意的 Google 小姐。

3

夏天進入下半場時，翻譯詩集的工作也進入尾聲。一條條紫色與泥土色的底線筆記，提示哪裡已經多次耕耘；或許再一次也不嫌多。理想的情況是，在台北就把它解決，然後，泳池邊把自己脫個精光那樣，全心投入部落生活。但到了最後一刻，我還是把譯稿與卑南語的筆記本一起放進行李箱，扛上建和的後山。帶著這本美國詩人頗學院派的詩集，讓我覺得行李箱裡好像有隻扭來扭去的短吻鱷。（要是牠逃出去該怎麼辦？——屏東還真有一條鱷魚溪。據說是有一年水災沖毀了養殖場，流失的三十尾公母鱷魚，在東港流域開枝散葉，萬巒、萬丹、內埔、潮州都有目擊的紀錄。以前只要騎車過橋，我總會多看一眼枯水期河道雜亂無章的草叢。）這是無人知曉，屬於我自己的驚扭。印在紙上的詩，看久了還真的挺像填飽肚子趴著休息的爬蟲類，但畢竟不會咬人交配又產卵。那麼，把它說成一種錯誤的內餡，或許更合適。

我是一個來學習卑南語卻包著錯誤內餡的人。來自加州的英文詩，鯁在我的喉頭，和眼前爬滿蝸牛的射馬干山很不搭調，我幾乎是一邊護著它、當心它落跑，一邊假裝它並不存在。有一個晚上，獵人們在戶外撥炭火烤肉、煮水鹿肉湯，我躲在房間，東摸一下原文西摸一下譯詩，心裡充滿罪惡感，簡直像剛學會手淫而神情鬼祟的青少年。走出房間和大家喝啤酒（'au 是喝，cemekel 是專屬酒的那種喝），大家問我剛剛在忙什麼。開會，我說。

下午我們和 **Cokim** 姑姑約好，一起將滾滾寫的詩譯成卑南語。滾滾事先準備了濃縮稀釋的「白話版本」。實際的做法包含兩種工程：第一，加強因果關係，為特技般疊起來的句子，綁上穩固的尼龍繩；第二，對精省的修辭方法進行排水，讓原先隱沒的名詞動詞裸露出來。有職人精神的滾滾監工，連用來和姑姑開會的這份草圖，也不是放棄詩意、口無遮攔的「大白話」。扎實流暢的新版我立刻愛上。它讓我想到，自己翻譯英文詩遇上不明朗的句子時，也會採取相似的策略：將它重寫成與自己能夠交談的語言。化敵為友。卑南語裡的敵人（'alra）經過一次重疊卸下武裝，變成'alra'alra，旅人。

我也想起小時候學英文，將 **Brenda** 老師口中的英文在心裡轉為中文。就像有個虛線的 **Brenda** 老師適時出現，一名分身，一名旅人。而我心裡知道這是偷吃步、是可恥的壞習慣，因此每當完成應答，我就急著把考卷邊緣的計算，把鉛筆線的 **Brenda** 老師擦個乾淨。直到進入英文系，當我對這門語言更加精熟、開始「能用英文的邏輯思考」之後，翻譯的橋才簡省成模糊的影子。但其實它還在原處，做為某種理解的停頓。就像樓房原地重建，我有時感覺，介於兩種成品之間的小窪地，才是待起來最舒服的地方。

4

姑姑說她想替部落老人出一本書。什麼樣的書呢？我們問。什麼樣的書都可以。老人希望看見自己的人生經驗、記得的故事，保留在書中；他們不時就問，書呢？書呢？

剛開始我以為重點在於語言與文化的推廣，於是熱心地提出細緻複雜的編輯企畫。後來聽姑姑感慨地說，去年又一位她常請教的 **mumu** 過世了，來不及看見我們醞釀的成果。不是盡善盡美的創作，我才明白姑姑想的是，讓他們看見。我以前沒有想過，書有這樣的可能。

過去部落進行過好多次調查計畫與文史採集。由於人力不足，團隊又各自朝向不同的目標前進，老人的話語，一部分寫進成果報告書，大部分封存在數量龐大、未經整理的錄音檔。就像對著一座沒有回音的山谷說話吧？我想像那些話語在小匣子裡撲撲拍翅、尋找出口，漸漸疲憊不堪而安靜下來。

聽了姑姑的話，我思考著表達知識、挖掘記憶、發出聲音，隱然存在著僵硬的方向性：擴張、向他人前進。可是老人們「書呢？書呢」的追問，說明那不盡然是給的欲望。我們對自己給出的東西仍有需求。我們需要和自己的話語相處。姑姑想出什麼的書呢？我開始想，說不定也能將自己收受的教導與見聞寫下來，回贈給聲音的主人。的確有這種可能。

幾乎就在我們打包離開的那天，秋天來了，隨著釋迦採收的結束，滿天飛舞的蒼蠅不知去向。一走出房門，我立刻想到「秋高氣爽」這句成語，也是它讓我注意到，蒼蠅不見了——那種感覺很難形容，有點接近開過洗車隧道的那一刻，日久累積的灰塵與水垢都不在了，隨之闖進心裡的是廣闊與不安全感。於是「秋高氣爽」變得像擦得太乾淨的玻璃，我暫時沒辦法享受它美好的一面。唯一留下的蒼蠅是捕蠅紙上的死蒼蠅。它們都沒有聲音了。不知為何失去聲音似乎比死這樣的事實更值得同情。想了想，也許是因為它們任一的死，對周遭幾乎不造成影響，但它們的聲音會；聲音確實在改變環境。（當然不時會停附、或以魯莽的飛行撞擊我們，蒼蠅也有這種形式的存在感。）下山時，我在前傾、晃動の後座查單字。蒼蠅是 **ngangalaw**。飛行是 **muvi**。就在我查詢「聲音」要怎麼說時，一個例句出現在螢幕上，如此貼切說出了一個出神的時刻，就像坐在高速行駛的車上，近處的事物被拉成抽象的線條，而遠處的事物卻格外清晰：

uniyan ku ira angeangera kinger da duma irengaw, malalup ku ira ulra diya cau mahuwaahu kani i nguwanuwayan.

（忘了所有的聲音，忘了所有眼前晃動的人。）

*

〈我與施女士的病〉

夏天來的時候，施女士跟著許多台灣人民一起確診了。

獨居的、年近八十的施女士，重視節慶正忙著過端午的施女士，一時之間被封印在老房之中，無從採買。施女士在外地工作的女兒說，要回到老房住在有獨立衛浴的一樓，好好照顧她。結果施女士在電話裡把女兒罵了一頓，她說自己很好，要女兒別找麻煩。

施女士說：「你沒回來我愛做什麼就做什麼，你一回來我就被困住了，連下樓都不行。」

施女士甚至說：「你不要再打來了，本來喉嚨沒事，講這麼多話還真的痛起來了。」彷彿她的支氣管病症是女兒的關心造成的一樣。

她的女兒在當時已經抵達車站，進退兩難、感覺挫敗，不知道到底該往哪走。

後來施女士的女兒跟我說：「怎麼會有這種老人？」我們一起苦笑，誰也拿她沒有辦法。

我算了算時間，距離上次見到施女士，已經過了整整一個季節。

在上一個季節裡，施女士還能跟她的子孫們盛大地群聚、歡慶年節。她穿著一年只出現一次的貴氣洋裝，眼皮抹有粉色眼影，那是我在日本買給她的。她發紅包，張羅眾人碗底菜色，聽小輩講著她早就不懂的笑話，笑得跟年輕人一樣開心。在这一切之中，只有我是，一邊吃著年菜，一邊惡狠狠地失戀了。失戀的意思是失去相愛多年的情人，惡狠狠的意思是事情驟然終止，我只能突兀地告別一個認真對待過的人。

我沒告訴施女士失戀的事，年節時沒有，後來過了好一段時間也沒有。這事很難，出乎意料的。

我不常失戀，但失戀以後，所作所為或許可以稱得上高手專家——我以極快的速度清空了家裡房中所有承載回憶的物件。我的標準是，只要會想起對方的，那就不行：禮物、一起買的飾品、對方推薦的文具、分享過的衣著，通通無法接受、通通必須離開。

我解除所有社交軟體上的好友關係，不是因為記恨，是因為不想知道——我不想知道你沒有我一樣快樂，也不願見你因我而不快樂。所以不管如何，看不到，就不存在，就沒關係。接著刪去因他結識的每個好友，交代所有共同好友，跟他有關的事，請都不要告訴我。朋友面露關懷，同情地答應。

我認真工作、讀書、存錢。未來必須重新規畫，也沒關係，我做得好。比起還在關係裡的時候，更用力地吃飯睡覺，保持作息，專注生活。朋友分享《四重奏》裡遭遇心碎的角色，那個角色一邊哭泣一邊吃飯，角色的朋友說：「在悲慘的時候都還好好吃飯的人，會獲得幸福的吧。」

我做得很好，我知道，我好好地吃飯，所以也會獲得幸福吧？從朋友們的眼神中看得出來，他們慢慢地放心了。那些傷人的記憶，只要把它們變成玩具，就不再沉重。與情人的最後一次通話，他說：「這通電話已經花費超過我預期的時間了。」事後的我總詢問朋友，睜大眼睛無辜滿面地問：還可以嗎？跟我吃飯聽我說話，有超過你預期的時間嗎？我去買個計時器好嗎？朋友的態度從戒慎轉為無奈，他們終於收起同情，翻個白眼對我說：沒有沒有，沒有超過，多少時間都可以，您別多慮了。

但施女士不吃這套，我知道，所以我不敢說。從小以來，施女士就是個挺自顧自的人，她不讓我稱她外婆，「外婆有個外字，我不是你的外人啊，這樣聽起來會很寂寞。」所以我只能叫她奶奶，再大一點，仗恃著她的寵愛，整天喊她黃媽媽、施女士。

施女士不會相信我過得很好。她會說：你一定很難過，然後擅自相信我很難過。我能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唯一只是，沒有力氣反駁這樣一個自顧自的人——我無法說服她我不難過，卻也無法對她坦承、讓她看我難過，事情陷入僵局，我整整一個季節沒有回家。

然後她就確診了。得知時我問自己：到底失戀算什麼理由？

我打電話問她，這段時間你有出門嗎？她說：「我都在家啊，我學會用手機上英文課了，好簡單欸只要點進去就看得老師，學會的那天我好高興喔。」我聽她講長青大學如何說服一整班的爺爺奶奶遠距教學，深深同情素昧平生的行政人員——當時施女士甚至打給課務部，要他們幫她買一台電腦。課務行政幫她找到了一些商店的電話，甚至整理出一系列推薦的型號，但施女士仍然很困惑地問我：學校要改成線上上課的話，不是應該要賣電腦給大家才對嗎？我一時無語，只能回覆她：有機會我再建議他們，之後我陪你去買就好。

她的話頭經常生出毛邊，愈扯愈遠、愈遠愈長。我必須找到縫隙，提醒她最開始的問題，沒出門怎麼確診的？而她的記憶纏繞蔓生，最後才說：「噢我前天去了監理所，他們說年紀大的人要來考試才可以繼續開車，不然就要取消我的駕照。」她說那天下雨，說她原本好擔心考試，但怎麼會考得這麼簡單呢？比英文課被老師點名還簡單。只是她忘記帶傘，回家的路上淋到了一點雨。

「我在想這個快篩是不是壞掉了，我感覺只是感冒，我沒有發燒哪。」

「沒有發燒是幸運啦，還是要好好吃藥量體溫，不然我跟媽就要回家跟你住了。我們住在一樓，你自己被關在二樓，如果你不想被關在二樓，也可以傳染給我們啊，大家都確診你就可以下來了。」

「拜託拜託，千萬不要。」

拜託拜託，千萬不要。那是施女士的口頭禪，她很喜歡這樣講話。我褲子穿太短的時候：拜託拜託，千萬不要。我口無遮攔的時候：拜託拜託，千萬不要。小時候我

曾告訴過她：等我長大，要跟一百個男生交往，那時候的她，費盡了全身力氣在拜託我，千萬不要。

我不真的對百男有什麼野心，我只是叛逆。當時的脈絡是，施女士聲稱女生不要隨便談戀愛，必須從一而終：「最好確定要結婚了再談戀愛，像我跟你爺爺那樣。」我告訴她：我才不要，我要跟一百個男生交往，然後不結婚。她覺得我離經叛道，又覺得我天真好笑。施女士總是這樣，她比誰都疼我，我從小就知道。

施女士的丈夫離開她已經好多年了。回想起來，面對離別，她做得很好，比誰都好。

我不曾在治喪期間見過她的眼淚，她辦了一場又一場的儀式，整理黃先生的衣物用器，在恰當的時機說著恰當的話，和不同身分的人分享不同種類的故事。每個日期、時辰、數目都算得精準仔細。這很重要，她說。如今回想，我知道她做得很好。

喪期結束以後，女兒女婿想帶她去日本散心，她堅持在黃先生的牌位前，連續擲出三個聖筊才同意出發。

施女士喜歡日本，一直很喜歡，如果她說：「你就像是個日本人。」那是最高程度的稱讚。她愛漂亮、熱衷甜點以及精緻小物，還沉迷拍照然後用 LINE 傳給朋友。但那次在日本，她不化妝，而且穿著樸素。因為黃先生已經離開，所以不化妝，不化妝，就不好看，於是也變得不那麼沉迷拍照。她拍風景，盡量不拍自己。

回程在機場，起飛以前人們逛著免稅商店，她在登機口旁的座位上，翻看相簿裡五天下來的照片，說要挑出最好看的幾張，LINE 到群組裡。我坐在她身旁，看見不遠處是化妝品櫃，起身跑去買了一盤眼影，盤算著要告訴她：等之後就可以畫了，之後可以畫了我們再來玩一次，拍更好的、有她的照片，讓她傳給別人。但等我回來的卻是，從她臉頰上滑落的大大的一顆眼淚。

我嚇一跳，她彷彿也嚇到。我問怎麼了，纏了半天她才肯說。

她說：「我第一次沒跟你爺爺一起出國。」

「這麼好玩，這麼漂亮，他沒看到，我感覺好可惜。」

我沒說什麼，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把眼影藏進包包，回台灣後，過了很久才拿給她。

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見到施女士的眼淚。但在我記憶之外，施女士跟我說過一個她在我面前放聲哭泣的故事。

她說，母親曾經請她照顧還是嬰兒的我，還是嬰兒的我軟小脆弱，她因此決定把家中每片地板都鋪滿防摔巧拼。但才剛學會爬的嬰兒已經擅於造次，於是她在前面拼，我在後面拆，她忙了好一陣子，回過頭來才發現剛剛的努力只是滿地凌亂。

「剛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你好可愛，好聰明，手怎麼會那麼靈活。」

「但後來我拼了好久，你就是一直拆，家裡只有我們兩個，我也不能把你抱走，所以後來，我太累了，什麼都拼不起來，我就哭了，哭得好大聲。」

「但你知道嗎？你看到我哭，還會爬上來，安慰我。你從小就好貼心。」我弄哭了施女士，她仍然認為我很貼心，因為她從那時就疼我。我不記得這個故事了，但我記誦得極熟。

我跟施女士常常有種時差。後來她還是得知了我分手的事，她得知以後，LINE 了二十三張貼圖給我，但隔了好幾天才和我通上電話。

因為事情拖著不是辦法，我請回家的妹妹代為告知我的感情狀態。

週日下午，妹妹用訊息回報結果：「奶奶要你多念佛經，最好一邊倒立一邊念，不好的東西會從耳朵鼻子眼睛那邊流出來。」

「蛤我不會倒立啊。」

「她說那只念佛經也行。」

當時我想，不愧是我頂天立地難以預料的施女士，笑了出來。

但幾天之後，施女士和我通了電話，她說這幾天她都沒有睡好，她知道我很難過。她這樣說，用的不是問句。她說，不開心的事忘掉就好了，記得開心的時候就好。她又說，你們年輕人談戀愛，誰沒有換過幾個人，以後總是會遇到更適合的。

我說：「可是你說談戀愛要從一而終啊。」她說：「那是我，你不一樣。」然後自顧自地，說起她跟黃先生的愛情故事，我從小已經聽過很多遍了一他們第一次約

會，在台中公園，黃先生好小氣只買了一顆蘋果，但兩個人分著吃也很甜蜜，而且那時候的蘋果很貴。

聽她講話，我沒有哭，沒有真的哭，只是感覺這段時間打在胸口的結緩緩變得鼓脹溫熱，還是疼痛，卻也慢慢安心下來。

回想上次見到施女士，那天飯後，我在客廳的沙發上，獨自淹溺於前一晚的分手。四周喧鬧，我想像自己破碎成片，也不會有人發現。突然施女士把厚重的毯子掛到我的身上，她說：「又熬夜了嗎？每次都跟你說不要熬夜，都不聽。很累的話趁現在睡。」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她，我前一晚不是熬夜，是睡不著，沒有辦法睡著。但她自顧自地拍了拍毯子，又自顧自地張羅起了其他人。

出乎意料的是，後來我便睡著了，睡在沙發上然後再醒來。意識朦朧之間，竟然忘了幾小時前自己如何感覺疼痛以及心碎。在那幾秒裡，我只是看見施女士坐在單人沙發上，玩她的手機，大概是要把今晚家族團聚的照片再傳給誰。粉色眼影在她的眼皮上閃閃發光，看起來很漂亮。

夏天時快篩出現兩條線的施女士，不確定是不是平常總偷偷倒立念經的關係，很幸運地，兩天後就什麼症狀都沒有了。她說她已經好了，不想繼續關在家，她想去洗頭，還要買菜然後拜拜。

我跟她說：「再撐幾天，再幾天就好了，等你都好起來了，我就回去了。」

施女士聽了很高興，她說：「好，好了你就回來，好了你就回來。」

*

〈人體模特兒、神韻的物理規律與疤痕海豚〉

一般來說，畫室的工作都是模特兒擺三個姿勢，再讓畫家老師們投票。畫粉彩的董老師教我每個姿勢只展現一個身體部位，展示的方式有三種：給你看、捧給你看、不給你看。我想起約翰·伯格在《觀看的方式》裡說女性沒有一刻能夠忘記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模樣：「她幾乎是每分每秒都與眼中的自我形象綁在一起。在她穿過房間時，她會瞧見自己走路的姿態，在她為死去的父親哭泣時，她也很難不看到自己哭泣的模樣。」這麼做的代價是女人把自己一分为二，變成一種景觀而永遠無法活在當下。

我看見自己解開腰帶，浴袍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從肩頭滑落。鎖骨、腰身、尾椎。第一次當人體模特兒時穿著便服就直接上台，老師示意後才慌慌張張地脫衣。手抓住洋裝下襬往上拉，下半身裸露在外，頭卻被蒙在衣服裡。比起脫衣服更像被罩住，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看得見我的難堪。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體模特兒的祕密，我們可以穿便服現身，也可以給人看裸體，但不能展示更衣。那是從一個空間跨越到另一個空間，是一場規模很小的時空穿越，是一次很隱微的變身，不能示於人前。兩年後我在同一本書裡讀到：「展示赤裸是把你的表皮和你身上的毛髮變成一種偽裝，而且這種偽裝永遠無法卸除。裸體的詛咒是永遠無法赤裸。裸體是一種衣著形式。」

我擺了一個側坐、趴伏在椅子上的姿勢，一條腿蜷起來，另一條伸出去，肌肉修長而優美。老師說最好的動作都是不對稱的，我用左腳點地，右腳尖則縮起來，小時候在游泳課上就是這樣壓平腳趾踢水。動作得維持六個小時不變，身體的支撐點不能少到無法分攤重量，也不能多到無法展露曲線。我調整方向，臉半藏在手臂裡，卻裸露整個胸部。因為身體斜傾，胸部看上去比平時還要飽滿。「固定看某個點，想一個情境。」老師說。

我盯著牆上的三孔插座，想那個我愛他但他並不愛我的男人。這素材很快就想完了，我換成想郝思嘉在野餐會上被她勾引來的男人們簇擁著，但她真正愛的男子卻在一旁向別人獻殷勤（這麼說並不對，她真正愛的男子其實正在房裡睡午覺，只是當時她並不知道）。

畫二十分鐘休息十分鐘，下一節開始後我想起曾經看過的一則訪談影片裡模特兒說：「人們常問要如何才能有我照片裡的那種眼神。答案很簡單：『想一些悲傷的事』。」於是我開始想一些悲傷的事，像時間的不可挽回性、劍齒虎和冷凍庫裡的早餐。想前幾天滑到的臉書貼文，小學老師帶孩子寫關於悲傷的作文：「閉上眼睛，那件悲傷的事就會出來了。」男孩不會寫，老師便把一顆糖塞進他嘴裡。告訴我，什麼事情浮上來了？

爸爸打媽媽。

然後呢？

然後，我就保護媽媽。

後來呢？

後來，媽媽就離開我了。

我想，如果有人願意在我小時候，一次又一次地問我什麼事情浮上來了，那麼或許有天能聽到我的真話。

人生中有兩句話我始終跨不過去，一句是爸爸說的。那天媽媽負責買全家的早餐，爸爸從房裡出來，看了看桌面，說：「沒有我的喔？」媽媽沒有回答。另一句則是媽媽沒有說出口的，某天我、弟弟和爸爸窩在沙發上，媽媽準備出門。那陣子我和弟弟發明了一種打招呼的方式，我們用「掰ㄣ」代替「掰掰」，那時他們的感情已經很差了，爸爸卻不知出於什麼心態——或許是拿我和弟弟壯膽——也說了一聲：「掰ㄣ。」媽媽直接關上門。

父母離婚後我和爸爸單獨生活，高中我開始拒絕上學，父親照樣每天早上幫我買早餐，我穿著制服坐在餐桌前，等他出門後再把原封不動的早餐冰進冷凍庫。某天覺得這樣下去不行了，又把它們一包一包拿出來，塞進大垃圾袋。有東西滾出來，是被冰成圓柱體的大冰奶。那一刻我發現這些早餐原來並不是我冰進去的，而是當年母親忘記買的。

想到這裡，我一定有輕晃一下。即使我沒有意識到，那晃動也被記錄下來了。其中一位畫家用水彩速寫，水彩半透明難以修改，於是我格外喜歡色塊後面的鉛筆稿。那些不夠精準的線條把我畫了出來，裡頭有誤差、體力不支和微微出神的晃動。我因為這些線條才存在，否則那畫就像是她一直在那裡，只是尚未顯影。

最近一次在學校工作，我發現門邊靠牆擺著一幅油畫，玻璃裱框、比人還高。反光讓我只能確定畫裡坐著一個女人，穿白色洋裝，雙手交疊膝上。窗邊擺著一瓶向日葵，她正越過向日葵看往窗外。當模特兒時一向都是別人看我，我第一次能看著什麼人。我感覺我們是某種同伴。

休息時間我站到畫前，沒穿鞋。那是一幅油畫，女子的洋裝其實是顏色相近的白上衣和白裙，上衣質料硬挺、袖子微微削肩，露出圓潤但不豐腴的上臂。女子左腕戴一隻銀色的錶，手裡握著一條白手帕。她坐在胡桃木色的矮桌旁，桌上是那瓶花，身後也是胡桃木色的矮櫃，櫃上散放著歐洲風情的擺設，還有一座小小的石膏像。讓我驚訝的是她的表情：她不開心。我彷彿聽見陳明韶 1979 年發行的〈讓我們看雲去〉，唱歌的卻是父親略帶遲疑的低沉嗓音：「女孩／為什麼哭泣／難道心中藏著不如意？／女孩／為什麼歎息／莫非心裡躲著憂鬱？」她眉頭緊皺，臉上有幾道明顯的動態但極美。陽光直接灑在臉上，向日葵有些朝向窗外有些朝向她（它們應該是剛剛拿進室內，可能還整理過），她的不開心不是憂鬱的那種，而是憤怒的，最接近的表情是在太陽下睜不開眼。

「可是那完全不合理啊。」稍晚，我躺在那個我愛他但他並不愛我的男人胸口，這時候他已經愛我了，我卻開始不確定自己是否愛他。那陣子我們都在操場約會，我不敢讓他進到家裡，一旦他來，便會勾起一個我無法面對的自己。男人的欲望那麼

單純而直接，他只問我開不開心。我想了很久，說：「我覺得我比較像是見識到了什麼。」像見到大自然。像站在一座瀑布下方。像看見獅子吃獅子。

我告訴他星期二的散文課我們讀傑夫·代爾《持續進行的瞬間》，書中提到狄卡西某個時期的作品總是請模特在設計好的場景裡擺拍，看似隨意實則花上好幾個鐘頭排練。一般來說，攝影抓住時間之流中的某個瞬間，這個瞬間有前因和後果，錯過就不能再重來。

然而在這些作品裡，時間被獨立出來，「彷彿是被永久而非短暫地留住。」不屬於現世，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

「所以一個人可以在一張照片裡皺眉，但一個模特兒在一幅油畫裡那樣皺眉？那不合理。」

我在畫前站了一下下，老師便帶著兩個同學走過來。我退到一邊，感覺自己和它分離，感覺自己第一次如此貼近繪畫這門藝術。我沒有想到的是，幾天後的傍晚下著大雨，但因為我們又上了一本攝影的書，我便決定當下得立即回到藝術學院。藝術學院的走廊兩側都是教室，天黑加上教室都沒開燈，走廊便只剩下逃生標誌的綠光。我找到油畫教室，路上沒有遇到一個人。和我料想的一樣，教室上了鎖，我放手準備離開，卻感到門在晃動。原來門只是太重，教室裡空無一人，畫架和講桌都被推到最裡面，騰出一大片空地。打開燈，我又回到它面前。

我仔細檢查畫裡的細節，像怕把臨別的情人忘記，又怕在對方臉上找到沒見過的瑕疵。幾個小時後當我再度回到這裡，帶著那個愛著我的男人，他說他喜歡我談畫的方式，我說最不浪漫的話要用最浪漫的方式講，最浪漫的話要用最不浪漫的方式說，我不要任何浪漫影響我的判斷。離開藝術學院的路上我們經過小橋，橋的兩側結滿蛛網，我們看見一隻蜘蛛正在纏裹捕到的蒼蠅。「現在可以了。」我說。

放著向日葵的矮桌上還有一本書和一張紙，有人隨手將一只懷錶放在書上，錶鏈垂到紙上，再仔細看，那紙是一封信。女子身後的角落裡則吊著一盞沒有點燃的煤油燈，燈後方的牆上又掛著一幅褐色的畫，裡頭有一個女人把雙手放在膝上直視著畫家，此刻，直視我。於是我更加確信，這幅畫是關於繪畫的本質、關於時間的本質。而那個無視過去與未來的女子則坐在那裡，皺起眉頭。

身為一個模特兒，我無法想像要如何在油畫中留下這樣的表情。這麼大的油畫可能要畫上好幾個星期，最有可能的是畫家拍下照片然後看著照片作畫。但我比較想要相信是少年跟她坐在同一個房間裡坐了好幾個禮拜，她每天同一時間抵達，穿同一套衣服，把頭轉向同一個角度露出同一種微笑。突然有一天，或許是因為倦怠，或

許是想起什麼，她的表情鬆動了，露出底下他看不懂的情緒。原來自己這幾個禮拜來從未看懂過她，少年看向一個全然無法理解的世界，感到無以名狀的悲傷，於是決定畫下這一刻。

那天，老師說這幅畫是他大學三年級時畫的（大約三十年前），只畫了兩個禮拜。我沒有再聽下去，因為他並不是那個作畫的少年了，他沒有我想要的答案。而我知道的是：她為什麼不開心。這個問題或許只有她才能回答，或許連她也無法回答。我們模特兒真的能留下什麼嗎？會不會我們只是素材，情緒是屬於藝術的。畫筆是工具、顏料是成分，會不會我們只是介於兩者之間？

有次畫友把畫我的作品發布到網上後有網友留言稱讚：「你把她的神韻抓得很好。」說這話的人根本不在現場，要如何得知我的神韻？說到底，神韻究竟是什麼？我總是在想一些悲傷的事，所以難道神韻是一個通道，它是妳在這裡卻又不在這裡？如果那些畫不出來的都將成為神韻，又該如何捕捉？它又是如何在人與人、人與畫之間傳遞——或許神韻的流動規則係屬另一個星系、服膺另一套物理規律。一開始當人體模特兒時，我以為藝術可以剝除情欲，裸體可以只是裸體。但我錯了，藝術從來就是最情欲的，我接受這一點，只是不甘心變成一種介質。一開始，我是真的以為自己可以去到另一個地方，睜開眼後卻發現我還是我，我還在這裡。人不會因為裸體而自由，自由沒有那麼簡單。某個禮拜我安排了五場工作，結果那整個禮拜都在做被強暴的夢。妳永遠無法掌控別人如何看妳，而我已對此感到倦怠。

或許，下一次站到台上，我不要再翻出一些悲傷的事，那總讓我感覺在仿冒自己的情緒。或許，下一次站到台上，我可以想想花蓮的海。想上次出海時爬到船緣，把腳伸出船外。浪擊打船身，再打到我們的腳上。

或許我可以反覆地想飛旋海豚從腳下游過的瞬間，或者想船急速時，噴氣孔張開的聲音。又或許，我可以想花紋海豚灰底白紋的身體，想兒時在七星潭我有沒有撿過一千顆這樣的石頭——灰底白紋，再尋常不過。或許我可以想花紋海豚身上的花紋其實是傷疤，所以牠們的名字譯成白話應該是：疤痕海豚。

對，或許我可以想想這個——疤痕海豚。

〈沙漠之春〉

濕潤的季風爬過洛磯山脈，陡墜成熾熱的聖塔安娜焚風，全力撲向南加州。拉莫那燒起了野火，直升機就在頂空盤繞，警消封鎖不遠處山徑入口，警告來車調頭或別道。

手機警報大作。

舉目所及只有裸岩巨石、乾草，和濃煙。我看得瞠目結舌。

「別擔心了，」泰說：「應該只是小範圍的。」他摘下太陽眼鏡轉頭安撫我，自己卻眉頭深鎖。

我們很快地轉入西側的道路，直面耀眼的大金色斜陽。直到切進山谷腹地，他才指了一下儀錶板，示意我引擎轉速在飆降，沒等我做反應，就猝急地拐了一個彎，流瀑一樣地把車泊進一家歇業的麵包店前。

距離我們的目的地，那個沙漠中的綠洲——他外公上個世紀中期，從西雅圖一路南下精選的避寒勝地——還有兩個小時的車程。

再過不久就要入夜，這裡將會陷入全然的黑暗；也許我們還算幸運，我在心裡盤算，大不了就睡車裡，至少眼前的商店歇業了，我們不至於被驅趕。

他拉好煞車桿、再次轉開引擎，要我協助規律踩動油門，然後一語不發地從車內的櫥櫃翻出工具箱，整個人滑進底盤檢查、丟出一堆沾滿油汙的紙巾。

事情並沒有太多進展。

一個好心的路人經過給了附近汽修廠的電話，又急驅離去。但那不管用，「附近」是一個小時遠的距離。泰對著車子一口氣講了一堆碎語、煩躁地在手機上爬文、再滑進車底……我靜靜等他發作完畢，一把拉住他的手，幫他把陷進指紋裡的油漬拭淨。

泰愧疚又疲倦地倚在車門上，夕陽的下半輪已經埋進山的背面，對向聳立的單株白千層是這裡少數的綠意，其他所有的事物都陷入同一種被烘燥過度的小麥色澤。

打了幾家道路救援，都要等到明天一早；這時間、荒僻的谷地，業者大多不願意派員漏夜跋涉。回頭有一個小聚落，他說：「不然，冒個險，我們開車到附近的旅館睡一晚？」

我不會說不好。

兩層樓的旅社，木造門廊後面是一排整齊刷白的門。我們驚險抵達。

房間裡有一張大到過大的雙人床，鋪著怪異的楓紅色鄉村風床單。撇下換洗的衣物，我們跑到街上找吃的。

整個聚落幾乎沒有什麼人跡，店面大多打烊，好幾個粗獷簡陋的倉庫前，懸掛著大大的美國旗，我作勢舉旗擺出撩人甜心的姿態；泰在幾步之遙的地方撥弄訊號極差的手機找餐廳，像一個需要掌握全局的爸爸，想要看顧、卻疲於專注過度活潑的女兒。

●

泰的確有個已經兩歲大的女兒，大金色的鬢髮披在肩上，臉頰兩側招著不對稱的梨渦，捲翹濃長的睫毛下是晶亮的淺棕色眼珠，和她媽媽長得一模一樣。在他們六歲兒子的生日派對上，泰的前妻翻出自己幼兒時的照片和我分享：「幾乎是同一個人，對吧？」

「這不可能！」我驚呼。

我幾乎是為了反應而反應，像是糟糕、緊張的小臨演，搶了幾拍把台詞囫圇說完，而且連肢體都過僵。我站起來，甚至不小心踢翻幾個堆在壁爐前的玩具，最後只能尷尬笑問：「是不是還有什麼工作需要幫忙的？」

我很感激泰前妻的友善，但我寧願她分派一些工作給我：分裝糖果、切宴客沙拉用的酪梨及番茄，或去游泳池畔的草皮布置餐桌。

待會會有一批幼兒園家長帶著孩子來，因此泰趕在派對開始前兩個小時抵達，為的就是不要讓兒子的壽星光環，分割了天倫時光。

進門的時候，泰的兒子直直地撲向他，泰熟門熟路地把兒子抱進內廳，和兒子專注玩起剛帶來的樂高禮物。

我和大家打了招呼，前妻的母親燦爛一笑，退開說：「我有點感冒，不方便和人擁抱。」

泰的兒子這時忽然奔向外婆：「那我可以抱妳嗎？」

「當然啊！親愛的。」前妻的母親揉揉他的肩膀，把他摟進心肝。

我知道泰在離開前妻家的時候哭了，兒子用長瀏海遮住半邊臉頰，皺著深深的眉頭，看著父親再度消失。

但我沒有辦法真正在意他的酸澀，我也哭了，一些枝枝節節已經開始割傷我，而我無法袒露地告訴他；反而只是握著他的手，附和他的情緒：「我很遺憾。」

我曾經沉迷一些感情破碎的電影，關在黑幽幽的臥室，一遍一遍地感受那些充滿錯失、懊悔與不甘的故事。而那些劇本最謎的地方是，總有某個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會讓他們恨過又饒恕、愛過又復燃。

當天晚上回到家，泰決定先看部電影再去睡，我選了史嘉蕾主演的《婚姻故事》；但泰說這不必看，故事並不怎麼新鮮，然後悶悶地去睡。

我不是故意要刺傷他，比較像是自己受傷之後，想要試著檢查和確定，那些朦朧無法定義的片刻，是不是還輕易地存在他們之間？

●

泰在洛磯山上長大，父親是搜救隊員，母親當時不惜拋掉家鄉富麗的一切，從都市嫁進山腰。「就跟你們現在很像，」泰的父親從書櫃夾層翻出一張西部地圖指給我看：「總得要有人跨越州際才能在一起。」

這些泰都告訴過我，包括他父親曾經短暫別戀離家。

我們是在三棧溯溪的時候認識的，山澗潮濕燠熱，深黑的衣裝貼緊皮肉，我們像兩隻錯落並行的山獸，踏跳拱天的巨石，沒有語言而心意相通。我們會花很長的時間一起到野地撩溪涉水、尋找出路，蹙腳地講著微不足道的新舊創傷。

我猜他在被群山包覆的時候最能敞開自己，因為那裡離最初的溫暖奶水最近。

我們的確跨越邊界找到彼此，但曾經在亞熱帶創造出的魔幻綺麗，如今卻漸漸變得乾燥枯竭。

拉莫那燒起來那天，我們在舊城裡找到一家半打烊的餐廳，牆上懸吊了幾串花環、聖母像、一張碩大的墨西哥地圖，以及除了川普以外的歷屆美國總統照。這裡凌亂且繽紛，桌椅的陳設讓我想起台灣最鄉土的辦桌宴會廳。

泰為我點了最地道的墨西哥豆泥飯，自己則吞了兩瓶啤酒。

強烈的乾熱讓我臉上泛起浮躁的紅疹，飯只吃了一半我們就回旅館，我把自己拖進燈光慘白的浴室裡淋了好多水，泰轉開無聊的肥皂劇邊心不在焉地滑手機，房間裡充斥著間歇的罐頭笑聲。

我把貼身衣物都洗了、吹好了頭。通常這種時候，我們應該要開始接吻，讓血液湧動，創造溫熱而激烈的肌膚之親；但我的電話響了，所有的事情都和期待出現斷層，而我早就隱約有預感。

姊打來說，阿公趕著處理資源回收的時候，豔陽下忽然半邊抽搐無力，送到醫院的時候意識混亂，甚至以為自己還在田裡，大吼大叫著已故的隔壁田農友，嚇壞大家。我說：「那我回去。」

「妳現在回得來嗎？妳最好回來。爸媽原本還不想讓妳知道。」

「我會回去！」那段時間我幾乎沒辦法和我姊好好對話，她怪我：「憑什麼什麼都丟著不管。」

我沒有要什麼都丟著不管，我跟泰說，我明天就回去。

電視傳來的噪音在房間裡鬧哄哄，讓我更加心浮氣躁，泰關掉一切，跳起來抱抱我：「寶貝，我真的感到很遺憾。妳做什麼決定我都支持，但妳現在回去，幫得上任何忙嗎？妳外公有那麼多孩子，我們是不是再等等？」

我知道他說「支持」的時候，有多麼心口不一。我怎會不理解，那種和對方家人爭取彼此的私心？

等了整夜，姊打來說，這中風就是將來要重新學講話，但好在行動無虞。媽在旁邊說：「千里迢迢的，暫時不用趕著回來。」

姊再自己打回來：「等我十一月結婚——」

「不用妳講，等妳結婚以後，我就回去。」

其實這不是一種輪流或交換、父母也未曾和我們討論過這樣的期待，但「總得要有人在父母身邊」的態度，我是認同的，只是不能忍受姊自覺比我更有一種離開的「正當性」。

隔天拋錨的車子進了廠，我們租了另部車，泰堅持一定要帶我到那個沙漠家屋。

他說當初離婚官司纏訟，前妻列舉他父母對幼兒的不良影響，阻撓見面，在法院觀察期間，自己也只分配到兒子的週末。而那個外祖父留下的避寒處，因為地處他工作室與前妻娘家的中繼點，每個週末就如此往返接送。雖然現在他們扮演回「朋友」，但這段路綿長曲折的山路，如今再走起來，「還是對前妻的殘酷難以釋懷。」

我說：「離婚本來就是這樣。」

「什麼？」他驚詫。

我重複：「離婚本來就是這樣！分手的時候，你還抱什麼友善互愛的期待？」

他忿忿地說：「妳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我沒辦法正眼看他，一路無語。他亦然。

泰後來邀了前妻和孩子來沙漠共度週末，他示好說：「前妻是一個只信直覺的人，她信任妳，我看得出來。」他補充：「而且她說，女兒吵著要找妳。」

我和小女兒的確在短時間內就建立起綿密的情感連結，她對外界敞開，無懼探索，而我也樂於向她展示世界。

但我以為這次，和泰至少可以好好獨處、好好釐清這段時間各種凌亂的傷口。而我也無法說不，他們就要抵達。

我們一起用了晚餐，我沒辦法克制地想：他們原先就是一家人啊、說著一樣的語言、存在著排他的共同生活記憶。

飯後我們替前妻整理客房，泰問兒子想和誰睡，兒子拉拉他的手說：「爹地！但是爸爸可以跟媽媽睡嗎？像以前那樣。這樣我就可以跟你們兩個睡、妹妹也可以。」

我默不作聲，轉過頭去，眼淚不小心汨汨流下來。前妻微愠，但立刻圓了場，說忘了明天還有工作，必須馬上離開。兒子見狀發了極端的火，放聲尖叫大哭。

前妻把兒女都帶走，留下我和泰和狼狽的殘局。

「妳為什麼要聽一個六歲小孩的話？」

「妳太軟弱了！」

「還是妳覺得我應該回去跟她一家團圓？」

●

姊婚後我拖了兩個月才回去，有天深夜，她打來大罵：「妳都不跟家裡聯絡是怎樣？媽媽怕妳會去死妳知道嗎？」

嚴格來說，我偶爾會傳訊息回去說，美國很美、很大，我很好。但沒有人會相信這種空洞的鬼話。

我一回到家就立刻去醫院看外公，他興奮且能精準喊出我的名字，但也僅只於此；我從他那些肢體比畫和片斷的呢喃當中，拼湊出他還想說，出國前，還是他幫我們打電話叫車的，「這馬無法度矣！無法度矣！」

媽試探地問我，什麼時候還要再過去？我只是避開不談。

其實泰在我回程時，就替我買了兩個禮拜後的機票，但我進退維谷：我既無法扮演像泰母親一樣義無反顧的角色，也沒辦法馬上放棄旖旎的情愛。

我拖延著告訴他，我會回去，但馬上因為疫情而失約。沒有人會支持疫情期間的旅行，但媽媽還是再追問：「現在決定不去了？」我淡淡回：「怎麼可能剛回來又馬上過去。」她馬上接著：「對對對，又不是在出去『賺』的。」

我無法對這麼不堪的看法發脾氣。我理解她始終無法認同我，為何要把自己攪進一段這麼複雜的感情。

憤怒的是泰，他覺得被辜負背叛，我們糾纏了幾個月，終於因為邊境管制、相聚無期而被推著放棄早該自主斬截的關係。

有天泰忍不住給我傳了幾張照片：「沙漠一天下了以往整年的雨量，一夜之間仙人掌都開花了。」

我沒有辦法經歷那樣的沙漠之春，我只記得，那裡處處都是過度裸露且嶙峋的岩石山脈。

*

〈我們的衣櫃〉

黑色長褲又從曬衣架上消失了，這已是兩個月來第三起失蹤案件。陽台門窗緊閉，檢查後確無外力入侵的跡象，若無意外，多半與前兩樁案件是同一嫌犯所為。

我用指節在隔壁房門輕敲三下，「妳有看到我的黑色長褲嗎？」

「沒有。」隔了一會兒，房裡幽幽地傳來回應。

這是暗號，意在知會對方「我知道了」。

長褲很快會現身，可能是浴室，沙發，又或者後陽台的洗衣籃裡，看不出是完璧歸趙，又或者纖維上早已摩娑過他人肌膚。衣服是第二層皮囊，原該是「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裡」，除了尺寸貼合，還有材質風格等變量，要誤穿他人之物而未發現，得要經過幾重的粗心？也可能原就打算以他人之皮披於己身，想把自己穿成別人，那是現代《聊齋》了。

然而一切終是猜想，她不承認，我不拆穿，同住自有同住的默契。

與室友相反，我的房門從不上鎖，在家時只虛掩著，留一道縫方便家中貓咪進出。不鎖門是自小養成的習慣，從前房間門鎖的壽命最長不過數月，壞了又修，修了又壞，索性讓房門敞開，夜不閉戶，是謂大同。那時家裡窄，三坪大的房間裡要睡上四個人，一張雙層床，剩下兩個便打地鋪。每日晨起，下床的人還得注意別踩到地板上的我和弟弟。房裡有兩個相連的衣櫃，左邊是母親專用，右側櫃子則裝滿三個孩子全套裝備：上層吊掛制服，下排是塞滿褲子和襪子的抽屜，幾層鞋盒堆著，上面是各色 T 恤疊起如千層蛋糕，餘下的縫隙，則填上了不知內容物的各色塑膠袋，那是我們的衣櫃。

「我們的衣櫃」，聽起來似乎有些共產主義，但三個孩子能支配的空間極其有限，實際上握有生殺大權是母親（等等，這樣聽起來更共產了）。電影裡的衣櫃往往是祕密的藏身之所，裡面可能躲著犯人、怪物，是通往異世界王國的入口，或是貓形機器人的床鋪。別人的衣櫃總不教我失望，但我們的衣櫃實在太擁擠了，櫃門通常只在兩個時間開啟，起床後和洗澡前，打開就是現實人生的展示會，容不下一絲幻想躲藏。

唯一一次鑽進衣櫃的經驗並不愉快。那是忽然停電的夜晚，幾戶不知人間愁的孩子相約捉迷藏，猜拳猜輸的鬼拿著手電筒，在一片漆黑的員工宿舍裡逐一搜索。

我原本藏在鄰居家主臥室的門後，眼看探照燈從門口進了客廳，便打開衣櫃鑽了進去——皮革、珠飾、細毛刷過脖頸、我整個人被厚重和輕柔的布料包圍。還有大量的香水，過於濃厚的香氣便接近臭，我捏著鼻子，感覺自己是他人體腔內的異物。幾經掙扎，衣櫃把我嘔了出來。很快我就被抓到，成為下一個鬼。

後來搬了家，進入青春期的哥哥擁有自己的房間，「我們的衣櫃」產權少了一人，然而衣櫃的內容物還是由母親來決定。兒童時期還沒學會挑剔，有什麼便穿什麼。在一張童年舊照片裡，時節大約是早春吧，我站在石牆前一叢粉紅杜鵑旁，身上是土黃色燈芯絨五分褲，搭配藏青色厚棉上衣，衣服上是盜版的亮綠色超級瑪利繡片。這搭配實在過於前衛，以致於我從前一直無法理解，母親自己多半只穿素色，為什麼照片裡的我們卻常是意外打翻的調色盤？

那時母親在染整廠上班，做為某些服飾品牌的下游廠商，偶爾會有品牌打下來的瑕疵貨，整包做為福利品出售。除了菜市場和哥哥的二手衣外，那是我的另一個衣服來源。那些品牌衣大致完好，可能只是在不顯眼處有勾紗或汗損，問題在於往往是常人難以駕馭的款式，比如粉紫混紡綴有亮片的毛衣，螢光綠黑條紋的 POLO 衫，或是一件棗紅色的刷毛立領外套配老銅扣，冬日裡穿上，活生生把兒童穿成電影才能看見到的北方老人。

比樣式更頭痛的是尺寸，除了少數特殊款式外，一般尺碼多被拿光，能進到我們衣櫃裡的只剩 2XL 以上的超大尺碼。長大了就剛好能穿，母親總這樣說，於是有時我上衣幾乎及膝，短褲穿成七分，衣櫃讓我的 Over Size 硬生生比當代流行提前了十多年。

國中不知怎麼竟讀了教會學校，能入學的多半家境寬綽，一次假日出門與同學討論作業，有同學一見到我身上那件寬大的 T 恤，便指著我胸前三個字母「CAT」嘲弄：「欸你這是不是 NET 的仿冒品啊？什麼鬼地攤貨。」在場同學都笑了，我渾

身發熱，想必脹紅了臉。多年後才知道 CAT 不是仿品，而是全名 Caterpillar 的美國品牌，何況哪有仿品只仿一個 T 字的，但素來伶牙俐齒的我那時啞口無言，青少年能攀比的素材有限，對素無服裝知識的我來說，一件衣服就能被人踩在腳底下。

我學會不在假日和同學出門，制服是最無趣也是最保險的外衣。也是此後才理解衣櫃的私密性，人走到哪都像把自己的衣櫃穿在身上，我們可能（極不禮貌地）隨便打開好朋友的冰箱，卻不敢輕易開啟他人的衣櫃。

後來我們的衣櫃破了洞。

一日放學回家，父母不在，進了房看見衣櫃門上插著一把剪刀。那是母親的布剪，墨綠色把手留在外，不鏽鋼刀刃則盡皆沒入門板。用一把剪刀貫穿木板需要多大的力氣呢，我不明白，那把剪刀是恨的具現化。

門上的黑洞一直留著，我一個人在房間時總像有誰從裡面窺探。衣櫃打開來，什麼都沒有，我試著從門外往黑洞裡看，櫃子裡是更黑更黑的黑洞，有誰會躲在裡面呢，會不會從前的每一個我，全都藏身在此，才讓我們的衣櫃那麼黑，那麼沉。

那種黑是補了洞換了門也不會好的。

衣櫃破洞的那個夏天，母親多了幾套印著太極的白色衣服。那是練功服，母親說，她拜了師父。此後母親早出晚歸，在道館裡祈求愛與和平，那身白衣成了她的血肉，她的皮膚。

白衣是有法力的，母親如此深信，而她也生活中不斷試圖證明確有其事。有次弟弟夢魘，夜半啼哭不止，母親拿起白衣讓他套上，口中念念有詞，不多時弟弟睡去，母親自然對白衣感恩戴德。

又一次母親騎車載我路經新海橋，由於非上班時段，橋上車少，她油門愈催愈急，車身開始搖晃，我覺得快要失控了，便嚷著要她減速，她說「不要怕——」，話音未落，我們就在轉彎處連人帶車摔了出去。兩人在橋面上翻滾幾圈，運氣好，沒有遭到後方車輛追撞，只是皮肉輕傷。我們扶著車走下橋，母親看著穿在外套裡的那件白色練功服，說，沒受重傷都要多虧師父保佑。

原來要避免嚴重的車禍，只要擁有一件練功服（或者其實騎慢一點），就好。對母親來說，白衣就像遊戲裡的神裝——加敏、加防、抗魔，還附幸運值，母親總希望白衣也能進入我們的衣櫃，讓孩子也能共沐師父恩澤。哥哥跟著去了幾次道

館，但我始終頑強抵抗，我想要的不是神裝，無非只是幾件合身且可以穿出門的平常款式罷了。

幾次拒絕下來，衣櫃的領地日益壁壘分明。彼時我正值最暴烈的叛逆期，在一次嚴重爭吵後，母親轉身去了道館，我拿起抽屜的布剪，把衣櫃裡剩下的那些，象徵愛與和平的白衣，全部剪碎。

於是我們終於有了各自的衣櫃。

開始打工後在大學附近租房，房間雖小，卻有巨大的衣櫃。簽約時房東為了表示衣櫃有多堅固耐用，就把櫃門打開，整個人攀岩似地掛在上面，我忍著不笑出來，需要掛在上面的是我，需要被填滿的是衣櫃，這是「我的衣櫃」。

有了自己買的衣服，衣櫃漸漸長成喜歡的樣子。裡面都是簡單俐落的素色款式，牛仔褲是基本款，T 恤最好看不見任何 LOGO，掛上喜歡的香氛袋，貓咪偶爾鑽進去，把牠的長毛和氣味留在裡面。對他人的目光仍時有疑懼，偶爾朋友誇說今天穿得好看，我總先要疑心是諷刺，但慢慢也能分辨出衣服料子的好壞，打版、花色，縫線，鈕扣，以及其他更多幽微的細節。

最愛的是衣服到貨的日子，打開衣櫃對著門上的全身鏡一件件試穿，換下來的披掛在椅背上，像一層蛇蛻，日子就在一次次脫皮過程裡完整豐盈了起來。

《神鬼獵人》裡李奧納多為了保暖而鑽進馬的腹腔，好像他穿上了一匹馬，他成為馬，只要閉上眼，就能馬一樣地奔馳而去。我的衣櫃則是太空艙，穿上它，就能探索自己的宇宙。

母親有時會自宇宙深處發來電波，螢幕彼端她一身白衣。家族群組裡不時會有道館訊息：一點勸世良言，一點修行法門，道館喜迎二十週年的速報，或是師父壽誕的活動花絮。有時我已讀，有時我點開照片，在一片白衣裡徒勞無功地搜尋著母親。

父母不知為何一直沒有正式簽字，但家裡人不再一起過年了，單飛不解散，我在除夕夜找了藉口留在公司值班。辦公桌上擺著年前母親寄來的新年賀卡與桌曆，兩者上面都印著太極，我理所當然地沒有打開。

母親在群組裡說，今年要飛去西雅圖喔，照片上她快樂得像另一個人。一群白衣人在機場大廳拉著一模一樣的訂製行李箱，像迷你衣櫃的展示會，又像一輛列車，車廂裡載滿同樣的符號，太極生兩儀，載著母親往虛空處遠去。

離得更遠的時候，我卻在電視上遇見母親。師父成立了一個聯盟發動抗爭，退休的母親全身心投入人生第一場街頭運動。她遊行舉牌，在車站前發傳單，舉起大聲公在鏡頭前怒吼。那一年的家族掃墓，母親在燒完紙錢之後換上白衣，拿出一疊文宣向親族宣傳連署，在場長輩們盡皆錯愕，懷疑這是不是綜藝節目的整人橋段。

不是。沒有人跳出來說，嘿，整人大成功。沒有。

那陣子在街上看見身穿白衣的人群，就下意識地想躲開，好像他們都是複數的母親，而我早已失去當年拿起剪刀的勇氣。

後來我擁有更大的衣櫃，而母親終於離開那間舊房子，搬來與我同住。

褪下「母親」這件外衣，我們成了室友。

客廳牆上不知何時掛起一面八卦，浴室排水孔蓋出現未清理的毛髮，洗不乾淨的碗，被偷吃的便當，當我熬夜工作後好不容易入睡，卻有人一早在客廳把吹風機調成最大音量……有人負責磨，有人負責合，我們像室友一樣既歡且快地磨合起來。

但最挑動神經的還是定期上演的尋衣記，叩叩叩，你有看到我的○○○嗎？

上個月高壽的外婆離世，舅舅發來喪儀日期及服裝提醒。當穿黑衣黑褲，上面如此寫著。當天在告別式會場，遲來的母親的確穿著黑衣，是黑色男款球衣——等等，那是我收在衣櫃裡的大賽紀念款。

「妳為什麼穿了我的衣服？」

「因為我臨時找不到黑色的。」

誦經時母親跪在靈柩前，單袍底下的「台北公開賽」以及書法大寫的「戰」字隨風若隱若現，讓親眷都像亂入了一齣黑色喜劇。大約是察覺我的不滿情緒，返家後她敲了我房門，補償似地拿來一袋衣服，棗紅粉綠，是我刻意留在舊家的那些青春怪異物語，原來它們也跟著母親的衣櫃搬了過來。

我打發母親離開，鎖上房門。對著鏡子我驚訝地發現，童年的大尺碼惡夢，如今竟意想不到地合身，而且好看。

也不知是衣服終於追上了時間，還是母子共用的那座衣櫃，一直未曾真正離開。

*

〈內向雨林〉

我在我的房間顧一座雨林，噴霧施肥、澆透放乾。他們脾氣不太相像，順應性格，布散在窗台涼蔭與陽光發散處。除了週末拭去每片葉的落埃，認分澆水。大多時候，我蔓在雜亂的床頭邊、發黃的書櫃旁，他們只是靜靜觀看、呼吸、葉面交疊、用一座微小森林的氣勢包紮著我。

一開始栽的是仙人掌、大戟科。多年前不諳植物習性時，體會過沙漠造景的壯碩之美，便從田尾的仙人掌園扛回一橫猴尾柱、兩盆大植物和三株一百多肉小品，屯於房內、靜置任長。說起來慚愧，相處沒多久，栽種的人便移地他方水土播下自身。

離家去北京求學近兩年，沒怎麼向下扎根，總在黯淡偌大的城，尋找些微的光徒長，一邊囑咐弟弟記得為我交情不深的植栽補水。畢竟不是親養，盛暑之夏返台，小盆仙人掌已缺水萎縮，蔫躺盆內空靜無語，伸手輕輕觸摸，身軀與刺異常軟綿，早已無力回天，一旁的猴尾柱雖倖存，但摸摸他斗長的瘦臂，也缺少生命積累的厚度，我們似乎共享適應不能的境遇。

慶幸大盆龍骨、米邦塔擁有扎實的生命底氣，服盆後，在惡劣環境下逕自慢慢成闊長壯，感受其韌性，索性從室內搬往陽台交由老天養，不再月月叮囑弟弟照看。

「有一種養胖是老天養」，幾年間，果真擴張猛烈，米邦塔可愛米奇般的三片葉面，竄成蓬頭垢面，連忙戴起手套，拿剪刀收割。採下、分類，醜陋部分效仿墨西哥人家，去皮滾水，製成仙人掌料理。另一些端正葉體，向陽風乾等待傷口癒合，插放進土壤裡後，不消一週，原本的皮肉又萌生新的葉片，迅速複製生命，若不管體態控制，隨喜竟也能擁有茂密的熱帶風情。

常誤會為仙人掌的龍骨大戟，也是隨意理會就能旺盛生長，當初的六吋盆漸漸不堪容納，便買了個精燒陶盆，慶賀他精采奮發的長勢，這個夏天，他便莖脈挺直突破了陽台的欄杆高度，雖沒什麼苦勞、每每看著生命莖幹的粗實、葉片的茁壯。長年悉心呵護的憂愁也枯垂些微。

天生性格較為朝內。只需要一扇通風的窗，和不須開燈即明白整間房的光亮，我便能藉由獨處收放我的敏感，或許大眾漸漸理解，外向人擅交往充實自身、內斂之人自處來蘊藏能量。內向性的人有許多種外顯，我見過許多人仍能在社交場合維持一定的歡愉。很多內向人掌控了氣氛，停止抖顫雙腳，跨步走上舞台享受專注的目光，也有一些人在街角遇上，仍非常和氣地相打照面。有些人宅不出戶，運用巨大

的內裡徜徉創作。我的那一份內向，難以相處、偏差古怪且充滿起伏，也只屬於我。

很小的我就習慣迴避人群，小學總能找到最恰當的位子，孤遠他人，消化下午的點心麵包。並不是說無法與他人和氣地相處，但比起與人雜談，午間休息時間便是小憩之時，滿腦子消耗一整天的凡事，請勿打擾。旁人很常解讀為這位男孩被他人排擠，必須想辦法湊合一下，一邊將男孩塞入聒噪爆笑的團體裡。但男孩並無敞開的意願，往常輕鬆的氣氛也突然凝重起來。男孩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群居生活裡保有空間，總是要面對堅持看上去不違和的大人，自小就是意願與能耐的拉扯。

長大的過程，雖大致安穩，但因為天生內向仍有許多不快的記憶，不斷糾纏著我。「大聲一點，講話再大聲一點。」記得當時寄居姑姑家，有次回到公寓樓下，我按了門鈴，她怨我聲音太小了，聽不到，不願開門。我就背著書包，裸露在人流與目光裡，不斷用力擠壓聲帶，儘可能明亮地吼叫，盼望一扇門的展開。「你怎麼那麼害羞，跟大家一起啊。」「你可以再說一次嗎，前幾次我都聽不清楚。」「不要在那裡搞孤僻。」「你為什麼那麼快就要走了？」「你為什麼不活潑一點。」「我們做這個行業的，應該要外向、要去搏感情。」我總是在不小心深陷難以自處的團體時，想起這些話、這種評論、這樣的合群之人向我丟來維護世界運行的要求。

「不需要你歌頌，我也能生存」，直到我也有自己的植栽、進入摘種的領地。

植物不說話，但總是變化，我擁有的姬龜背芋（*Rhaphidophora tetrasperma*）、金龍蔓綠絨（*Philodendron "Golden Dragon"*）這一類蔓生植物抽芽展葉的速度快得難以相信，每經過一、兩個週末，芽點就冒出新葉，如果運用縮時攝影，以每天、勤奮點每小時來記錄的話，一定會對他們旺盛得扭動、不曾靜止伸懶腰、忙碌進行光合作用地舞動著感到驚奇。飛羽竹芋（*Ctenanthe setosa*）、絨葉觀音蓮（*Alocasia micholitziana*）是兩盆非常急迫的追光植物，具有相當對比的表現性，竹芋似隨時發射的箭、觀音蓮質地毛茸茸的葉子，卻是一道道向光遮擋的盾牌。市場中更加昂貴、巨牆般觀葉形態的火鶴，我雖不曾擁有，但光是在花園苗圃店裡親眼目睹，一片葉展現保護欲的力量、脈與肉的鮮明對比，內心曾有的搖動猶疑的都能安定。

開始張羅自己的小園藝，深深迷上熱帶觀葉植物後，近乎每有假日，我都會開車台76線，沒入八卦山脈隧道裡往田尾去，暗處駛進明亮裡，橫向快道第二個出口一下，九十度待轉左彎，便是縱貫的花卉公路。遠離員林熱鬧的市鎮邊陲，南下經過小鄉鎮永靖、田尾，一路可見專營水泥清水模花盆、草皮批發、綠化樹木、資材行與種苗園，植物苗木產業綿延幾公里。如有大量批發的需求，在中意的店舖隨時停車、進入晃晃，說不定探到好物，再與頭家相談搏感情，直接給予不小折扣，阿莎

力買送再降價。但像我一類小型的種植愛好者，通常會在抵達田尾附近，駛入小巷內，往熟悉的店舖去。鴻林園藝是我最喜歡光顧的室內種園，媽媽老闆將植物照料得很好，參天的大葉琴葉榕（*Ficus pandurata* Hance）、圓葉刺軸櫚（*Licuala grandis* (Bull.) H.wendl.）直接把太平洋所羅門群島風情帶入溫室裡，走道清爽乾淨，不時會上架一些特別的斑葉與塊根植物。另一家樹美農場，則會收藏一些珍稀的火鶴之王（*Anthurium veitchii*）、火鶴之后（*Anthurium warocqueanum*）與長葉花燭類，我每次都會順道欣賞他們種植的成熟植株，寬大的葉面與強烈的脈紋，藏家的逸品，用藝品形容也不為過。樹學園藝的頭家是年輕的青創家，與我年紀相仿。她擁有十分親和的花園，盆器普遍不高，地板就是鬆軟的泥地，下過雨的話，不妨弄髒鞋，感受原生野地的彈性與氣息。有兩隻台灣米克斯在花圃裡照料客人，常常看到情侶倆站在東倒西歪的山烏龜（*Stephania erecta*）前揀選調情。而大多都是一家子，爸媽牽著小娃兒，彎下腰來喃喃複念植物的名字，一邊教養孩子、一邊構築新家的綠意。

我的父母已將我養育成人。臨近退休，也開始栽種新的生活。為了在家的庭院種幾棵大樹，他們加入了臉書社團，一有便宜的紫薇樹、落羽松的相關動靜，他們倆便會像孩子一樣，興奮地驅車尋樹，好像是他們的祕密興趣般，每每返家，家裡頭總不時多長了一棵楊梅在飯廳窗前、或一大株龍眼樹在前院被狗兒子繞圈追逐。而久不落雨、沒有颱風的夏日，父親總是一整天忙碌澆水，弄得全身泥塊整臉砂土。我曾經從中部內裡，一路離家至台北念書、討生活、北京進修、清邁棲留，與父母的距離愈拉愈遠。或許因為栽植，不能言明、情怯的心意終有機會重新交會、害羞地表達出來。

有一回我與父母一同前往田尾，由我開車，父親坐在副駕，母親在後座。一穿越隧道，便落大雨。雨勢過度猛烈，擋風前玻璃一片模糊，難以辨識前路，我私想父母可能會打消前往念頭，但或許是久而再有的三人旅行，抵著熱烈的大雨，緩緩駛進公路花園。雨勢漸小，間歇下偶又停，我一如往常開進我熟悉熱鬧的主巷。母親卻說，要找到心目中的大樹，我們得遠離中心、彎入偏遠的農田小路。那是個奇特的午後，我搖下車窗，車速放到最低，父母探頭尋找，雨粒雜揉著土地的香味，到處是溶解上升的水氣，偶爾飄來牛糞的形象、或一大片因收而散苗木哀嚎聲響。狹窄的小路挾帶著溫室、溪渠、種苗園與看門狗之咆哮。我們愈遠離田尾集散花卉的中心，愈發靠近彼此的內裡，即使沒有導航、沒有特定目的，不用被評斷、在意優劣的時光，只是一種果敢。我們卻很具體地明白我們所要所求，不過是個微涼夏日，清爽的機遇。

買回來的樹陸續服土扎根，開始長起新葉，我的房內也愈來愈多性格各異的觀葉盆栽，他們大多無法經由太陽直曬太久，散射的陽光、適量的肥土，以及溫濕度的控

制，便能慢慢馴化、安定下來。他們逐漸搭建起一片充滿生命力的室內雨林，依著自己的長幅、堅持自己的步調、開展新葉、落根發芽。

他們什麼話都沒說，從未向我要求社交的進退，無法開懷迎接、放聲大笑、做出討喜的鬼臉、發出油滑扭轉的口氣。他們只是靜靜存在，卻令我驚喜。

*

〈格列佛〉

格列佛從未知曉，有日會在澳大利亞西北部遭遇船難，也永遠不會知曉爪哇島上許多小人將他捆綁，讓他清醒後無法動彈而害怕慌張。

會想起「格列佛」這經典童話，是有日我陪女兒勞作時，突然在客廳地墊上睡去，兩歲多的女兒原本正在勞作，在我突然躺地睡去後，女兒跑去找正在廚房切菜的媽媽哭訴：「爸爸又在睡覺……」

自從發病後，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睡，不管是服藥後深深沉眠，或是大腦彷彿突然關機似地閉眼睡去。女兒好奇我總是在沉睡，儘管如此，她找到勞作的樂趣，用膠帶台撕起一段段透明膠帶，貼住我的身體，等妻煮好菜出來，我的雙腳已被膠帶黏在地面上。妻拿起照相機拍下這畫面，待我清醒後看妻手機中照片，我就像「格列佛」被一個小小人捆綁。

我突然理解，格列佛並非本來就是「格列佛」，只是來到小人國，相對於小人，他便一瞬間成為巨人。不知女兒是否明瞭寓言與現實之間的差別，無法理解她的爸爸在患病後，就逐漸變成一個格列佛。

●

在過去，還不是格列佛的格列佛如常吃飯、睡覺，陪大腹便便的孕妻與未滿兩歲的女兒在稻田間散步，直到妻腹肚中的第二個孩子耍賴，在妻腹中翻騰與旋轉。產期到達仍未出生，超音波顯示，腹中男孩身形巨大又調皮，安排剖腹前竟突然破水。清晨天光未亮，格列佛邁開腳步慌張送妻去醫院，婦產科醫生睡眠惺忪匆忙來到，戴上橡膠手套，手一探，發覺兒子的腳先探出產道。

清晨醫護不足，格列佛與護理師一起推著妻的病床，喀啦喀啦碰推入手術房急剖腹。而後，妻與初生兒子皆細菌感染，住院數日高燒，卻查無菌名來針對投藥。

那數日，格列佛陪著產後高燒的妻哭泣，在嬰兒重症病房來回。格列佛終於體會以往書頁上所寫，比方被連續馬拉松逼問數十小時之人，為何在脫離拷打後從此性格劇變。格列佛也終於理解，現實上如何堅強的人類，不管如何自我鍛鍊體能與意志，只要被連續剝奪睡眠，加上親人患病的壓力，便能產生難耐的身心不適.....

接近四個月胎位不正的陪產焦慮，與產後住院的高壓不眠，出院後仍是無比疲憊的日夜顛倒生活，直到有天，格列佛在陪初生嬰兒過夜時突然作嘔，將馬桶當成傾吐苦處的對象。格列佛叫醒妻後便昏睡，等到甦醒後，伴隨意識而來的劇烈頭痛突然開箱，彷彿有個熱縮膜不斷縮小再縮小，大腦被擠壓成方形，被產線包裝準備陳列上架；彷彿外星人入侵大腦中控室，輕巧按下開關後，格列佛的視線開始倒縮又拉遠，昏厥不適感撞入大腦中，格列佛打開電腦，竟無法多看螢幕一秒鐘，臉書上的字彷彿動畫一字字跳出螢幕，撞擊眼球，格列佛緊閉雙眼，強迫關上螢幕，方才不被襲擊。

四周搖晃，大腦即是震央，四級，五級，六級，七級，不管是何種波段的震動，都讓格列佛難以站立，四周人類開始變小，儘管格列佛坐定椅子上，身體卻在後退再後退，格列佛發覺身體不斷放大，連手腳距離都失去判定，桌上水杯竟然拿空，格列佛愣著許久，因為失常，眼淚便忍不住從臉頰滑落。

經過檢查，身體並無損傷，看診再轉診，轉入精神科，醫生藥單上簡略登記MDD，三字英文代號縮寫病情「重度憂鬱症」，印表機嘰嘰咖咖喀喀碰，吐出方形藥單，藥物在小小玻璃窗口拿取，說明管制藥品只能己用不可害人，需要簽名三道，以示法律上的慎重。

病前的格列佛曾自己手工打造，以松木板將床板延長，把原本雙人床打造成超級三人床，好輕盈裝入一家的睡眠；病後，格列佛只要一聽孩子哭聲便驚醒，格列佛無處可去，只能躲入另一個小房間，清開地板上的雜物，擺放一層薄床墊，瑟縮著睡去。

格列佛以隔音黑海綿蓋住窗戶，窗縫陰暗透出微光，像是一個冬眠的洞穴。格列佛習慣將燈全滅，如受傷動物尋求一個安靜樹洞，格列佛試圖躺臥，瑟縮，大部分時候顫抖。

爾後的日子裡，格列佛發覺只有躺臥在黑暗中，大腦才會安靜下來，安靜到只剩腦鳴—— 呀——像天線接受來自於宇宙的密碼頻率；服藥後，腦中的呼喊減緩，格列佛深呼吸後閉上眼睛，試著將所有意識都沉澱，想像自己成為漂浮的鯨身，在某次被鯊魚咬一口，膨脹的屍身終於爆破，緩緩落入深海，被路過螃蟹啃食成為碎骨，橫躺在海床，被地層擠壓，在數千萬年後成為化石。

格列佛清醒後，眼底映入窗隙微光，睡眠藥物綜合著血清素回收藥物，暫時讓格列佛忘卻兒女哭喊如電鋸，正切割一棵大樹就要倒下；深眠讓格列佛忘卻昨夜大樓外飆車少年的催油聲，跑車轟轟隆隆衝衝衝，過往的轟轟鳴震都被藥物蓋住耳朵。格列佛睡醒後暫時成為普通人類，欣喜於尋常的格列佛，躺在床上看著普通尺寸的手掌忍不住微笑，只是半小時後身軀又不自覺開始長大，就要膨脹撐滿房間的空隙，格列佛便又閉上巨大的眼皮，躺賴床上無法甦醒。

或許因為格列佛身體巨大，每次起床都是一道難題，總是索性睡覺的關係，格列佛進食變少，先變瘦五公斤；服藥後，格列佛彷彿長出光合作用葉綠素，曬曬太陽吃些飯菜就變胖十公斤，他因此更加巨大，每次擠出房門便是艱辛的旅程，走在路上覺得隨時都會撞到別人。在格列佛的世界中，鯨魚變成大肚魚，可以用雙手輕輕捧起。事物必須重新定義距離，比方結帳，前方排隊超過一人，大腦中彷彿聲音催促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格列佛只能忍耐自己，害怕稍微用力一些，咬牙顫抖便會引發地震，超商展示架上的物品會落個滿地，這讓格列佛常常覺得對不起。

時間對於格列佛過於殘忍，瘦胖來回間，大腿出現橘皮組織。毛孔放大，像雨後打上水窪的漣漪。格列佛變胖後，總在馬桶上坐到腳麻，臉龐變得更蒼老，黑眼圈總是下弦月。經過多月病程與服藥，格列佛卻仍是拿空水杯，格列佛感覺自己是個沒用的巨大廢物，隨即流下巨大淚滴，滑過臉頰成為土石流。格列佛彷彿聽見塵蟎高興的歡呼，原來格列佛的眼淚夾帶皮屑，比什麼美食都營養好吃，格列佛是塵蟎開天闢地的盤古。

格列佛不想面對憐憫，斷絕網路，關閉臉書。格列佛規律吃藥，將各種藥錠，白色，粉色，圓形，橢圓，混入食道的瀑布流入胃底，格列佛便又昏迷，昏迷時間就是強迫休息，像大腦失去彈簧極限，彈簧拉長變成蚯蚓鐵線，只能編織出奇怪形狀的盆栽樹枝；服藥後，格列佛的意識像火車進入隧道隆隆隆隆，但隧道沒有出口，只有嗡嗡轟轟夢境。格列佛夢見自己是個平常人，吃飯跑步看電影，「尋常」對格列佛來說，竟是難以言說的美夢。

回診，格列佛將身體擠入窄小的診間，差點讓醫生擠到跌下座位，格列佛知道「生病」，才成為「病」，科學上說這是「病識感」。醫生安慰格列佛，爬上格列佛的手臂，輕輕拍著格列佛的巨大肩膀，儘管這鼓勵輕到像蚊子在叮，但格列佛很高興。

但格列佛覺得自己的藥盒太滿了，所以擅自減藥，把所有藥都剝半，然而這是不正確的事，減藥必須緩緩慢慢像蝸牛爬。不乖的格列佛的黑眼圈，一瞬間從下弦月變

成滿月。醫生書寫快速，記載格列佛亂減藥，病歷像蜈蚣窠罕爬在小小張紙上，格列佛小聲囁嚅道歉卻吐出風聲，像小學生被抓到考試作弊一樣的羞愧。

格列佛好無奈，焦慮恐慌，失眠與嗜睡同在一個巨大身體上，他閉上眼睛，所有支撐都崩落，細碎落石掉落在回家路上造成塞車，格列佛明白每一步都十足沉重，過於巨大所以眾人小心翼翼迴避，最好繞過格列佛免得受傷。

格列佛發現，將電腦斷線後，他彷彿進行一場永遠的躲迷藏，還好，有一個朋友發現這個祕密，打電話來：「嗨，你還好嗎？」那天，格列佛將陌生電話接通的當下，格列佛窗前隔音海綿中有光線閃耀，或許是流星打入格列佛的眼睛，格列佛的淚珠想要把沙礫沖開的關係。

格列佛發現服藥數月後，身體開始縮小些許，雖然還沒有辦公室裝得下這麼大的格列佛，但是格列佛可以捧起準備上幼兒園的孩子，將她放入上衣口袋裡。雖然格列佛自從變成格列佛後，每一件上衣都變成緊身衣，口袋裡空間也不夠讓孩子當搖籃，格列佛知道彼此都有些緊迫，但是孩子願意陪格列佛曬太陽，都會讓格列佛覺得身體縮小一些些。

只是沒想到，一次諾羅病毒流行暢銷大熱季，格列佛全家患病，孩子上吐下瀉，就連巨大的格列佛都無法倖免，躺臥在鋪墊上，感受冷熱交迫，肌肉緊縮痠痛，格列佛第一次發現，只是躺著不動，就是進行全身冷熱汗交替的極限運動。

生病的孩子每天幾回噁吐與拉肚子，孩子的頭部竟然變大許多——原來是身體變太瘦的緣故。格列佛一看孩子纖瘦的手腳便心酸，忍不住躺在枕上哭泣，淚水與汗珠讓枕頭成為雨林，格列佛總是送給塵蟎好多禮物。

格列佛輕輕捧起孩子，由於害怕孩子身體變得更小的緣故，格列佛總想，或許該起身做些什麼，格列佛將孩子放在胸前口袋走出門，格列佛試著散步，有時跑步，碰碰的腳步聲讓地板搖晃，不過現在大家沒這麼懼怕。

「那不過就是個格列佛嘛——」路人有時抬頭說，隨即又低頭做自己的工作。

格列佛的妻子在他巨大手掌上攀爬，爬到格列佛的耳朵旁輕輕說，要不要回來和孩子一起睡？格列佛鼓起勇氣，離開那個只有微光的冬眠洞穴。與孩子一同躺回大床上。看著孩子的熟睡臉龐，格列佛竟然快速入眠，原來孩子的臉也能如藥物讓人安眠。

經歷病症，格列佛終於理解，有些人類會變成格列佛，有些人則終身不會，而自己就是必然變成格列佛的那些；格列佛學會和小小人們和平相處，格列佛的身體便隨著時間逐漸再縮小一些。有一天，格列佛發現手掌再也撐不起妻子與兒女，也不再彎腰頭頂到屋頂。那天，格列佛有些感動，邁步出門去重新學習，用普通人大小的身體牽起妻子和女兒的手，懷中背負一隻酣睡的兒子無尾熊，原來能用小小的腳步前進，其實就非常過癮。

格列佛小心翼翼，享受常人的身軀，珍惜自己伸手出去能拿到杯子；珍惜耳際沒有人說著咿—嗚—的密碼耳鳴，其實格列佛對密碼沒有興趣，格列佛再也不看有情報員的電影。

妻問起格列佛，病程前後有什麼差別，格列佛想想，大概就是，在生病當下無法思索明天，病況較好一些後，開始能煩惱孩子學費。

妻子整理家屋，找到一個童話月曆，正巧看到某月份是格列佛的插畫——格列佛躺在沙灘上，四周全是拿著繩子的小小人。妻好奇，拿插畫問起女兒，知道那是什麼嗎？女兒想了想，輕輕對妻說：「他們把巨人綁起來——是要保護巨人，他才不會被大白鯊咬。」

格列佛不知怎麼，儘管只是在一旁聽著，竟因為女兒的童稚話語而開始搖晃，眼眶下起了暴雨。

*

〈浮蝶〉

記得小時候你經常求爸媽讓你留在親戚家過夜。你喜歡別人家的床，別人家的毛毯，別人家黑色的馬桶蓋。你喜歡爸媽不在身邊一、兩天，那種暫時獨立的感覺。

某個星期天清晨，你趁姑姑一家還沒睡醒，偷偷踩過客廳，拉開窗，站在陽台上大口呼吸帶著露水味的空氣。當時你還不懂清晨的危險。欄杆外一隻黃色小蝴蝶飛過，牠的翅膀颳起風，你忽然有了夢想。

小學二年級的作文課，你把這個夢寫在稿紙上。老師要同學們一一朗讀自己的作文，輪到你的時候，你用小腿肚頂開椅子站得直挺挺，決心要在總統、醫生、律師之間取得一席之地。你把夢想大聲喊出來——

「我想要當一個好爸爸。」那是夢的宣言。

結果全班大笑，連老師都忍不住。

念完你垂頭坐下，咬牙告訴自己不能哭，並發誓這個夢一定要實現。

現在你已經三十二歲，是該當爸爸的年紀了。但你仍與父母同住，偶爾還向他們伸手要錢。你是個零稿寫手，一字一塊錢，年年被退稅。雖然沒人指著你的鼻子罵，但你知道自己是啃老族。想起童年的夢，覺得自己很丟臉。從今開始你必須振作。

你要去應徵大型跨國廣告公司的文案職缺，在信義區上班。跟隨一個信得過的主管，讓他認可你的每一項創意。你要去爭取大客戶，與同事戮力發展精準的策略，寫出強力的文案敲擊消費者的痛點。等你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就立刻去租一間頂樓加蓋小套房，搬出老家。也許你會認床，但失眠又何妨呢，徹夜工作吧。如果瞌睡了，要做夢，要把夢記下來，讓潛意識一起寫文案。就算你隱約覺得客戶販賣的商品是愛與真實的替代品，也要為這份薪水奮鬥。因為薪水是城市生活的膠水，每個人都浮貼在各自的虛線範圍內。為了保有自己的生存輪廓，你要定期定額付出飯錢、酒錢、車錢、房租、保險還有健身房會員費，才有辦法不輸給風，不輸給雨，一天吃四合糙米。這樣下去或許有一天你就能黏到一位合情合理且合法的妻，與她共同領養一條大白狗，生養兩個小孩子。

試想那光景：下班回家門一開，兩個傻小孩就大叫著「把拔把拔」衝出來討抱，那條大白狗也跟著，哈氣搖尾在你腳邊兜圈。你買了幾顆芒果回家，晚餐後把果肉切成金色的小方塊給孩子們吃，自己則大口吸芒果核。愛妻看你把流理台弄得一團亂就碎念：「果汁不要到處滴拜託，刀子用完記得洗。」

這就是你的夢想，成為能被稱做爸爸的男人，擁有自己的家。

但現在的你差遠了，你沒薪水沒頭銜沒投資沒保險，在當代婚戀的消費市場中，你是品牌黏著度非常低的脫膠青年。

幸好你也有優點，你擁有健全的物欲。你喜歡逛百貨公司，喜歡冷氣，喜歡亂摸那些擺放整齊的新襯衫，也喜歡聽櫃哥櫃姐那帶著驅趕意味的歡迎光臨。你最喜歡搭電扶梯，欣賞每層樓的客人與商品。一二三樓，香水包包發光人偶穿粉紅色的內衣；四五六樓，珠寶童裝塑膠雞腿躲在不插電的烤箱裡；七樓太太的眼神充滿消費的野心，八樓丈夫的苦笑顯示他買到了一個下午的救贖與安寧。有人慌忙登梯九樓十樓.....他找了好幾層都沒有空廁所，你們是同類，你在心中為腸躁者們加油。

你也喜歡地下二樓超市的折扣壽司。

有一次你搶到一盒鐵火卷，坐在長椅上正要開動，卻聽到一陣輕巧的叩叩聲，抬頭看是個穿高跟鞋的女孩子。你從腳到頭打量她，發現她竟也捧著一盒壽司。你希望她在你身旁坐下，成為你的同伴。結果她一察覺你色眯眯的目光便快步搭上電扶梯逃走了。你撕開一包芥末，擠在鐵火卷上，咬下一口就噙到落淚。你恨恨地想：「我在等的不是她，不是她。」

等待的日子你卡夫卡的薩姆沙那樣伸長觸角——

每天不特別早起，眼睛還沒睜開先弄吃的。烤吐司，煎蛋，沖咖啡，端回房間。吃過早餐後再開始工作。上午盡量不跟父母說話，說了他們也聽不懂，乾脆假裝自己是隻甲蟲。你對窗台上的盆栽報告昨日的工作進度，然後向窗外的雲朵祈禱：「雲啊，請保護地上的人們，讓我們不要失去想像力。」午餐到便利商店買三明治配熱美式，繼續工作。傍晚出門，逛百貨公司或書店，坐馬桶，滑手機，混到打烊時段再購入折扣壽司。餐後天氣要是還可以，就伸長觸角繼續亂晃，如果下雨就垂著頭搭捷運回去。等待的日子你告訴自己與其在時間的亂流中匍匐前進，不如停下來，把等待交給等待，看烏雲追趕白雲。

偶爾你還是會按捺不住。

有一次你去便利商店買午餐，遇到一隻誤闖的白蝴蝶（查了圖鑑，是石牆蝶）。那蝴蝶飛到櫃檯，嚇到一名正在做冷飲的胖店員，害他撕破冰塊的包裝袋，撒了一地碎冰。他跪下去撿，好不容易收拾完，帶著成就感猛然起身，卻一頭撞上收銀機。全店的客人都被錢幣閃亮的碰撞聲弄瞎，只剩你還在追蹤那隻蝴蝶。

你以為只要能捉住這個象徵，自己的夢想就能實現，便在心中想像一支長柄的捕蟲網，但虛構的道具註定要揮空，蝴蝶甚至沒有因為你的注視而感到不安。牠在冰櫃間參觀、盤旋，像個在美術館自拍的網美。你忽然覺得有話想對牠說，但那句話究竟是什麼，怎麼會像一口老痰卡在喉嚨？

胖店員重做了一杯冰咖啡。客人進出，自動門打開，音樂響起，蝴蝶趁隙飛走。你發現胖店員跟你一樣朝門口看了一眼，原來他也是同類。你舉起三明治指揮自動門，追了出去。

玻璃門敞開的瞬間你才發現自己弄錯了，喃喃著：「我們不該是捕捉者，反而該把自己當成一朵小花，等蝴蝶來向我們問花蜜才對。」

蝴蝶已經消失了，你拎著三明治站在路口面向太陽，把自己當成一朵大黃花。好溫暖。好丟臉。好想哭。你忍住了，但眼淚竄到鼻咽，你擤出一團鼻涕，黏呼呼的鼻涕使你想起膠水的事。

記得在作文課的最後，老師要全班把稿紙浮貼在教室後方的布告欄。那是你第一次聽到「浮貼」這個詞。老師說，浮貼就是把膠水塗在邊邊，不黏死，這樣之後才撕得掉。你拆開昨天新買的香香膠水，輕輕地擠，像寫書法那樣慢慢地沿稿紙上緣塗膠。你拎著稿紙爬上椅子，把散發膠水香味的夢想貼在布告欄的左上角，一個不會被隨便撕掉的地方。

後來你回到座位，發現隔壁桌的女生一臉苦瓜，原來她沒帶膠水又不願意開口向別人借。你把香香膠水遞給她，她笑起來有小酒窩，夢想是成為演員。她把稿紙貼在布告欄的最中間。

下課時間她來牽你的手。

她拉著你去學校的另一角玩溜滑梯。你們邊跑邊笑，穿過操場，成群的麻雀都被你們嚇飛。白色、黃色和紫色的小粉蝶，在高高的夏草之間追逐。一陣來自遠方的風吹進學校，每一棵樹都很高興，牠們揮舞千萬片的綠葉為你加油。她的臉你忘記了，但你永遠不會忘記被女孩子牽著手奔跑的感覺。你好快樂，快樂到你以為只要再跑得快一點你們兩個就會起飛。

飛到哪？當然是去海邊。

你要跟她一起飛出學校，穿過這條街和那條街，越過堤防，沿著河水飛向夕陽直達出海口。金黃的沙灘，捲捲的白浪，暖暖的南風，那裡是河流的終點，陸地的終點，一切的終點。你們會在終點的沙灘附近找一片花園棲居，餓了吸花蜜，渴了喝露珠，唱歌跳舞玩遊戲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上課鐘聲一響，那女生就鬆開你的手，溜下滑梯，一個人穿過操場跑回教室去了。你大夢將醒。

下午的美勞課也要用膠水，你翻抽屜半天，卻怎麼樣都找不到。於是你問那個牽你的女生：「你有看到我的膠水嗎？」她先愣了一下，然後搖搖頭。隨後你發現那罐香香膠水在另一個同學手中，你宣稱那是你的，他卻氣呼呼地說那是公用的，然後立刻把膠水傳給下一個同學。你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新買的膠水被擠掉大半，而那個女生卻躲得遠遠的，既不幫你說話，也不向你道歉。

站在便利商店外，拎著三明治的你，總算把那句想對蝴蝶說的話咳出口——「把我的香香膠水還給我！」

那晚你在三十二年來同一張小床上睡睡醒醒。

一隻巨大的黑蝴蝶自夜空深處降臨，牠穿過整座城市無數的水泥樓板，飛抵你的房間。牠鼓動翅膀灑下黑鱗粉使你麻痺，用六隻腳爪將你壓制在床上。最後牠伸長那象鼻般的口器，戳進你的右眼開始吸食你。你的心跳慢下來，四肢在棉被裡緩緩消融。你夢見了愛妻、兩個孩子、大白狗、芒果.....在夢中你擺脫啃老族的身分，成為一個負責的好爸爸。

清晨醒來，你發現地上有一團拇指大的黑影，湊近看，是一隻死蟑螂。也許是前晚你爸噴了殺蟲劑，牠吸毒過量，逃到你的房間抽搐一番才死去。也許牠是自盡的，據說清晨是人類自殺率最高的危險時段，但現場並未發現任何遺書。為蟑螂收屍的時候，你想起夢中的黑蝴蝶，忽然悲痛地意識到，原來錯抱夢想是一件可恥的事。

「但正確的梦想存在嗎？」你需要離家幾天想一想，像小時候那樣。

你丟訊息給你那互稱帥哥的老朋友，問他：「帥哥，能不能去你那住兩天。」「可啊，我女友剛好出差，但請自備寢具喔。」他回。

你買不起房，不過露營用的睡袋和充氣睡墊倒是有一組。你把裝備塞進背包，從台北騎機車晃到台中。帥哥對你很好，他清出房間的一角讓你紮營。在那角落你很安全，不必向父母解釋什麼，獲得暫時的獨立。可以好好思考蟑螂的死與蝴蝶的夢。

熄燈前你把充氣睡墊吹到緊繃，衣服捲成枕頭，然後鑽進睡袋，對帥哥說一聲晚安。你以為隔天清晨自己會先醒來，像小時候那樣偷偷踩過他家客廳，拉開窗，站在陽台上深呼吸，獲得一個正確的梦想。結果還不到清晨你就被一陣嘶嘶聲弄醒，以為又是蟑螂，鼓起勇氣睜大眼睛，卻什麼都看不見。頓時四周的黑暗湧向你，你感覺自己正在下沉，像一艘小船破了洞，即將被吞入海中.....

啊，是睡墊漏氣了。

你含住睡墊的氣嘴，為它做人工呼吸。濕暖的空氣不斷洩漏出來，你才發現睡墊邊緣的接縫都脫膠了。你慌張地安慰它：「這種小傷可以補的，你要撐下去啊。」最終它還是扁掉了。它是為你而死，於是你含淚發誓會連同它的份一起努力活下去。

就算只是某種浮貼，就算捉不到蝴蝶，就算經常因為夢想而感到羞恥，你也願意繼續付出愛，耐心地活下去。

發完誓你倒頭繼續睡，直到天光大亮。帥哥先醒來，他問：「欸，帥哥，睡飽沒，要不要起床去吃早餐了？」

你度過了清晨，抵達新的一天，背痛得要死。三十二歲的你吐出一句夢話——「我才不要吃早餐.....我要做我自己的爸爸。」

後來，你把那夢話抄在早餐店的餐巾紙上。

*

〈老祖〉

一個月前遞了辭呈，五天前才正式向家人公布，妻以為，我下一個工作已備妥，得到否定後只是碎念了一下，隨即回復平常。

而在離職前一天晚上：介壽公園旁的那間宮廟差一名廟公（祝），兩班制，離家近、又輕鬆，薪資二萬四，隔壁常年去誦經的阿敏說的。

廟公是什麼概念，臨近末段班的人生，在妻眼中價值，就剩下看顧廟殿燈火打掃香灰的廟公？

晚上飯桌討論，兒女並沒有幫忙曾經瀟灑的我發聲。

晴空萬里很悶熱的上午，找到公園旁的廟，是在重慶路與館前東路交接點上，步入廟門，恰巧一位梳著道士頭白鬚老人擦身而過。

我是來應徵廟公ㄟ。

對方一愣，將就口的小茶杯放下，坐在一旁，看似廟公的人也望過來，此外，大殿上沒有香客。

是在廟裡誦經的阿敏說的。

喔.....惠敏，誦經ㄟ惠敏。對方隨即有了笑容，順手遞來一杯茶。

你之前是什麼工作？（那白鬚道人走進廟）

我雙手奉上履歷。

對方在看，經歷欄我特地將幹過一個月的廟公排在最前頭，再來是南亞科的支援工，最後才是木工。之所以都寫工是為了配合廟公職務。

悶熱的空間吹著電扇的熱風。那白鬚道士就坐在廟公對面，沒有交集。

他說他也是做木ㄟ，在林口阿榮片場做布景，說《海角七號》和.....都有參與，從木材聊到製作宮裡神桌發生的神蹟，再聊到戰國時代的孫臏與龐涓到廟裡的人事。直到中午，二個多小時，沒有人來參拜，那白鬚老道和廟公依然沒有交集，約百來坪的大殿熱氣不散。臨走前他遞給我一張名片，原來是宮裡的管理委員。

隔天的晚上，管理委員來電問：會不會電腦？

基本的會。

那做過總幹事嗎？

沒有。

想不想試看看。

好啊！

那我跟主委報告，過幾天來廟裡聊聊。

好啊！謝謝。

後段班的體能不可閒置過久；後段班零用金匱乏下更不能不去開拓，總幹事一職畢竟是個未知，所以仍得打開二大報分類廣告，那五彩繽紛的頁面刊登著資方需求。心情是滿期待的，後段班當然特注意能勝任的二度就業，偏偏此等工作少到可憐。一般而言，一度失敗過的人生，百分之八十九會在二度中再戰敗，所以老闆很難要用二度中高年齡者，三度就業就免談，在人生機運的或然機率上幾近零。

也不知是巧合或是剛好廟公離職潮，有幾則「徵廟祝」藏在作業員版面。查了固狗的地圖，選了離家六公里的一家撥電話去應徵，約定時間，順道看另則廟祝需要住廟，再來是清潔員及管理員占了多數版面，有的還要求「良民證」。

我在約定時間前十五分鐘到達，是一樓住家型宮廟，人行道內側門口擺著義大利麵攤。

說明來意，麵攤老闆娘上下打量：有約時間嗎？

有。

老闆娘自顧切著小白菜和一旁看似鄰居歐巴桑聊天，沒再搭理我。

感覺上的冷漠似乎可以降些眼前空間的悶熱。我入廟內合十拜著，神桌上端坐黑臉白鬚頭戴皇帽神像，旁邊陪祀神像大都我所能認識名字，神龕上燙著金字：歸綏城隍。

等待龜速的時間，手機顯示時間已超過約定的十點，電話中的男人尚未現身，只能欣賞馬路上車流，再不就聽著兩位女人在神明前談論別人家務事。

十點三十分，再等下去會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尊嚴，硬著頭皮趨前向麵攤老闆娘說：拍謝，不等了。

她客氣地說：不再多等一下喔！

我鞠躬說：謝謝啦！隨緣。

隨緣是到了人生後段班才明白的道理。

那是一種覺得無能為力又無奈的最後歎息。

現在已開始後悔換跑道的時機點，更惶恐找不到跑道的起始線。

後段班再加上得使用慢性處方箋來安身，這情境，如同眾人口中的弱勢，就別人眼中也許是，但我要為保留顏面的內在靈魂抗議，然卻常收到抗議無效的日常，也就只能默默收藏在櫃庫裡，久而久之，滿溢了，就是扛去種的時候。

宅在家裡搜尋分類廣告，無聊時讓電視看我，此後的日子若是如此，那肯定是痴呆的開始。

終於接到總幹事職缺面試的電話，是一個農民曆標註很多紅字的日子。

走進廟裡，又與上次那位梳著道士頭白鬚老人擦身而過。

主委也是個老人，無鬚。他介紹自己今年九十四歲，很想退休。會不會基本電腦？

我點頭：會（在這裡，電腦好像極其重要）。

旁邊一位女士補嘴：還要會 EXCEL。

第一次聽到 EXCEL，所以沒回答，而大家都還站著，只有上次遇見的那廟公坐著。

主委介紹總務組長給我認識，那位女士是會計，而白鬚道士走來，坐在廟公面前（主委怎地沒介紹）。

桌上並沒有電腦，喔！牆角高腳桌上放著一台筆電，會計正在教總務操作列印。與主委對坐，氛圍裡主角是那台筆電。

會電腦就好。主委說。

也要會 EXCEL。會計再度提醒。

我問總幹事要做的事項。

廟會、陣頭安排、信眾捐款登錄，現在都放在電腦裡，神明生日要通知信眾，寄通知單.....凡一切廟中什務都要做。我看著他的神情，明白是有經驗的，然而想不透為何廟殿這般冷清，百來坪的空間，雖是在非假日，也該是有二三信眾吧！靜靜聽他講演不陌生的種種神蹟過往，很難想像會演變到眼前這般景象。

白鬚老道離座，往內殿走。桌上電話響起，廟公接聽：沒人回應。那白鬚老道已不知去向。

我向主委說回去和家人商量，起身，特地搜尋大殿四周。

主委坐著問：幾時回覆？不要讓我們等太久。

最慢後天。我說。臨走前，三跪頂禮端坐神案上，他們口中的老祖神像。

晚上公布了面試結果，兒子馬上從我手機抓出 EXCEL 的固狗教學。不就是表格的製作填寫。

老婆聽後：覺得怪怪的，那麼多工作，可以嗎？要我還是當廟公較妥。

兩個女兒，像是聽完故事的行人。

夜深人靜時，獨自在書房盤膝數息，冷氣呼呼響著機台的老舊，意念從丹田數起，到會陰、尾閭、夾脊、玉枕、泥丸、印堂、檀中，再回到丹田，往返地數.....當意念停在泥丸與印堂間，一幕幕的過往在腦海中浮現。每每舉棋難下時；獨自坐著數息是想在有限的智慧中求取圓滿的結果，但每次都先目睹跌倒的舊傷痕。若將自己當做一枚棋子，那操弄棋子的那隻手又會是誰？怎地每盤都輸.....走到檀中，回到丹田。決定放棄自性的解答後回到現實，老舊冷氣賣力運轉，就在這深夜，特別明顯。

我還是覺得有必要再到廟裡去了解，既是廟方願意將應徵廟公者提升到總幹事，必定有其需求及原因。

這次入廟並沒再與白鬚老道相遇。廟公背對著大門在看電視，大殿上依然冷清，五尊木雕金身，靜寂地看著眼前婆婆。我還是習慣跪拜三頂禮，廟公未察覺我的到來，空氣間瀰漫著電視劇的情節。

走梯上三樓玉皇大帝殿，金面金身有著南斗、北斗星君陪祀。據傳：一個註生；一位註死。我知道北斗有貪、巨、祿、文、廉、武、破，七星。南斗就不知了。註生是喜事，也許不用太多幫手。

頂禮後走到殿外露天陽台，正前方筆直的重慶路遠方坐擁青山翠林。

是不是發現朝山案山都有，就是少了左輔右弼。那白鬚老道不知何時在我身旁。

我們進入殿內坐在拜椅上聊開，他從太極、兩儀化四象；五行八卦的先天與後天到政治，我也只能意會著大概，畢竟《易經》也只懂得些皮毛，而政治又興趣缺缺，而他論及的都是未來，像在聽未發生的前瞻故事。預言在這顆恆轉的地球上從沒少過，而眼前這位只不過裝扮奇特。

時間不知覺中流逝，一直都沒信眾上樓參拜。他似洞悉我的心思，當下分析了信徒少的前因後果。我心念才燃起要提振廟務增加信徒的方法。他馬上告訴我：沒用的，時代背景不對，機緣早已流失。最後他說：謝謝你的用心。

謝謝你用心讓我愣坐在原地，看他緩緩走向樓梯。心中開始懷疑老道的真實身分來歷。

後來我也下樓，來到一樓信眾茶水區，撥行動給總務組長，告訴他願意試看看這個職缺，但得讓我身心準備，我們約定端午節後上班。

我仍繼續看分類廣告，並未放棄找尋更能勝任的工作，而什麼才是自己勝任的好工作？就如同在霧裡看花，別人都說那很香很美，自己就是沒把握擁有，這可能跟自己的才學經歷有關吧！但是與否都沒法確認，是不是很悲哀。

過了一天，老婆反倒是支持我做總幹事（大概是比廟公高尚），兒女也贊同。為此，我也更深入去把 EXCEL 製表填寫弄得更明白，也從固狗裡的維基百科中收集廟務科儀的一些知識，既然已認定了這份工作，那就用心全力地去準備與學習。

到了初一，特地來廟裡燒香參拜，遇見沒戴口罩的廟公與主委，他們看我如同路人甲路人乙般的陌生，難怪大殿依然冷清，不若二十公尺附近的土地公廟般的人山人海。而那白鬚老道不見其身影。這麼一座宏巍廟宇立在後站的精華地段，就如置身在深山叢林般的清靜。

拜完後，獨自坐在廟旁的介壽公園石椅上，酷暑中難得的涼風拂面，四條路在廟前呈為五個路口，那白鬚老道說是五行財聚，無奈在公園的邊角臨路處又開了一口園門，破了廟地的格局，是或不是，我不得而知，不過今天是初一，麻雀飛降在廟埕尋食；斑鳩也來湊著熱鬧在眼前倒是事實。戰國時代的風雲人物群，縱橫天下經過星轉物移來到這個年代，也只能紙上談兵接受冷漠。

絕對不會想到日子恆常過時天下變化莫測，疫情仍在世界各地橫行時對岸陸地漫天洪水；蝗蟲趁亂起兵吞食地物，海洋戰艦、雲間戰機你來我往，隨時可能成現代戰國時代。這些，都在待業中的時間軸中轉動。

終於吃了粽子過完端午節，自認一切廟務總幹事的百般武藝都備妥，就等通知。

一天過去了，是看著新聞度過。

第二天以分類廣告及看電視影集。

第三天試著去收集分類廣告中：大樓管理員、清潔員、洗碗工的市場需求。

第四天，耐不住了。遇事不明，盤坐又無解，只好從抽屜找出有點鏽綠古幣三枚，放入木龜殼內搖弄，擲在桌上，巽下斷，再放入，置於胸前上下搖晃，再擲，得上缺兌，兌上巽下為易卦，是二十八卦的澤風大過卦：漫天風雨中仍得重擔前行，起於自負，文書糾紛。

猶豫了，是困守而孤掌難鳴的卦象，突覺自己的粗陋寡智，到了人生後段班兀自走在泥濘裡也就是必然了。把自己關在書房讀經，從《普門品》，《地藏》、《金經》到悟達國師的《三昧水懺》。好歹也要圓滿：是最後的決定。於是給總務組長電話，他卻意外地問我何時能來上班？我回答：看你們。他說就明天吧！這讓我很驚訝。

黃昏時，會計小姐來電：說組長忘了明天要去金門三天，改在下星期一的九點正式上班，他會親自過來詳談。

星期一早上提前十五分到廟，大殿上清靜幽閒。主委坐在位子上，未見組長，向主委說明來這意，他卻回說：可是看你這樣子跟年齡，你說會電腦，我不敢相信。我無言，當下呆坐，再環顧四周，仍不見組長身影，只能站起，鞠躬、轉身，走出廟門，見那麻雀斑鳩在廟埕上尋食。

*

〈童仔仙〉

我記得，有一個版本是這樣。那年夏天，母親穿著一身市場隨處可見最樸素的那種棉質寬鬆孕婦裝，大腹便便，緩緩移步前往正裝潢到一半的家屋現場。據她所說，那是監工。六月盛夏溽暑，我那極度怕熱的母親，竟甘願揮汗如雨，窩在木屑隨電鋸聲四散飛揚的施工現場，見證客廳隔板一一按照設計藍圖生成現在的模樣。噢，略有霉味的木台當時仍亮麗如洗。木工師傅手勢俐落明快地拋光，層層磨亮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新居入厝時，陽光穿透玻璃窗的紅紙，灑落一片豔紅。我還沒來得及習慣房間那股新漆的氣味，我妹就突然來了。甚至等不及我爸從外地工作崗位趕回，母親撐著豐腴身軀站定在講台，強忍腹肚翻攪間歇疼痛，等，那個遲來的下課鐘聲。（光想到每個月的子宮痙攣我不得不佩服我媽）也許有昏厥，總之她被一干嚇壞的老師簇擁

著，手忙腳亂給送到醫院。推進手術房當晚，命運隨著我妹墜落人間，她沒有哭聲，嚇壞我們。無言以對，是迎向命運的初始。

自從妹妹出世，我才知道，每個人的時間軸有時差。有些人，看似過著與常人一樣的生活，其實早被遺忘在未曾前進的時間裡，像活化石，仍如常呼吸。說白了，不過是徘徊在十歲前後的狀態，周而復始，過著節奏如常的日子。

彷彿不那麼好也不特別壞，肉身有些細胞依然成長老去，她的身體時間無間斷往前，心理時鐘卻從來沒跟上節拍。旁人總是問她的心智年齡，大概三歲？五歲？或許十歲有了吧？提問者總未意識到問題本身有多荒唐，我們的肉身歲數或樹木年輪何曾探知靈魂感知？然而在世俗醫療制度裡，循環似的檢測就是如此安放我們的認知。依照「魏氏智力測驗」，治療師抽起一張卡牌，像童蒙教學後的考試；詢問她關於數字、顏色還有其他看似簡單，但我也不能確定是否只能這樣回答的問題。醫院的診斷書像粗糙的解答本，我總抗拒接受它宣判妹妹的狀態，無論重度、中度還是輕度，生活的障礙怎麼會有等差？

因為腦中語素的缺席，她說不了太多話。又或者，總是說話的時候，我們接不住那些失序的聲符。只能在她憤怒的情緒發洩裡感覺到一種失語的沮喪。下垂的眉眼，可能掩藏了更多祕密。然而，這個秩序如此緊鑼密鼓的世界；失語，會不會反而是人生更好的狀態？

有時，我仍不免會想，怎麼會這樣？

人生苦難從來沒有什麼原因，突如其來。馬奎斯筆下，那只是來借個電話的女人早已幫我們透視醫療體系的荒唐；她一生最大的苦難，來自那一瞬間跑錯了地方。哪裡出錯了呢，我們的人生。是不夠勤快早起跑遍醫院，掛上已排定幾個月後的罕見疾病門診？還是上輩子做錯了什麼？可能我過早體會無解的徒勞，突然覺得不知道確診病名也未嘗不好。坦然接受某天你就是必然與她連上血緣之線，日子也繼續流淌過去。但終究是懷胎十月之故，我輕易越過的那些，卻緊緊牽絆著娘親。臍帶輸送的情感總比手足體己得多，橫豎跨不過的這道檻，像胎膜層層張開一道道幾世因緣的羅網，網住母親從現實掉落的心。螢幕上說法的師父們變成一根根浮木，苦海浮沉，看似每個漩渦都道盡你意外苦難的人生。我想起《封神》裡的哪吒，出生時生做一團肉胎，相貌醜陋而被父親嫌棄為討債鬼。父親總是在接受這件事上，比家族的女人們更遲緩一點。母親則從土地公廟拿回一本本善書，早晚絮絮叨叨，關於那些不在此世就在來生的冤親債主的追討與償還。

彷彿遙遠的神話。

哪吒也是不長大的，然而周圍親人卻苦不堪言。

那鏗而不捨，雙腳勤於奔走在廟宇間的母親，在念經、參拜與魚鳥放生的儀式裡，屢次展現她生命絕佳的韌性。我幾乎要忘記，在這個虔誠而原始的迷宮裡，她曾是一名國中老師。我一度以為啟蒙知識和宗教迷信是一條分向兩頭的路，然則生命不然，胡攪蠻纏才是人生實境。文明理性填不起某種無以名狀的無助罅隙，命運的深處需要有光，才能有希望。

一切驚魂還是來自醫院。

隔著保溫箱與透明玻璃，黑黑一團小粉肉球，緩緩蠕動著。那是我妹。醫生說她早產，胎毛還未落盡，頗類猿猴。

（往後某師父說她上輩子是猿猴轉世，而爸媽是惡質的養猴人，因此這輩子該來討債。那我呢？師父說我可能是一旁偷餵牠食物的那個憐憫者，所以日後的確每次我妹發怒都朝著爸媽丟東西，獨獨對我挺客氣。彷彿都讓師父說中了，這樣的前世今生？）

原來藍光可以去除黃疸，醫療儀器重新排組了我對色彩對比關係的認知，光照下，纖毛的色澤從黑裡透出肉色的微光。一張藍臉，讓人恍惚想起傳說裡的金絲猿，優於人類的靈長類，更多的其實是未知。彼時，我們還不曉得，日後每月餘為她刮除不斷生長的體毛，竟是一場日常輪迴。

日子過得慢一點，也好，沒關係吧，健康就好。我們都接受了這個事實。一直到她二十幾歲，青春少女，年華正盛；慢熟的果子未有戀愛煩惱，身子骨倒隨著充盈的血氣方剛，一日日精實起來。她停格的少女身體沒有月事，極少染上急症，像自足的無菌室。反而是我這個虛胖的姊姊，每一季天氣驟降，動輒感冒暈眩；每月受足女人病翻騰絞腹的子宮侵擾。

屢屢進出醫院、月月吞食藥草的我，和智能發展遲緩但身體強健的妹妹；我私以為這是上天公平的交易。

你選擇健康的肉身，還是正常的心智？

我們姊妹各得其一，已是完足，不然還想怎樣呢。我們終究是凡胎肉骨，無能完整。我後來無聊地發現，無論哪個宗教都暗示著，人為戴罪之身。人生有缺憾，是無法磨去的罪愆。或許我只是比別人更早一點體認生命的殘缺和它的不可逆瞬間，在我足六歲，剛上小學的時候，變成一個特殊兒童的姊姊，改變我一生的關鍵。

彷彿一切如常，但誰都曉得，一切也非常。

還是在那個儼然如新的大廈窩居。那天之後，母親開始述說各種自咎的故事。又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的。那年夏天，我媽穿著一身你所能想到最樸素的那種，棉質的孕婦裝，大腹便便走到我們正裝潢到一半的家屋現場。據她所說，木工師傅當時提議順便修整冷氣架。（她篤定，一定是那個關口走錯了檻）外婆事後說得信誓旦旦，家裡有孕婦怎麼可以大興土木？鐵則一般的禁忌。婦人懷孕，家裡千萬不能打釘。敲壞床母、驚擾胎神，就會生下畸形兒。我們觸犯了，鐵則一般的禁忌。

我對這個說法不置可否，如果是這樣，生物課還需要上什麼遺傳學？然而許多年以後，我也對人類用話語建構的生物學感到懷疑，到底一切誰說了算。意外可能是石頭裡蹦出來的吧。悟了這個無常，也就如常釋懷。悟空，原來是這樣。我無所用心地聽著母親訴說那每一個關於母性的禁忌，甚至不曉得爸媽是什麼時候才真正接受事實。可能是度過那個我抱著妹妹，隔著衣櫃聽見隔壁房爭執著誰要跳下去的嘶啞喊聲之夜；窗框被磅一聲摔上，彷彿一切沒事安靜下來，黎明之後，秩序又回到日常。

總是這樣。母女仨流浪在一家又一家有罕見疾病科的醫院，清晨六點排隊掛號。抽血，物理治療，早療，檢驗。好奇，驚嚇，尖叫，憤怒，哭泣。所有的歷程和情緒，一次也沒漏掉。母親是那樣堅韌的女人，硬氣，一肩擔起所有。答案等得太久好像也變得無所謂了，我仍然沒接到台大或馬偕任何一通關於送檢國外化驗的結果。我妹的幾管血液究竟流落在何方，已然變成一大顆時空膠囊，悄無聲息，沉入大海。

最先發聲的醫院，最後對我們無聲以待。

沒有答案的人生，只能一步步走下去。

要面對的難題更在自身之外。

你曉得哪吒為什麼要大鬧龍宮？他天生就是個愛搞事的壞小孩嗎？讀了《封神演義》我才知道，他就是個孩子。天熱就下水洗澡，沒想到攪亂一池龍宮水。後面一連串莫名其妙的打鬥，不過都是因他防身自衛而起。可是社會卻說他叛逆。他是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大孩子。法律可以安放所有人嗎？我記得那時，妹妹的手還小小軟軟，我牽她去社區的溜滑梯。至今我仍清晰記得那些童言童語如何攻擊她非常人的外貌。一個眉清目秀的女孩皺眉看著她，一臉嫌棄和身旁的同伴私語：「矮額，好多毛，像猴子一樣的怪胎，竟然還穿裙子。」妹妹當然是聽不懂的，她只是想要

有人能陪她一起玩；我來不及阻止她熱切向前踏進那個赤裸的惡意，一個轉身，她被旁邊的小孩一把用力推下去，幸好地上是軟墊，不見血，只有疼痛。我很生氣，要向那個小孩理論的時候，他的家長竟然瞪我，說我們是壞小孩，邊碎念拉走他的孩子，直說不要靠近我們。小孩的世界有律法嗎？如果規則都是大人訂的，大人走歪的時候，這會是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個怎樣的世界，人情冷暖，還是小學生的我已知道得一清二楚。小孩最天真，大人身上的善惡，如實投映出人性。社會，就是這樣的世界。猴比人可愛得太多，成為人類，何其扭曲。

十歲以前，妹妹把我拉近人性邊緣，直視它的深邃。心魔相生，對他人，也從自身，出其不意。在我大伯還在世的某年暑假，他曾帶我們姊妹倆去野溪玩水。我坐在巨石上，看著水底扭曲而蒼白的足，看著妹妹的紅色小裙浮在水面展開，像荷花。野溪之所以野，是因為岩石之下暗流潛伏。愈放鬆，愈危險。天熱水涼，妹妹小臉粉白，因快樂染上紅暈，灰撲撲的覆毛之下，藕色修長的雙腿擾亂了底苔，驚動魚群。莫不是龍宮有神靈來尋仇？沒人記得是誰先鬆的手，一陣強勁水流拉走了妹妹。從河流中段，像一顆肉球似的噗通幾聲，滾到了下游。遠方傳來母親的驚呼和求救。我無法分辨自己來不及反應的心思是漠然，還是竟然偷偷慶幸了一刻才猛然驚醒，隨著大人們跑到下游，看我那可憐的妹妹。

往後午夜夢迴，我曾屢屢逼近那個童蒙的黑暗時刻，想著，會不會那一瞬間，我感覺到某種姊妹心靈感應的，終於即將逼近那個令人想哭的自由？世人眼裡愚昧的肉身，怎麼能困住這樣一個澄淨的靈魂？假如當時那片裙真成為水中的紅蓮，會不會用一種形體的消失做為骨肉相還，從而度化了我們？

然而紅裙終究承接住妹妹的求生之欲。

而紅蓮，雙雙成為外婆與母親在佛壇之上，日夜供養的，執念。

*

〈玫瑰與獸〉

章的母親又來找我了。她曾敵視我介入了他們孤兒寡母間。

我們搭乘電梯直達十樓。一座矗立在市區的醫院大樓。梯口轉彎，感應門一開，三、五人群列於諮詢台前。章的母親示意我打開背包，拉出衣服口袋內裡，一位護佐面無表情地掀翻檢查。這層樓違禁品有尖銳利器、引燃物、線帶、電器等，我被沒收雨傘、髮帶及原子筆，這些被視為「凶器」。但凶險的，是章本身。

與章初識時，我們共同修習了比較文學課程，他極有個性，常以點頷、搖頭取代好與不好；漸熟，他吐露崇拜女詩人希薇亞·普拉絲勇敢誠實地寫下憂鬱、絕望、死亡等「自白詩」，章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有相同深邃的感染力。寫完詩，章會在紙上黏附玫瑰花瓣，並素描我的畫像。送我生日禮物的鞋，盒內也附上作品及畫作，曾就讀美術班的他，幾筆勾勒，人物便有神韻。大四下，他送我九十九朵紅玫瑰，希望我久留台北，不要返鄉工作。上下學、晚餐，我每個月慢性病復診，他陪伴左右。有次我車禍，肇事者逃逸，章在醫院照顧兩日夜，我們互許長久陪伴。與他同行的時光浪漫如詩。

但詩是短的，我們美好的日子只有半年。畢業在即，章論文未過、求職失利，及我因父母年歲漸老，想返鄉工作，讓他情緒震幅巨大。我看不懂作品，他譏諷無知音；沒有靈感，責怪戀愛剝奪寫作時間；我請求不要推撞拉扯，他驚訝我毫無幽默感；我問他行程去向，他說詩人是隨性的，來去無蹤。我難過愛情保鮮期如此短，他說了句普拉絲名言：「所有的愛與孤獨都是自作自受。」看著他贈送的作品，紙上花瓣已枯，我以為自己的淚水能讓菱花再紅。

他說戀愛占用寫作，倒是每天騰出一小時梳整外表，抹髮蠟、燙襯衫、斟酌衣帽鞋的穿搭。詩人吧，總有自我風格，我如此解釋。他覺得耗費時間的不只戀愛，嗤笑上課浪費生命，不如坐在樹下，寫著短詩度過長日。

他的穿著開始出現 AllSaints 名牌皮衣、Fred Perry T 恤。吃飯、聊天時進行「演說」，那是不能提問反駁的極權式講演。他語速如槍、思緒跳接，我請求暫緩，他暴怒，喝斥別插嘴。與之對話如拆包裹，不知拆出來的是平和或是暴怒。有次在外用餐，他又發表詩學高論，我請他小聲，勿擾鄰座，他猛拍桌，免洗筷在掌中應聲而斷。我忖度，他是否藉著說話、扭筷，克制折斷我的脖子的欲望。

他認為我病了，不理解他的詩意；我懷疑有病的是他。他笑稱天才都有病，拿希薇亞·普拉絲、梵谷、海明威來佐證。「天才用言語刺人，不會使用暴力，暴力只限於粗人。」我語未畢，他將桌上碗盤杯筷甩至地上，精心梳整的瀏海垂至眉宇，後髮翹起，粗重喘息震懾全餐廳。我的話，使他成了獸。

再見面時，章告訴我有了新女友。我為了捍衛自尊，反激他不懂珍惜情感，還妄想模仿把生命看得過於認真的普拉絲。

幾週後，章母來找我，下巴、顴骨腫脹淤青，手臂有抓痕。章的爪子出手了，伸向最愛他的人。章母怪我是妖女，對她兒子施以邪術，說章不停地自語、瘋狂採買書籍及名牌衣飾、一言不合便摔門、踹打家電。她指責我勾出章體內的野性；我反

擊，野性是深藏在章的內在，只是選擇出現時機；況且兩人已分開，不能咎責於我。章母又說，其子提及只有我懂他的人及作品，她冀望曾與章交心的我能想出讓她兒子回復正常的良方。分開才說曾經相知，我不禁苦笑。應是章新交往的女友避不見面，我是他們母子的浮木了。我想脫身，章母屢次以死要脅；看著她臉上的傷及淚，我不忍，曾以為我與她會是家人，也想起曾與章互許未來，我被迫俯首。前提是，不能讓我和章獨處。

章母曾找道士做法事——收驚、吃符水、求神、誦經，現在她求我收回章的神魄。我說自己也是受害者。章母疑信參半，看到我右上臂由青轉成淡黃的瘀青，她震懾，對我消滅泰半敵意。我們詢問友朋，閱讀凱·傑米森與其師合著作品《躁鬱症》，想了解章體內暴動與低谷的振幅。

章窩居在家，也許太久沒人聽懂他說的話，他再次見到我是愉悅的；我則忐忑，舊情與驚懼兼有，曾緊牽的手，前不久才毆打他母親，兼具柔情與暴力，讓曾有的美好回憶長滿毛刺。

章母央求兒子看病，章怒極，認為瘋的人是我們。章母退而求助宗教，章認為雕像崇拜愚蠢。他寫詩籤，自畫神鬼像，有神面獸身；或雙面菩薩，一笑一怒；或如來面容同時兼具佛與魔，左半佛祖含笑，另一面是突著利牙的夜叉。不得不承認，瘋狂的章展現了繪畫天分，他繪製半佛半鬼，墨、金、朱用色大膽直接。章沒有信仰，認為鬼神仍是肉身，他意欲打破天人鬼界線，如此破格又連貫。

章母迷信又傳統，看了兒子畫作，哭喊家門出了孽子，並以死逼迫章看病，章才勉強隨著我們到 S 醫院精神科。

求診前，我每週探視章，章母一改冷淡，她很少說謝謝，但桌上總有我喜歡吃的水果點心。我們會緊鄰而坐，擔心被章揍或吼，也相互討論章的病情。就診時，章與母親填寫他評量表、自評量表，醫生將我們安置在諮商室，以漢密爾頓焦慮量表及憂鬱量表，對章進行訪談觀察。章拒談，快步走來踱去，呼吸粗重，兩手在胸前猛搓，憤怒地抱怨看診慢，比上課更耗費生命。他說自己已洞察生命本質了。我幾乎被他感染了焦躁，想出口請他坐下，看著章母戴墨鏡遮掩眼角瘀腫，及醫生無奈的神情，只好靜默。他左走兩步，又回走，重複百遍，似分針卡在鐘錶某時刻來回擺震。章的人生是卡在此時了。

「躁鬱症是躁、鬱輪流出現，他現在正值躁期，合併焦慮、幻聽、妄想及邊緣性人格。」報告結果沒有出乎意料，須服用情緒鎮定劑「鋰鹽」，這是躁症病人的藥劑。

章乖順多了，爪子縮起如家貓，慵懶、不想出門，蜷縮在房內。接著，他會哭，傲氣的章從來不哭的，這比他拍桌摔物吼罵更令人震驚。他常開窗探頭，幸好章母已加裝鐵窗，關住他體內的暗灰色小孩。我責備他是生命懦夫。「你沒有權力批判，我選擇活或死，都有勇氣，你應該給我鼓掌。」輪到鬱期的他全身無力，但又費勁地爭吵，氣我不能當他的支柱。

章母有時來電，請我過去幫忙扣住章，因為鋰鹽會噁心暈眩腹瀉，沒有寫作靈感，章常拒絕服藥。有次章劇烈掙扎，我的腰側被撞傷，半晌直不起身，藥散落在地，他喊頭痛胸悶，有機器在腦內翻攪，發出動物般鳴吼，章的文字語言都退成了原始的嚎叫。我舉著可樂問：「要喝嗎？」他勉強點頭。「這是冰的。」點頭。「半杯？」遲疑一下又點頭，如機器人，一個按鈕一個回應。章母叮嚀喝慢點，不要噎到。「可樂的氣泡一球球上升，很像我體內不斷冒出的忿怒。」說此話的章，聲音高亢有力，他自從服藥以來，聲音多半低沉，且有氣無力。我與章母對看，提高警覺，她示意我退出章的視線範圍，她則小心地將章的汽水倒入紙杯，將瓷杯碗盤及流理台上的刀具收好。

和這對母子相處久了，我好像也病了，半夜常驚醒，夢中總聽到桌椅被鋸斷的鋸木聲，下個畫面是摔物嘶吼聲。

我想是該鋸斷與這對母子的聯繫了。章威脅要四處散播我始亂終棄的惡言。那時，我常覺得獨行在漫漫長夜中。我患了重感冒，卻心喜這是天賜的禮物。

隔了月餘，上完研究方法概論，章母在教室外等我。她是積雨雲，一出現，我的世界就要風狂雨暴了。我瞥見她眼角、手肘瘀青，嘴角傷口結了痂。章母抱著我抽噎，無助得像小孩。

看樣子，章又打人了。原來章私自停藥。他原本堅信倚靠自己的意志，可以控制病情。服藥，讓他由天才變成凡人，腦中原本一閃一閃的光熄滅了。我想起他未服藥前，兩天看完馬奎斯《百年孤寂》，一天完成四、五十首詩，他說寧可當瘋狂的詩人，絕不當清醒的凡人。但當他完全瘋狂時，凡人世界也容不下他了。

停藥期間，章不知體內暴動及陰鬱的小孩也長大了。有天傍晚，章母返家時，地上全是被砸壞的風扇碎片，章正對著殘骸大罵，原來他認為風扇撇頭，像極小時他母親上班前，將他丟到幼稚園的寡情，又像每位女友離去的決絕。他嫌時鐘答滴聲太吵，一拳擊裂。章母攔腰制止時，拳頭也落到她臉上。章是被架上救護車的。

章住院一週，由急症病房轉至慢性病房。我與章母搭乘電梯直達十樓。交完院方認定的違禁品，章母急著探病。醫院沒有我想像中的陰森，不同於電影《飛越杜鵑

窩》中充滿尖叫、毆打，此處寬敞安靜，門內，病患排隊，多數如同慢動作般緩步、抬頭、轉身。章母疾走，我在後頭緊跟，壓克力門打開，為這靜、緩的空間捎來點聲響。

章在護士前張嘴服藥，確定吞嚥下去才能換下一位。此時是早上九點，章順從地隨著職能治療師做健康操，接著在心理師帶領下，看著別人拼圖、串珠，許久，轉去另一桌著色。他選了一張繪有河馬的線條圖，拿起蠟筆開始塗。眼前的章，體內狂飆的莽撞孩子似乎隱匿了。我想念章精湛的畫工，天馬行空地繪製鬼神，但也害怕瘋狂的他。

章母向護士詢問兒子病情。護士說，章體內的時鐘，有時音速、有時龜步。狂躁時，內心充滿金、紅、亮彩；憂鬱時，轉為黑、灰、白。轉換週期，有時半月數月，有時瞬間，躁鬱反覆出現的章，藥物調配的困難度很高。

我走到章面前，他胖了些，肚臍微鼓，頭頂有塊十元硬幣的空缺，應是狂躁時扯禿的。方才跳健康操，他的褲頭鬆了，正低頭想繫好鬆緊繩，手似乎不是他的手，他顫動，繩子遲遲無法打結。章母解釋，重鬱來襲時全身會無力，扣鈕扣、繫繩都難如登天。第十分鐘，章終於完成了。我喊他，他抬頭，墨色瞳孔外緣有淺棕色輻輳紋，紋緣環繞一圈深棕色，眼神平靜。他認出我，但眼神空洞呆滯，沒有對焦。猶記得他以前狂躁時，眼珠全是黑偏深棕，此時他是章，又不太像是章。接著，他站起，繞過我，找心理師換盒較少斷裂的蠟筆，又坐回原位，熟悉自然，彷彿這兒才是他的家。

章病情穩定後向我誠心道歉，我心軟，謹慎思索兩人未來；不久他病症來襲，又伸爪揮拳，我只能逃離台北，返鄉找尋庇護，斷了與他們母子的聯繫。我仍持續關注章久久才更新的部落格，有天章發布貼文：他的身體日夜住著不同人，都是他，也都不是他，有時他懊悔自己打人，有時又慶幸拳頭讓他沒有絆住一位好人。不久，他的部落格關閉，人與字如泡沫般消失。

多年後我因職場、家庭壓力，受憂鬱症所苦，常被下墜力道拉扯，旁人無法理解我內心汨汨湧現的痛苦絕望，認為是自尋煩惱、想太多，這時我會去翻章贈與的作品。詩頁上，花朵已枯，拓在紙上的烙印如胎記般暗紫，他的文字與畫，一一被我閱讀。

〈水火戰場〉

空班時間就要結束，我們的領班小姐拿來幾個絲襪牌子的傳單，笑問大家可要團購，團購價格折得多一點。有人認真考慮起適合的丹數了。有人匆匆瞥一眼，只顧繼續梳頭。有人說這沒有預防靜脈曲張的功效，她才不買。有人對鏡把櫻桃小口塗得紅紅的，抿了抿，又揩去唇角多餘的潤澤。服務生們在制服左襟別妥名牌，接好耳麥，繫緊圍裙，從休息室出來打了上班卡，帶笑往各自奉命照顧的區域站去。泰式餐廳的晚餐時段即將開始了。

大學最後一年我決定報考空服員，可是連續應徵幾間公司都落榜。後來飛行的興致不那麼高昂了，倒是起初為了預先體驗服務業而進入的餐廳組織，就這麼成為我在課餘時間的棲身之處。

初入餐廳，當的總是跑菜服務生，專門將菜肴從菜口送至客人桌上。左手高高撐住大圓托盤，上面擺滿三道菜，右手再端一道菜，平衡感不能不好。外場餐桌一張一張開得花團錦簇，黃咖哩雞在砂鍋裡濃濃滾著，檸檬湯汁在魚爐上咕嚕咕嚕沸了，緩緩滲透鱸魚的肉身。服務生揭開鐵板牛柳的銅帽，立穩蛤蜊紙鍋的木架，熱油熱煙竄得滿座生香。客人拌勻河粉的花生粉與辣椒粉，剝下紅蝦殼，挾起青木瓜，又著月亮蝦餅蘸點兒梅子醬。她哄她的稚子吃塊糖醋排骨，他餵他的老母喝口冬蔭功湯，湯太燙了，還得仔細吹吹涼。

客人鼓腹離去，徒留雙耳錫飯鍋裡幾粒茉莉香米，桌畔一座微涼貝塚，諸般五顏六色的渣滓。在桌與桌間穿梭以後，跑菜服務生順手將狼藉碗盞放進空托盤帶回菜口，俟接獲新鮮菜肴，又至外場巡迴一輪。

在外場與內場交界的空間，師傅透過一扇小窗遞來冷盤熱膳，這裡就是菜口。菜口設有一位控菜服務生，謹慎擔任內外溝通的媒介，並且檢查每道菜肴的色澤、氣味、分量、有無異物，確認無誤方交給跑菜服務生。菜口是師傅出菜的第一道審核關卡。站在菜口，控菜服務生可以看見廚房一切割烹事宜，對於每道菜肴的進度均了然於胸。

有條不紊的控菜服務生是整間餐廳運作流暢的關鍵。她要諦聽耳麥裡外場回報再知會內場：「某桌四季豆改空心菜！某桌公仔麵不放薄荷！某桌催椒麻雞！」她要嚴格檢視：月亮蝦餅每片厚度相仿；打拋牛尚未出水；烤豬頸肉毫無焦黑；蝦醬雞翅已經撒上裝飾的檸檬葉絲。她要預先叮囑外場：「某桌上蝦煲！某桌上魚！某桌上最後一道湯！」外場服務生便會趕在跑菜服務生抵達前，在客人桌上騰出擺放煲鍋、魚爐、湯盅的空間。尖峰餐期，師傅們同時趕出八道九道十道菜肴，倘若不能

馬上送出，菜口可就要亂得滿目瘡痍——我們稱做「炸菜」。因此，控菜服務生還要妥善調度旗下幾位跑菜服務生，誰走東邊誰走西邊，腳程快的令他去遠一點的桌，身形細的令他去大一點的桌，以便鑽進客人比肩的罅隙，輕巧放一道沙嗲。

留守菜口的控菜服務生隸屬外場，卻最靠近內場，於是時時面臨夾心的兩難。再是資深的服務生，站菜口時也不免兢兢業業地，因為整個餐期出菜流暢與否，常得仰賴師傅操控的節奏。至於師傅如何操控節奏張弛，又得仰賴他們對於控菜服務生的喜惡。因此，控菜服務生無不致力維持與內場的情誼，有人接受師傅的玩笑調弄，有人勤找師傅聊天扯淡，有人常與師傅去吃消夜唱歌打保齡球，有人沒事就幫著揀薄荷揀九層塔，最直接的外交就是戀愛。當然，我這意思並非有誰真把愛情當成陰謀或手段，只是呢，有關係就沒關係，這向來是許多職場的潛規則。

然而，餐廳最大的規則到底還是組織訂定的制度本身。餐廳的內場與外場看似截然二分，其實兩者均是龐然組織裡的當局者。內場與外場應該設法戒備的不是節慶不是客人更不是彼此，而是整個餐廳組織的制度。應該是要這樣才對的。

初入餐廳時，我常常被派去別間分店支援。在這制度嚴明的餐廳組織裡，各間分店的服務生均受過整齊訓練，每逢誰家人力短缺，彼此調兵遣將是慣有的事情。陰曆新年我在火車站裡的分店跑菜，送出熟悉的菜色，說出熟悉的介紹，根據同樣一套標準作業流程。轉運節點的分店本就生意興旺，春節更是忙得不可開交。我在菜口與其他跑菜服務生合作擦拭師傅洗好的大餐盤，小餐盤，甜點底盤，湯盅底盤，冰甜點碗，熱甜點碗，湯碗。陶瓷白似霜雪，可是泰式餐廳永遠是熱帶。

我不小心打破一隻湯碗，主導菜口事務的控菜服務生立刻趕來關切，協助我將碎屑清掃乾淨，又以桌墊紙密密包好，避免倒垃圾時割手。我感到十分抱歉。那控菜服務生安慰道：「沒關係沒關係，反正還有很多一樣的。」這句話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動。反正還有很多一樣的。我忽然明白，標準化的服務生其實也就是一隻小碗而已，沒有花色與尺寸的差異，便於在分店之間借貸無礙。偶然摔碎了，補上新的就好。總是有源源不絕的新碗可供替換的。

那天之後，我又繼續打破許多碗，許多盤，碎碎平安歲歲平安。依附餐廳組織的生活如此一年一年過去了。

我也開始當控菜服務生，站在菜口，在這水深火熱的廚房戰場外緣，凝視師傅的鼎鑊綻出熊熊的赤焰，煲鍋底部一圈熹微的文火，炸爐裡翻跳澎湃的烈油，烤箱燈管散發紅暖的光芒，蒸籠逸出氤氳的煙雲，即使只是涼拌一碟沙律，那費勁的調和也要產生熱與汗珠來。

菜口設有一部觸控電腦，顯示外場已有幾桌客，每桌坐幾人，點幾道菜，點了幾分鐘。餐廳組織規定內場接獲每桌點單後必須在八分鐘內上第一道菜，在二十五分鐘內上完所有的菜——無論總共幾道。這套制度對於客人是體貼的保障，對於師傅就是近乎苛求的約束了。師傅每出一道菜，控菜服務生得將觸控電腦上相應的菜名刪除，表示那菜肴已在死線以前完成，否則便會留下逾時紀錄，伴隨責罰。

餐廳的廚房是這樣一個需要抵抗的場所。抵抗火的燙，水的濕，鍋的重，刀的利。抵抗魚的鱗，蝦的腥，檸檬的酸，洋蔥的辣。抵抗時間的百轉千迴。

下午三點整，餐廳暫時打烊了。眾人窩在店面深處的大包廂用過午餐，各自尋覓舒適的角落歇息去。冬天的日色淡極淡極，像一塊煨得剔透的苦瓜。我蜷在沙發椅上，看白淨的陽光斜斜穿過落地窗，穿過餐桌轉盤上擺設好的玻璃杯，在桌墊紙上散出虹彩。一切忽然靜了，慢了，時間彷彿停止下來。在寒冷的空氣裡，有誰放低聲音說，天氣預報表示台北市區很有降下冰霰的可能。

可是泰式餐廳永遠是熱帶。

空班時間結束，傍晚五點我一踏進菜口，外場經理隨即在領台透過耳麥告訴道：「幫我通知內場經理訂位全接滿了——只剩兩張小桌是空的。」我如實轉達後，師傅們也並無一點訝異，只是擺出很稀鬆很無所謂的表情，一副逆來順受的模樣，倒是我已經隱隱感到「炸菜」的恐怖。我委託跑菜服務生備妥十幾碟月亮蝦餅專用的梅子醬，一碟放一隻小銀匙。太焦慮了，我捏著小銀匙胡亂攪拌那金澄澄的醬，忽然想起從前還當跑菜服務生時，也曾看見控菜服務生拿小銀匙撥弄碟子裡的糖醋黃瓜，薄而圓的小綠片在湯汁裡蕩漾。

菜口的觸控電腦立刻爆滿外場輸入的菜色，同時就有將近百廿道。師傅們風急火急開始烹飪工作，炒菜炸雞烤豬蒸魚燉咖哩，各司其職。他們連環拋出菜肴給我，我亦連環拋出菜肴給跑菜服務生，菜口推門開開闔闔，服務生進進出出，步伐忙忙碌碌匆匆。然而菜色挨次絡繹加點進來，內場實在應付不及，終於超過餐廳組織規定的時限，電腦螢幕上一桌一桌亮起警告菜色逾時的紅燈。

同時有九張桌子的原味月亮蝦餅未曾送上。客人向外場服務生埋怨，服務生向外場經理報告，經理透過耳麥向我催促，我在排油煙機的巨響中扯開嗓門向師傅詢問，師傅只是敷衍答道：「還要再十五分鐘喔。」平日與師傅呼朋引伴，無非希望這種時候他們賞個臉，可惜我的面子到底不夠大。然而，這些原味月亮蝦餅早在半小時前就該出爐的，這會兒再等十五分鐘，客人哪裡受得了，外場紛紛傳來退菜的指示，一塊月亮兩塊月亮三塊月亮取消了。好不容易炸出兩塊月亮蝦餅，都是檸檬香茅口味，我知道是師傅故意將原味壓至稍後，不讓外場翻桌——反正逾時都逾時

了。是有這種事情的，來自別間分店的支援服務生曾說，週末餐廳滿座，他們家的師傅扣著全部蝦煲遲遲不出，以免客人太快吃飽喝足，又換下組客人進來填補空桌——反正趕在二十五分鐘內出完就好了。我不知道師傅們此舉算是自衛或反擊，然而無論哪一種皆是可悲哀的。

俄延多時，剩下六塊原味月亮蝦餅終於出爐，我親自小心送至外場，那三桌原已割捨月亮的客人看見別桌竟有，統統又把月亮點了回來。

站在菜口這火線，站在內場與外場的中間，我明確感到內外雙方的鬥法。外場的使命是盡量提升業績，內場的使命是盡速完成菜色，然而這兩項任務其實是相互抵觸的。外場為了拉抬業績，逛客愈多，點菜愈多，內場愈不可能在時限裡出菜，客人久候不耐，長此以往，外場的業績也將愈差。這是餐廳組織內建的矛盾，卻不知不覺成為內場與外場的矛盾。然而，內場師傅並非總是被動回應外場的需求，內場師傅自有他們抵抗的策略，這晚廚房當機似地當菜，就是為了促使組織高層正視電腦留存的逾時紀錄，表達對於制度的不滿。只是我也明白了，在餐廳組織裡對抗制度，這事常常演變成組織成員之間的對抗。內場發憤當菜，終究得由外場處理紛繁的投訴案件，向客人賠罪。在餐廳裡，吃飯之人是求生，造飯之人也是求生。如此的倥傯，應是餐廳勞動的本質。

餐廳工作總是要赴湯蹈火的。許多人都待不久長，又或者，待得太久太久了，終究還是選擇離開，另起爐灶。

每逢有人離職，餐廳的廚房又成為另一種清涼戰場。譬如那次，送走我們的領班小姐。打烊之際，師傅已經設下陷阱，那領班被誘騙進廚房，整個人掉進蓄滿冰水的大桶子裡，渾身西裝濕透冷透，又給噴了滿臉刮鬍泡。她驚聲尖叫，不甘示弱，雙手沾了團團的刮鬍泡就要四處尋仇，見誰抹誰，整間餐廳上演大逃殺。她再度進了廚房，師傅擒起水管瞄準她，她也執起洗碗的蓮蓬頭，雙方對峙打起水仗，漫天落下滂沱大雨，笑聲淅瀝淅瀝飛濺。

那一晚恰好輪到我站菜口，負責這裡最後的灑掃，心裡實在煩惱地上泡沫拖不完怎麼辦，受潮的碗盤又匙擦不完又該怎麼辦，一邊為難著，一邊也遭遇泡沫與水花的波及，大叫大笑躲進內場的流理台，蹲下尋覓掩護，頭頂就是蒸魚的設備。這樣的贈別大約是永生難忘的。

這樣胡鬧歡送的夜晚還有好幾回。我總是偷偷落淚，因為又失去並肩作戰的伙伴，可是身為一個服務生，我最該明白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

*

〈洗事〉

手機叮叮噹噹響起來的時候，門外的洗衣機也剛好咚地一聲停止運轉。我翻個身，看群組裡仍在加班的同事傳來一排簡報和貼圖。

前幾週趕出來的報告被退回了。會議上，有大半討論圍繞在簡報第三頁，男女主角的星座血型設定。其他組編劇提出：「如果男主角是A型天秤座，根本不會對女主角動心。」

A型天秤座，那是怎樣的性格？我靜靜聽著同事細數每一星座的特質，好像更不懂了。如果流著不同型的血液，如果早生幾天，我就會因此說服不了你嗎？

和其他編劇碰面之前，我曾以為團隊裡全是編劇新手。面試的時候我把作品印給製作人看，裡頭甚至連一篇劇本都沒有，他是因為什麼原因挑選我加入？首次會面，他說我們公司要製作一齣情境喜劇，這個社會太沉悶了。

常錄影到深夜的同事日子也過得很沉，聚餐的時候她說起好幾次深夜歸家，將堆積成山的髒衣服丟進洗衣機，按了開關後倒頭就睡，隔日慌張出門，壓根忘記晾曬的事，再次想起來的時候已經經過一個日夜，只得重洗一次。「來來回回洗了三次，衣服竟然被洗破了。」她一臉不可思議。一個圓桶型，沒有任何爪子尖銳物的機具，竟然能有這般撕裂的力道。

租屋處裡的洗衣機，放置在走廊底端的陽台，即使我的房間和它之間，還有層層輕薄夾板隔成的許多房間，它仍然以聲音驅近，每晚隔著門板發出擊打的悶響。

我提著洗衣籃去陽台，將糾結成一團的衣服搬回房間，邊拆著衣服結，邊按下電腦電源，準備和同組組員開線上會議。前幾天主管說劇本的理想設定，是一對新婚夫妻的家常故事，但我們團隊裡甚至沒有人經歷過婚姻，那就像一個從來不下廚的人要編寫一本食譜那麼困難。

到職前的編劇課上，隔壁的女大學生舉手發問：「我想寫一個貴婦的故事，但沒有嫁入豪門，該怎麼寫？」全班同學都笑了，當時我對編劇這職業滿是幻想：午後提筆電出門，找一處日光溫煦的角落寫稿，即使稿債高築，仍有餘裕好好地吃一份正餐。然而現實卻是，晚上消夜時間，我們一行人在速食店會合，先派一個人上樓占位子，其他人排長長的隊伍，點一份能一邊吃一邊使用電腦的簡單餐點。速食店二樓坐滿自習的高中生，遠看像圖書館的光景，一走進，卻覆蓋一層香酥氣味。

餓了一整日，我們個個吃得滿手生香，等到談起正事，卻進入飯飽人痴的恍惚狀態，互相僵持消耗著。一會兒垂目思考，一會兒結結巴巴地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有時終於生出有趣的點子，卻發現難以執行，或不符合電視劇的架構。

繆思會出入這種人聲嘈雜，毫無文藝氣息的地方嗎？我們陷在座位中，好不容易告一段落，立刻搭捷運四散，回租屋處盥洗更衣，再繼續線上會議。

回租屋處後最要緊的事，是抱著裝滿盥洗用品的臉盆到浴室前占位排隊，浴室門口的長條沙發上，排滿各色塑料臉盆。臉盆等同於滷味攤的菜籃，可以充作排列順序的號碼牌，一人一盆，全員到齊才能進入。沒有排到浴室的人，趕緊去蒐羅髒衣服，或許還來得及在另一列洗衣機的隊伍中安個位。

臉盆卡位後仍不能鬆懈，需要時時刻刻留意浴室裡的人出來了沒有，有時一不注意，錯過了時間，後面一位立刻插隊溜進去，鬧得雙方不愉快。後來幾個謹慎的室友學會在長廊間聽聞水聲，快要輪替到時，就坐在門口的沙發上滑手機等待。

有時我會想，這麼細瑣的家常事，值得每晚這樣氣急攻心去計量嗎？然而聽見浴室門一開、洗衣機台一響，我仍又奔走去了。十餘個人共用一個空間，一個機台，暗地裡不免有太多種生活習癖勾結在一起。

我常趁著洗澡的時候將內衣褲丟在腳邊的盆子浸泡，等洗完頭髮身體，再從雪白的泡沫中撈出布料刷洗。此時是奔波後的偷閒時刻，在隱蔽狹窄的浴室裡，撈出一條沾了月信的內褲，也能結結實實地搓洗、擰壓，一陣子後水色轉紅，浴室裡的雲霓隱約瀰散著血的氣味。

已經忘記初次手洗內褲是什麼時候的事，只記得它占去我整個青春期中，許多個上學遲到的清晨——早過了應當出門的時刻，我仍然鎖在浴室裡搓洗髒汙，一邊咬牙切齒地回應著父母的催促。為什麼這些時刻特別難以啟齒呢？或許是布面上的痕跡洩漏了我不願面對的成長。

將內褲擰乾之後，還要排長長的隊伍等待脫水，若時間太晚，只能徒手擰乾，直接晾起。某次午夜我將衣服丟進洗衣機，鄰近陽台的房客立刻衝出來拔插頭以示抗議。

晾衣服的区域恆常客滿著，布料長長垂掛，要靠近洗衣機得彎腰欠身地走，否則便像走過一張簾子一樣地刷頭頂。有幾件衣物長年掛在陽台，經過風吹日曬，纖維鬆脫得像一張薄脆的紙，版型塌陷斷裂。它們的主人去哪了？我問了隔壁的室友，衣服是妳的嗎，她看著衣服頓了頓，說應該是前幾任房客遺留下來的。

洗衣機旁仍有兩桶衣物等待著清洗，我將一盆濕淋淋的內衣褲排在最末端。機台縮在角落發出低鳴聲，即將解體一般地搖晃，表面都是斑駁的刮痕。當初設計者為什麼要嵌一片透明的玻璃在蓋子上？真的會有人拉長脖子，觀測裡頭的水渦嗎？

●

工作以後，房間桌子上多了一張紙條，提醒自己每個早晨夜晚要登入公司網頁打卡上下班。每一週，編劇只進公司一到兩天，其餘時間幾乎是相約在外頭或線上開會。

久未碰面的朋友聽到這樣的工作模式滿是羨慕。她是節目部的助理，終日轉來轉去尋找道具，像生活裡永遠丟失一件物品。偶爾錄完影，錯過公車捷運的末班車，只能騎腳踏車回家。好幾次我在半睡半醒中接起她的電話，「巷子裡好暗，你繼續說話，出點聲音。」她將手機開擴音，放在腳踏車前面的籃子裡，於是整條街都會聽見我們一掠而過的笑語。

後來某次她說做不下去了，吶吶地說，「我的房間好像被公司占用了。」我只是安靜聽著，知道隔天她依然會去上班。

那陣子我們團隊的每一餐飯、電腦手機，也像是與工作共用，私人的部分全與公事交纏在一起。群組裡累積好幾份同事回收來的婚姻問卷，幾乎都是在會議中報告過，再被主管退回的。我們分頭進行更多的田野調查，看一部又一部美國喜劇，卻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編寫劇本的進度仍然維持著零。

某一日我在開會途中，收到朋友傳來的訊息，說人力銀行的網站上，仍然刊登著編劇團隊徵人的消息，這個團隊會擴編到什麼地步呢？後來主管提到這齣劇是台灣少有的生活情境喜劇，只要成功了，會有更大的市場要求和編劇們合作。我卻滿腦子想，再寫不出令人滿意的劇本，就會被替換了嗎？

●

開會隔天，把沾了汗漬的毯子拿去清洗，卻發現洗衣機咕嚕咕嚕發出奇怪的聲響，是排水功能壞了嗎？它愈轉愈慢，到最後幾乎是不排水地空轉著，前一個室友洗的衣服全濕淋淋地浸泡在水窪裡，她只好將衣服一件一件徒手擰乾、張掛。水珠沿著衣角滴落，整個陽台滴滴答答地下起細雨。

我只好出門，抱著一籃子的髒衣服和一把硬幣到樓下二十四小時的洗衣房，排隊等空的機台。

有人在洗衣機的蓋子上貼了故障告示，仍有室友不死心地將少量衣服丟進洗衣機。他按了電源鍵之後，機台掙扎著搖晃，接著燈號閃爍熄滅，無法接收任何指令，最後只能將插頭拔除。

比較勤勞的室友開始手洗每一件衣服。每個晚上，流理台邊擠滿了待洗的一盆盆衣物，他們將領口袖口噴上衣領精，再從櫃子裡取出洗衣板、蘇打粉、白醋和各式軟刷，複雜而精密地洗滌起來。

我的手機仍然在每一晚震動著，時不時螢幕就忽然亮起來，是同事們想到了新點子，或有一份簡報傳進來。有時在房間，有時在洗衣房，我斷斷續續地回覆、查收，有時零碎到忘記我們最初要編的是一齣喜劇。

某日開會回來，長廊底端傳來洗衣機運轉的聲音。是終於修復了嗎？恰好從浴室出來的室友說，舊的機台底盤齒輪已經磨平了，房東不願意修，直接替換新的了。

啊，是什麼時候不知不覺磨平了呢，新洗衣機的蓋子上也有大片的玻璃，我伸長脖子一看，只見到水中載浮載沉的衣服，與自己的倒影。

*

〈出張〉

懂事以來父親不在家早已是常態。

「出張」，母親慣以日文外來語來統括這類事例。又是公務在身頑張る，「也好。」我總在心裡微微的滯悶與空白之後，用北京話如此兩個輕挑著尾音的三聲字，在腹內回應她那以台語梗塞鼻音作結、嫋嫋揚起又欸然消滅的餘韻。也好吧，與嚴肅又頑固的父親能交會的語句本就不多，我原就不是個認真的讀冊人，與他成長時代被教和音的先生定義下的「勉強のぎらいな生徒」必然不同，我私忖，他也不是，成長他的背景裡，恐怕那樣的秀異生徒，他一個也不可能相識，更遑論真的目睹正勉強的實況，他僅可能張望到那些人離開書桌之後，換到另一張油上紅或黑褐色半透亮木漆，用沉厚象徵出官勢，更大的辦公桌後，吸菸或喝茶，午後三點就不再翻閱公文夾卷，那般優游身輕的形影，那些人沒有名字卻都有一個「長」字稱謂，在他口中，從省農林廳到他處裡的任一課，從森林系到與活樹死材全無一絲關

涉的莫名的系所畢業，在他口中反正都是長，都有一方小而狹的官印可以核定，派遣他這個也非森林系所出身的約聘人員，僅會開車的司機，到任一處轄下的山林裡，去出張。

他是日治公學校卒業，與在終戰後習過粗淺漢文與基本北京國語文的母親，縱然識得大半的字，學力隔閡，他倆從不檢查我的功課，只在意放學後的我是否在一定時程內仍舊保持著端奉書本的身段而已，即使書本不等同課本，他必然將大辦公桌後輕閒的身影與來日的我應有的姿態重疊一起想像了。他不在，於是期待的畫面就交付給母親，出張的他或者體貼不到，母親竟日兩頭忙於家事與雜貨店裡的零星交關，我即能終夜地投注在荒於嬉的雜事之中，或與屢屢無端襲來、籠罩我的龐大而微絲般的孤獨感，進行著無終始的抗衡。

只是，我偶爾還是從湮沒我的空虛裡抬頭換口氣，想起出張的他去哪了呢？母親回的答案除了冬日季節限定的火燒山打火勤務外，隸屬埔里林管處駐在台中總處的他，大多是回埔里工作站去了。那站在埔里中山路上，不甚堅牢的鐵柵門後兩排杉木或是肖楠森森地夾靠碎石與黃泥路，我曾坐上父親的車窸窣索索軋壓過這一段，似乎模仿自遠山上人造林林道的路面；有時，我猜想得到，工作站內他僅短暫停處，又窸窣窸窣碾過碎石，往母親口中其他的答案去處了，台 14 甲線的霧社、翠峰、鳶峰、合歡山乃至大禹嶺到梨山有可能，或者往國姓，我知道水長流與另側的魚池或更在山另側的溪頭都有苗圃，有時當然更遠些，到充滿原民語、假名直譯而成的不成義的迢遙山名。這一切，母親只是攏統地說出出張去了，當時的我未再多詳細盤問，也許就只因本國地理不考，也許因為父親終將會回來。

他會回來，但往往僅趕得上已涼的飯菜；有時會提早，晚餐前，帶回陪長字輩人物開會發得的便當，母親留給我，因為盒裡菜肴總比她日常手藝難得，他不吃，待我放學慢慢閒晃回家後，他早已一人安靜地用完餐，軟爛的絲瓜配下開水泡飯。這是另一種出張形式，於我卻更鮮明有滋味些，我躲著他揭開飯盒，不會細問味覺鮮明的來歷，他也不開口，留我自己在廚房咀嚼著少年時期敏感的自尊。

後來父親不必開車，繳回了林務局配發他的大型四驅吉普車，不上山了，開始蒼老。他回家了，卻換我鎖上房門，開始有意識而無意義地遍走許多處山林。彷彿尋找什麼，我可以幾小時在林深處開著車，除了寂寞什麼也不想起，或在陌生的小村外停車，吸菸，抬頭見到標示，突然閃逝母親曾經交代的地名，才知道，原來他來過，出張的時候。

一種恍然醒悟，我似乎找到一片拼圖，關於年幼與少年階段，生命的斷片，在此時此處，在日暮的昏濛或是午後雨中，無預警地遭遇。

原來，他來過，在某次我回家時遠遠沒望到吉普車停放門口的那一晚。

我是為了這個地名來的嗎？尋繹不出更適切的答案，我反問，為什麼？

為什麼？回憶起年幼時的我心裡那般微微的滯悶與空白，一種快快不得紓解、沉默的缺憾，其中沒有音聲、沒有嗅息，僅有的剩一種凝視。在那些無甚言語，連錯肩交會都少的日子裡，我能憶起的僅餘一種凝視。

循了視線回望，他已經開始蒼老，坐在客廳裡側一張皮單椅上，有時兩肘支膝，或是右臂橫關著扶手托了頤，那是退休後更加安靜的他，而這頭青壯已然在謀生的我，隔著長玻璃几在最遠邊的軟凳上，無賴的午后，母親在看戲或輕輕叨唱一首日語歌，雙手在熨斗與熨馬間妥貼順服著一件長袖襯衫，無賴的沉悶裡，我點菸，走近去遞他一支，再斜移過長玻璃几，再坐下，時時的餘光，就瞟見他的眼色定定拿我望著。戲文在走，主角的歡欣悲苦在流續，她認知的ひばり、我知曉的美空雲雀的調子在叨唱，這些父親從不感興趣（除了年輕時跳過交際舞，肝病前關於酒的酣樂，與偶爾的牌局，我不記得他曾經明亮地享有其他的趣味），就是望著，不離不即，不深邃也不明亮，不急切也不渙失，灰灰黢黢地，穿過兩處煙霧，安靜而平凡地望向低頭逃避的我。始終我沒回應過他的眼神，無論是以同樣的注目相迎，或是言語。我與他，注定是沉默的子與父。

這般沉默的關係，大約偶有兩種冰釋的例外：一是有酒的集會，而且只限定一小家人的席裡，我們這絕少外筵的人家，僅有的機會大約就圍爐夜了。他肝病晚期早不能飲，酒精能催化的唯只有我，與我的勇氣與話量。他是老公務機構下的政治認同，思辨得不深卻堅確難易，但這種氛圍底，禁忌也少了，他多少能笑意地聽些對立的異色言論，或者真是因為歡愉的年節使然，或者因為這最小的、寡言的兒子終於開口。

然而交集最多，談資最無盡的，還是路。

哥哥們也在，四人的總里程數輕易地過百萬里，於是去過哪、經過哪，距離、速度、遲緩、遠近、顛夷，乃至道路的接駁、土產與滋味、行伴、天候，至於地名，總在日語、北京話與土談俗名間核對、澄清。父親腦海裡的地圖是舊式的，不識許多新闢馬路，話頭由我說「你走過某路嗎」開啟，通常他先是講、接著問、然後傾聽、至末則剩餘微笑。

另種例外，則是我遠行歸來時。每回旅行，他會先透過母親來探聽我的去向，路程若只遠還好，若是需上山開車周折，母親會轉遞來他的異議：何必呢？一、兩日後，口訊換做：不妥吧，危險。回復沉默的我不點頭也不搖頭；直到出發之際，母

親倚著門叮囑小心，他則仍在靠裡的皮沙發上，不發言語地鐵青臉色。每晚履行應允的平安回報時，母親又傳達他無聲的示令：你爸爸說，那條路不要去！雖然，大半我都還是寬了心去了。盤算著，至多是在他跟前不提就罷了。只是，我不免仍舊講的。時常是旅程的尾聲，只要尚未至凌晨，他會推拖地不睡，候著，或者隔幾日，在另一場各自盤守客廳兩端的無聲闕默裡，他似乎候著，有莫名信心地，我將會向他核實一處山林、一個地名，一條路。

他從未顯過不高興，儘管我違忤了他。甚至有點難掩的歡喜，當我拼湊出一處山林的樣貌，描述一個地名，點線成面，鋪成一條山路通向他時。

猶如讓記憶領著循著路行，他起身走向配發他、忠實他的吉普車，噗噗噗，旋動引擎，山雀驚起，夏蟬的啁唱一時俱滅，隨後不辨遠近的一隻又開始試探地鼓舞，終於又鳴動整片林野，他駕動車，迎面而來是春日的山櫻、秋初的莢芒，風起時迷塵瀰天，冬深時雪鏈正一顛一簸履上殘冰，白晝時泥濘的膠輪滑過山泉溢滿的路面，夜晚時看遠燈撲撲打亮彎處一柄凸面鏡的寂寥。

他會不會行得太深？

我喚他。

有時他沒即刻回答，像陷入回憶裡流連著，那裡電桿還是柳杉的身，總統牌是高檔的菸，而前一晚黃酒的乏人口感仍讓他抱怨未休。「你去過嗎？」我問。他在那一端拉起他喚叫ブレーキ的煞車，回頭望向我，招手，引我到眼中盈綠堆翠，而我望去卻是已經綢黃一片的黑白山林前，在他瞳裡，我原以為會見到山嵐翻飛，陽光正穿透了竹林，沒意料，他只是定定地瞅著我，示意我不該蹲在碎石的路肩，不妥，危險！換至傍山的溝旁，他開始要說汨汨湧來的，關於去過的細瑣的事。

後來，他沒說完就走了。最後一回，是在大暑的昆陽，我從崖側的水泥墩上扶他下來，他還未說滿奇萊連峰的名字，我說，下次帶你到新建的松雪樓，他點點頭。之所以當日未過武嶺，因為他說，午後的合歡山路，危險。他沒說完，後來也來不及說完。我的遺憾是從未曾問他，那些出張的日子，究竟他都去了哪裡？那些年幼時的午夜，或是圍爐晚上空他一副的碗筷，那些平凡的晚飯已然騰騰就緒的日子，他到底去了哪裡？

父親離去以後，我依然習慣在山林裡游走，但是唯一諮訪的對象剩母親，每當我走回一條路，問她：霧社右轉到哪裡？她說後萬大。

不去的話，再直走呢？親愛。

再走呢？さくら桜部。

我說不是，那是春陽，往廬山，是另一條路。

現在換她老了，提起山間的路，她只浸淫在兒時逃難的回憶中。母親在她二十四歲那年隨了司機父親下陡峭的碎石路，離開令她抑鬱的霧社山村，逐漸對於山路的回憶淡了。或者說，僅剩兒時讓她願意元氣地反省。她是有個小學同學赤足越過獵徑，那麼多頁岩的裂面、蒺藜與含羞草，到桜部回說萬大部來襲，然後她也跟著逃離奔跑，小學內緊急鐘聲響起，老師在校門前叮囑不同部落的小孩回到不同的部落，他們沒說的是不同部落的大人即將要把不同兩字，一次地徹底快意染紅。母親只浸淫在這般的回憶裡，回憶裡長刀與矛在草叢尖上閃映著日光，青蚊盤旋了數日，而不同部落的小朋友也早已不相言語了數日。她記得母親這幾晚將浮滿青蚊的臉盆水倒了幾回，她記得那盆水本來置在燈下是為了引誘大水蟻，這幾晚卻是滿滿的小青蚊，像揉細的翠草梗，她記得，母親說過，高砂要出草前這青蚊會先滿天地飛。所以她也跑，忘了自己不是部落的小孩，只記憶了恐懼。

但我喜歡聽母親說さくらの語調，揉著和與高砂的氣息。

你知道萬豐嗎？知道。

你知道武界嗎？

有個水壩？

她終於想起來。那是碧湖，萬大水庫再往下，攔的是濁水溪水。

記得啊，你爸爸帶我去過。

是啊，爸爸去過了，我也去過。

那在前日，雨停的午後，在水壩前的山路上，我與年輕的父親再次相逢。

*

〈鯨落〉

回家的那一天，天氣很晴朗，陽光彷彿毫不吝嗇，傾落而下，整座蒼穹被染成漂亮的靛藍色。

照慣例，母親沒有來車站接我。她獨身一人，從印尼嫁來台灣這個荒僻孤遠的小鎮——她向我描述過，出嫁前，以為會嫁到一個先進富裕的大城市，沒想到除了柏油路與路燈和水泥房子，強過她故鄉的泥巴路跟吊腳樓以外，竟會是這麼個始料未及的小鎮。

母親遷就著父親，遵循著她在故鄉時溫柔勤儉的生活習慣，她是長女，總要替家族承擔點什麼，替我從未謀面的舅舅們深謀遠慮。在鄉下，女人總是可以那麼輕易被犧牲。論及犧牲，她臉上沒有什麼表情，語氣裡亦沒有，好像在談論普通的天氣一樣，絲毫不以自己的犧牲為忤。

所以嫁到這裡，不過就是換了個地方蹲而已吧。我經常這樣想。

母親日常的生活，就在家裡、菜園、雜貨店、最遠會去菜市場買菜。總是趿著一雙透明果凍色浴室防滑拖鞋，咔啦咔啦地走過鎮上最大那條街，走進菜市場。她出門時不喜歡帶著我，總是一個人，沉默地在菜園工作，缺了什麼，要嘛是自己去買，要嘛從口袋掏出一張揉得軟皺的粉紅色百元鈔給我，讓我替她跑腿。我印象中，從來沒有母子一起上街買東西的畫面或者記憶。母親的國語不太靈光，即使是天天要外出，依然也只有學會了最基本的那幾個句子。

我的右手小指，因為出生時在產道被擠壓到，或者本來先天就發育不良，總之它永久地麻痺。拿筆寫字的時候，小指麻痺的缺失巧妙地顯示出來——它既不會全面地干擾到握筆，但是筆桿靠在中指上，隔著無名指，傳來指揮不動的小指。像右手缺失了一部份，我的字跡因此微微地歪斜，不說的話，是看不出來的。

我很在意這件事，所以特別勤勞地練習寫硬筆字。因為我經常聽見別人私下談論母親，「那個外勞仔」。於是我更加認真練習寫字，老師因此稱讚我，把教室日誌都給我寫，每個學期都是。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寫字時小指無力地被手掌拖動，身不由己地隨著其他四隻手指工作。我知道我的某部分，已經死去、見不得人的那一部分，可以很好地被隱藏起來——透過勤勉和認真，就像努力讀書，別人就不會叫我「外勞仔的囡仔」。

幸好我麻痺的不是食指，或者中指。我經常這樣想著，不知道是慶幸，還是其實只是因為不能怨恨母親，所以只好找個理由安慰自己——其實我一直很在意吧。小指隨著年紀漸長，漸漸地在外形上和其他手指有了區隔，它比較小，一眼就看得出

來，還帶著一點僵硬的弧度。我不能驅使它，它總是以一種任性的弧度彎曲著。我的字跡愈來愈漂亮，很多老師都稱讚我的字比大人的還漂亮。

要比大人的字漂亮，真的太簡單了。鄉下地方的大人，學歷都不高，很多人只有小學畢業，他們的字好醜，像小學生那樣醜。每天我替老師收聯絡簿時，翻開到老師要批閱的那一面疊起來，那些「陳」、「李」、「林」、「王」，歪歪醜醜的，比起他們的小孩的字，根本沒有厲害到哪裡去。偶爾有幾個，家裡是公務人員的，家長簽的字就會好漂亮，端正飄逸的楷書，一筆一豎結尾還帶著上勾，牽絲拖到下一畫。我經常會幻想，他們就是我的父母。

母親的國字就跟我同學們的字一樣，既醜又幼稚，活像小學沒畢業的人——她好像也只有小學學歷。我小心地撕下作業簿上的白紙，把別人家長端正的字跡給臨摹下來，回家以後，在日曆紙的背面練習，模仿那種運筆的方式，每一畫勾起來都帶著成熟的味道。我們的字跡好相似呢。我是不是他們的小孩？

我的聯絡簿裡，經常寫滿老師的朱批，大部分都是稱讚我的。可惜母親看不懂，父親，更不會看。

父親喜歡在晚飯後酗酒——我不知道他那樣到底算不算酗酒，因為他的酒量極差，一瓶 330ml 的啤酒，就可以醉得找不到方向。我是該感謝上天的吧？父親量淺，一個晚上的酒錢要不了多少，他喜歡在家裡獨飲，假如出去和朋友吃飯，通常是醉到被扛回來。父親雖然酗酒，但說實話，也沒給家裡經濟造成什麼困擾，他隔日都能準時起床上班，什麼都沒耽誤到。

通常吃過晚餐，母親會趿上她那雙透明果凍色拖鞋，去替父親買一些鹹酥雞或滷味給他下酒。我會自己安靜地去寫作業，知道不要打擾父親一個人和啤酒的約會——父親喝醉了，不喜歡人家吵，小時候我拿過聯絡簿給父親簽名，換來好幾個巴掌跟一頓破口大罵。挨打過的隔天早上，父親沒事人一般照常起身，見了我還給我一百塊早餐錢。我不知道要親近他還是要畏懼他。

後來我知道了，吃飽飯就回房間寫作業，把夜晚留給父親跟他的啤酒。

但是母親躲不掉。鄉下人對她這類外來者，總有許多憑空聽來的想像和謠言，父親統統都聽進去耳朵裡。所以父親嚴厲地限制母親的行動，連代步的腳踏車都不肯給母親，也禁止母親和娘家有過多非必要性的往來。台灣人總認為外籍新娘是來台灣想辦法撈錢送回娘家的。父親似乎也這樣以為，儘管母親已經夠伏低做小，幾乎卑微地貼在泥土上，依然無法打消夫家、鄰里對她那種沒來由的猜忌。父親喝醉以後，經常會對著母親叫囂，手腳揮舞著，大概是在責怪母親害他成為街坊茶餘的談

資。偶爾我隔天起床要上學的時候，看到母親起了個大早在忙著餵雞，眼角有絲絲瘀血。我心中雪亮。

以我對家族、父親淺薄的了解與認知，我不懂父親每晚買醉的理由與動機，因為似乎沒有什麼值得讓他如此失意的事情。他普通的小鎮人生裡，從出生到長大，沒有經歷過什麼至親的垂敗或者家道中落。我大概能懂父親對母親那種沒來由的刻薄與惡待，起因於街坊鄰居對外籍新娘的流言蜚語，令他倍感蒙羞，所以他緩慢地惡待母親，刻意地限制母親的行動，她的生活範圍——拔光一隻雞的羽毛，然後圈養在極小的惡地裡，看看這個可憐的生物能夠忍耐到什麼極限。

除了母親以外，我也被父親冷淡地對待。我不知道應該要親近他還是疏遠他。我在學校良好的表現沒有引來他絲毫注意力，我知道鄉下人喜歡比來比去，所以更努力在課業上力爭上游，很確定，我在學校的表現會經由別人的大嘴巴傳進父親的耳朵裡——但是他始終無動於衷。我故意考差過，希望他主動過來罵我一頓，至少那也算是一種關注。

但是父親沒有。我趁晚餐還沒開動前，主動遞上考得很差的成績單給他簽名，他看也不看一眼，扔在旁邊，吃過晚餐，繼續喝他的酒。

可是我只有父親能親近了。如果不親近父親，我又該親近誰呢？

我忍受不了伴隨母親身分而來的指指點點，更暗恨她生了一個小小的殘疾給我。母親對我同樣淡漠，比起父親來，並沒有多出一絲溫度。她只有日常的洗衣打掃做飯，達成溫飽我的最低標準。簽父親拒絕簽的學校成績單、回條，在我提出需求的時候帶我去買東西。她安靜沉默得像一個機器人，忠誠地執行她被賦予的任務。我們大概彼此清楚我們並沒有互相喜歡——我拒絕親近她的原生背景，她應該也討厭我酷似父親的臉。

父親就坐在那盞水銀燈下喝酒，夜夜如此。

他什麼都沒有做，卻牢牢地扼住周圍一切。母親被他踩在地上，我隔著距離看他，卻永遠觸碰不到。這個家，安靜得像一場緩慢而巨大的死亡。

母親是裡頭深陷的蒼蠅，早就放棄了掙扎。

我不一樣，我還可以飛走，遠遠地逃開。我的成績很好，就算父親母親從來不在乎過，但是至少收穫了老師關注的眼光、其他大人的稱讚。這麼努力想遮掩自己的缺點，也的確成功地成為了一個什麼。老師常在聯絡簿誇我孝順懂事，把教室日誌給

我寫，習作讓我批改，成績讓我登記。或許學業上的成就，是我能斬斷這一切的動力。街坊談到我，不會把我跟連國語都講不好的母親連結起來，只會說「那個全校第一的」。

高中我就靠著好成績拿獎學金離開家裡了。這麼多年努力扮演的角色，竟然還有讓我提早離家的附加價值。我沒什麼慶幸，到了人群裡面依然害怕及自卑，怕有人察覺我的殘缺——不管是我的手指還是我的內心。

我經常覺得自己很頑強，父母親對我幾近遺棄的冷漠，竟然也能這樣地長大。朋友對我的背景一無所知，師長們一樣喜愛我，我像蜚蠊一樣，棲息在陰暗之處，身軀扁平可以塞進任何形狀的縫隙裡，輕易地生存下來。已經這麼多年過去了，我覺得這樣沒什麼，經常對「做自己」之類的心靈雞湯式口號感覺到諷刺及好笑，我這樣的孩子，沒有侈談「做自己」的本錢。

離開家，讓我幾乎忘記了那些陰鷲的往事，我佩服自己不為沒有意義的事情困擾的決絕。我依然以一種幾近刻苦的態度在念書，因為我十分清楚，想要更遠，更遠地離開家裡，只能靠自己去掙一個機會，一個遠走高飛的機會。如果可以的話，我不想回去。不是因為怨恨或者什麼的，我並沒有被如何地惡待。單純只是不知道如何回去，怎樣面對父親與母親。他們把我遠遠地推拒開來，我像在玻璃燈罩外撲騰不止的飛蛾。

父親在我念大學的時候病逝了。聽說重病的時候，母親仍然在病榻旁照顧他。母親的一生都在奉獻及犧牲，或許是從我未曾謀面的外婆身上得來的習慣，一家子食指浩繁的男人總仰望著女人去奉獻點什麼，然後交換點什麼，苟延殘喘下去。母親的奉獻照顧換來街坊鄰居的一致稱讚，我想，對她而言，也許一點意義也沒有，反正她也聽不懂、看不懂那些沒來由的尖銳惡意轉換成什麼帶著憐憫的同情。她不懂，也不需要懂。她被外婆教育得微小卑微，不用管外界的風雨，儘管燃燒自己就是。

我回家奔喪，回家的那一天，天氣很晴朗，陽光彷彿毫不吝嗇，傾落而下，整座蒼穹被染成漂亮的靛藍色。

鯨魚死去的時候，屍體往下沉降到極深的海床上，慢慢開始腐爛，這個過程會持續幾十年，到骨骼完全被分解為止。

我們都在緩步邁向死亡。我一出生，就有一部分已經死去。母親嫁來台灣，異國婚姻更毋寧是場緩慢的死亡。我們一起在這個淡漠空洞的家裡共同慢慢死去，不是立即的死亡，而是像鯨落一般，在不見天日的某處，沉默地慢慢分解。

母親沒有出來迎接我。靈堂已經設置起來，供親朋弔唁。母親盡責地扮演未亡人的角色，沉默地摺著紙蓮花的花瓣，等到摺夠了，便拿橡皮筋束起來，反摺起來，掰成一片一片的蓮瓣。父親至死，都要母親打點照料，他的影響未曾遠離。

我站著看了一會，坐在小方桌的板凳上，拿起印刷的金紙摺起蓮花。紙上繁複細膩地印滿往生淨土大悲咒，卍字環繞著花瓣外圍，印著福祿延壽四字——普願災障惡消除，九轉蓮花收圓台。

*

〈不散〉

傍晚，霧裡含潮，街燈沒有亮起，我覺得很怪。

經過擁有便利商店的十字路口後，一路彎進巷子，空屋旁的那盞，依然沒亮。更怪的是，空屋的門開了，卻內裡無人，一片烏暗。晚風雖然輕吹，但霧散不開，月光又不明，只有流浪貓花花獨坐於屋前，看著我，可我不看牠，注視著敞開的屋內。沒有一點人的氣息。

才突然發現，屋前的那片鐵皮被拆掉了，流氓生前騎的摩托車也被牽至遠處，許是宗廟後花園最近整頓時，順手將其除去，以便工程進行。大概是這樣，也就不知怎麼，鄰里或工人進去過又出來，門卻忘記用鐵絲繫上，於是早已壞朽的門不管一室黝暗，兀自開啟，黑洞般，邊界以內結實地坍塌下去，什麼都無法得知。

包括流氓到底是怎麼死的。

其實是擁有隔間、生活機能完好的一間老舊平房，但是死的時候，屋內家具已寥落無幾，僅剩一張雙人大床，占據了客廳的正中央。地板堆滿酒瓶，帶著開過兩次刀的空胃，就那樣在床上躺了快三天才被人發現，原來已經死了。救護車來時，還以為只是像之前那樣，跑到馬路上齜牙咧嘴指著人車亂罵，因為妨礙交通而又被送進醫院，發生過不少次，於是大家不很在意。結果真的死了。

送到公立火葬場，匆匆做了幾天法事後，便火化了，屋子就此空了下來，無人看管，又經過兩次颱風，簷前鐵皮已然鏽蝕脫落，炎天無有蔭涼，雨日又不能擋雨，一直擺著也只是徒增危險，於世無益，拆了也好。無用的房子，門也索性不關了，開開的，一股濕潮味隱約散出，野貓並不進去，沿著空屋牆壁一路走向燈火人家處。內裡氣氛既不恐怖也無陰森，只是一直無聊乏味地暗著。

我沒有自己的房間，與母親、姊姊同睡一房，房裡窗戶正對著流氓住的地方，所以，應該知道才對。

偏鄉地區，整條路上住的仍多是同宗的遠房親戚，流氓即是其一，十幾年前將老婆小孩打跑後，便圈養了幾隻狗，閒來無事，罵狗打狗。以前尚有幾個友人、女人會來找他，可自從流氓開始自言自語後，也就漸漸絕跡。得了癌，開過刀，偶爾發瘋，工作是再也不能做了，有時來跟父親借錢，買了菸，兩人一左一右坐於廟前板凳上抽菸，母親說難看，深怕別人不知他們遊手好閒似的。

最後的那些時日，總數天不見流氓，房間窗外也甚少傳來罵狗的聲音，才從父親口中得知原來流氓常將錢全數拿去買酒，在家裡喝上好幾日。再出現時，人總見瘦，如此循環，喝著喝著，瘦著瘦著，就沒了。「他是鐵了心要喝到死的。」母親說，酒沒有人是這樣喝法，尤其是一個久病的人。

其實沒有人希望自己活著。他知道嗎？還是因為早就知道，所以才一心求死。反正是沒人在意了，這輩子造的孽也夠多了，死吧。

死吧，於是他便死在兀自佇立的大床，孤獨的島嶼。

迎面颳來一陣風，竟含帶微雨，路燈此時卻亮了，就著光，我直直朝一屋暗室看去，躺過死屍的床自是不在了，狗早被愛心人士牽養至他處，但這鬼地方，也沒有半點陰魂。

母親是相信有的，她認為我們這裡風水不好，祖上未積德，才會瘋的瘋、死的死，於是鎮日念佛，只盼早登極樂世界。早課晚課一次不落，重要節日還得去朝山，跟母親去過幾次，山上多霧，隨著朝拜隊伍三步一跪拜，心中雜然，只覺像是排隊緩步要去送死，便不想再去。

「你們都不去沒關係，反正以後我自己一個人去西方極樂世界就好。」母親生氣了，因為我們都不嚮往極樂，她很失望。也恐懼，平時若不懂念佛積德，我們遲早會跟這條巷子的其他人家一樣落魄離散，所以她長年茹素、勤於佛法，家裡的功德善田全是她一個人種下的，偶爾，她會因為責任太重、壓力過大而爆發開來：「你們都一樣，功德只有我一個人做行嗎？根本不夠，很快就會被你們耗盡了，再不懂得積德，惡報很快就會來了！」

始終都不太理解母親為何對極樂世界如此執著，也不懂我們家到底做過什麼傷天害理之事因而須受惡報，只知母親一生恐懼，唯恐我們家被沾染上詛咒。

陰魂總是不散。雖然我不太清楚所謂陰魂到底在哪裡。

為了減輕母親對極樂的重度嚮往，我盡量滿足她於俗世紅塵的願望。前三名的學業成績、研究所的學歷，考上高考領穩定的公家薪水，毫無掙扎地一頭游進辦公室文化與官僚體系裡，也不談戀愛，因為母親認為愛情都是孽緣牽引而來，到頭皆為一場空，於是我的周圍全是女性朋友，安全一如籠中之鳥。

但是母親依舊不快樂。

父親罹癌，兄姊工作尚不穩定也皆未嫁娶，或許，詛咒仍在，陰魂未散。母親一刻也不得放鬆安心，一下子擔心家人身體，一下子擔心家人工作前途、情場坎坷，但這些家人都不包括我在內。我是無須擔心與在意的，反正自小就是一路平穩乖順的小女兒，不用管，自己就會活得很好。

青春叛逆是何滋味，我不知道。只知庸碌地努力達成母親的每個所願，希望母親於現世裡能感到一點榮耀及眷戀，不要拋下我們，自己一個人去極樂世界。戰戰兢兢，專注於順從之道，不去管錯過多少美麗風景，將自己包起來藏起來，話愈說愈少，往裡、再往裡地將自我塞緊醃漬起來，數十年如一日，就這樣一路來到三十歲，這種既不青春、想老去又會被嫌稚嫩的年歲。站在這個節點，我卻突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又正在往哪裡去，只覺得疲倦。

「我都不知道妳在想什麼。」母親說，不只一次如此抱怨。

都是自己選的，這種不愛自己，也不會有人來愛的生存模式。奶奶在過世前的祝福之語不就早早預言：姊姊是「嫁好尪」，而我是「找到好頭路」、「孝順父母」。未來人生的養分裡是不需要愛的，只要會賺錢、懂得照顧父母即可，就算是沒出息的父親、一心只求極樂世界的母親，也是要孝順他們。奶奶是這麼認為的吧，所以才把我當成工具一般祝福著。

因為不受寵愛的緣故，乖孩子是不會平白無故就有糖可吃的，必須努力取得成績來討人歡心才行。但那麼世故，真令人厭煩。

曾經想模仿姊姊那樣，無論大小事都鉅細靡遺地跟母親一一細說。可當我試著訴說時，母親卻心不在焉，最後總是打斷我的話語、自顧自地說起與我無關的事來，幾次之後，便不再說了。我想我的話一定很無聊，或是內容太平板引不起別人的關注，或者根本，母親對我的事我心所想，本就一點興趣也沒有。總是這樣，既不贊

同我也不反駁我，而是突然說起別的什麼來，偶爾想表達心緒低落，也總被母親以正面思考的話語打住，示意不用再往下說。於是我知道，她其實並不想聽我說話。

她其實也有點恨吧，為何運氣總只降臨在我身上，而不分些給其他兩個孩子？或是父親？

自從奶奶罹癌過世後，流氓也因癌而死，巷口的婆婆中風又患上失智症，最末戶的人家則是害怕這裡治安不好，早早搬離此處，整條巷子在幾年間快速凋零，無人之地荒煙蔓草，只剩下我們與流浪貓仍在據守。到最後，就連父親也得了癌症。

大概是覺得終究敵不過詛咒，母親也慫懶了，不再像以前那樣勤於法會與朝山，也甚少轉到佛教台聽講佛法，反倒開始追著電視古裝劇看，只要閒空，一齣又一齣地點選播放，眼睛、靈魂都隨著劇情的起伏而專注沉溺，就那樣看著，整副身心彷彿能從現世裡脫離出來，什麼報應病痛的，都可以不用再管。但也只是暫時的，電視關了，一下戲，憂煩復來，母親的愁容未減，又更添幾分厭世情懷，人遂顯老了，不散的魂魄與因果輪迴在母親日漸衰頹的眼睛裡也不得不淡薄起來。雖是那樣全心投入劇情，但往往看過即忘，俊男美女哪個是哪個，不太記得，只說那樣的癡情歡愛只會在戲中出現，都是假的，然後又繼續不斷地一齣看過一齣，日日夜夜，什麼都是假的。

極樂世界的事情也很少再提，遠方沒有了想去的路，母親的心思頓失所依，只能依附在虛構世界裡的悲歡離合，那裡悽美燦然，不似現實裡的人生，縱是演盡離合情節，卻無味得很，徒留煩悶憂傷，沒有一絲轉圜。路那麼黯淡，燈又不亮，母親即使念再多佛，凝滯之霧依然散不去。

經濟重擔的位置易主，母親鬆懈下來，很多事情變得拿不定主意，就連買日常用品的牌子也要一一問過，這個家，不知何時，變成我說了算。母親漸漸老得像一個小孩，我也理所當然成為了她人生的倚靠，這個不是最疼、但終究最靠得住的孩子。我開始喜歡裝扮自己，包包衣服鞋子，總不滿足地買了再買，買了又買，穿在身上亮麗好看，覺得開心，但很快地，又不開心了，就再買，再開心，一直循環，無止無盡。其實是因為，不管穿什麼，都很難看。

我長得不是我想要的那個樣子。可是人生至此，已沒有回頭路可走了。

大學時，有次好友談到，她的母親並不希望我們時常膩在一起，因為覺得我的個性陰鬱、又嗜讀思想黑暗的書，怕她也會被我影響，沾染上憂鬱的習慣。當時不覺怎樣，我們繼續是好朋友，她的母親也一直待我極好，我卻神經質地始終記得這件事：她的母親不喜歡我。不明朗的性格，以致時常拘泥於一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事

情只允許在自己心裡暗想，並不說出來，不喜歡讓別人知道，因為害怕別人知道後會更不喜歡我。人生之路堪稱順遂，卻不去看明媚的風景，只喜歡躲在滿室亡靈的空屋，將門門緊，密不透風，全身如怨婦般長出無謂無知的針刺，把全世界的陽光燦爛都刺走，如此安全，簡直萬無一失。

濃霧未散，火燒山的季節來臨，整個視線也只能往更模糊的邊界偏移。騎車沿著墳山，警察拿著指揮棒指揮交通，要我們依循指示繞道而行，山頭右半部已然焦黑，稜線之際尚有餘火，點點灰燼只能迎面而來。祖墳所在的這頭卻是安然無事，墳山入口處的有應公廟，屋簷上竟還裝飾著五彩燈泡，於闇夜裡一明一滅，散發出人工的彩光。奶奶生前最寵父親，連清明掃墓這種事都不讓他去，說是命格嬌貴，沖撞不得，所以都是最孝順的二叔同其他堂兄弟一起去。

印象中，這個祖墳父親只去過一次，還是在奶奶死後才去的，後來因為生病，就更不可能去了，祭祖的義務，自然落到哥哥身上，父親已然從一家之主的位子偏離淡出，真的如奶奶所願，一輩子都是閒人，富貴得很。總會有的，只要有那些拒斥世界、甘於牢籠的乖孩子們在，歲月就會靜好如初，安穩自在，歲歲年年。

風漸停，祖墳依舊穩穩地高踞山頭，可見福澤深厚，母親顯然是多慮了，有乖孩子在，火勢想必很快就會止住。

*

〈男人的手肘〉

「你在幹嘛？又不是小狗。」

也難怪 R 這麼說。我蹲在流理台邊，仰頭望著他手肘。

說這些話時他眼睛眯得很細很細，好像只有水能流進去。

「汪。」我喊。

他笑，小腿靠向我胳膊。炎熱七月夏夜，肌膚黏答答啪搭啪搭相貼又剝離，相貼又剝離，幽微聲響捲進上方流水聲，這才稍稍涼快起來。「涼麵？」我說。不是紅蘿蔔——沒聽到刷子摩擦，猜他正在洗小黃瓜。

「算你猜對了。」

不坦率。我拔他一根腿毛。他罵聲幹。又笑起來。從這邊看，鼻孔好大。

如果是老爸，這樣笑，鼻毛肯定會跑出來。

R 不只一次懷疑自己作弊，困惑我怎麼總能猜中今晚菜色。

這是從小練來的功夫。他不信，以為我打哈哈敷衍。

我跟著笑，不知道他為什麼還不相信相愛的人彼此之間擁有某些感應。

小時候，真的是很小的時候（大概小學一年級不到），便經常站在廚房流理台前看老爸忙活。個頭太矮，什麼也看不到，只能盯著他那堆著圈圈皺褶的手肘。當時單親家庭還不多見——至少在鄉下不多見。即使街坊鄰居私下接耳竊語，大多數人還是選擇遮掩而旁人也就禮貌性迴避話題，彷彿這是椿見不得人的事。

但兩個處不來的人分開，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嗎？

憑什麼結了婚，就必須放棄理應是前提的「愛情」。

話還是別說太滿——說不定在不久的將來，自己也會為了「婚姻」，做出從前意想不到的犧牲。

R 削起紅蘿蔔皮，想起前年六月初到福隆看沙雕曬傷蜷起的皮肉，聽著那乾燥而穩定的削皮聲，我想像著他那雙逐漸被汁液弄成橘紅色的超寫實的手。我不喜歡吃紅蘿蔔，不過自從知道我出現飛蚊症徵狀後，他幾乎每天都會端上一道紅蘿蔔料理：紅蘿蔔炒蛋、日式紅蘿蔔燉肉、洋蔥紅蘿蔔湯、酸梅紅蘿蔔滷排骨……最後甚至還出現——紅蘿蔔蛋糕（令人崩潰），連最期待的飯後甜點也難逃魔掌。如果提前知道沒辦法在家吃晚餐，他就會在晨跑結束後打一壺鳳梨胡蘿蔔汁。「好生。」我抱怨，嘴裡都是渣。他添一匙蜂蜜。我嘲笑他是小熊維尼。

誰教他總叫自己小狗。我記仇。

絞碎那些東西時，他按住蓋子固定的手肘抬得比平時高，整個身體跟著馬達運作聲轟轟震動，一緊一緊頻頻抽搐的肱三頭肌讓他的胳膊看起來格外壯碩。比我還矮的他，此刻像是巨人一樣。包括繃出青筋的腳踝，拉出一條晶亮汗水的小腿肚，還是他逐漸勃起擎起球褲褲襠的陰莖。我可以清楚看見他身體每一處被放大的細節。真誇張——又不是做愛，只是面對一具尾牙抽中的果汁機，就要動用全身肌群來對

付。我忍不住背抵靠流理台邊收納醬油糖鹽的抽屜抿嘴偷笑起來，還得提醒自己避開上頭握把才不至於像之前肩膀被曳刮出一條長如弦月的痕疤。

身體不斷顫抖的 R 不知道的是，和喜歡男人的手肘一樣，之所以厭惡紅蘿蔔，不單單是出於生理上的反感，而是存在生命經歷中更為深層的聯接。

媽的娘家務農，光在西螺便有七、八甲田，和老爸離婚前，每次冬收，總往家裡送來一簍簍紅蘿蔔。由於不耐久放，必須在短時間內消耗完畢才不會浪費，加以媽向來不走敦親睦鄰那套，導致幾乎一天三餐（對，包括早餐）都是紅蘿蔔。小時候比現在有耐心，倒也能心甘情願一口口吃進去。還記得那段廚房堆滿紅蘿蔔的童年，放學回家，進廚房第一件事不是吃點心，而是幫忙削皮。現在回想起來，原來當時是喜歡紅蘿蔔的一那讓自己有更多藉口待在廚房，不若以往，每次踏入廚房，媽便從一團熱氣中疾步竄出叨囑著讓開讓開快出去少在這邊礙事。

後來，或許是娘家和老爸有了齟齬，入冬後不曾收到紅蘿蔔。

不久，媽離開老爸。媽離開後我很高興。為了讓老爸知道自己很高興，我大聲說終於不用再吃紅蘿蔔了。終於不用假裝自己喜歡紅蘿蔔了。

只剩下兩個人的家，老爸自然接管廚房。我永遠記得他做的第一餐：番茄炒蛋、蔥爆蝦仁、蒼蠅頭和青菜豆腐湯——我被老爸的廚藝嚇了一跳。比媽還好。他說早年隻身一人在外求學，為了省錢和分租的朋友們學了幾道菜。「好久沒做了，居然還記得。」直到現在印象依然深刻的原因，不僅僅是味道。從那餐開始，我對男人的手肘有一種近乎迷戀的執著。

視線時暗時明，在頭頂上晃動的男人的手肘，擺動掀起的風比女人更強，長條狀肌肉一束一束跟著跳動。那年紀，還不知道什麼叫做「肌肉」，卻已經定定注視每當一使勁手臂肌肉彼此推擠那道像是用刀子劃割一樣筆直又深刻的線條。把汗水夾進去的線條讓肌膚鑲了銀邊似的發亮宛如從峽谷間穿過的河流映現幽光。

「高麗菜。」

「猜對了。」

「豬肉。」

「猜對了。」

「高麗菜炒肉片！」

「猜對了。」

高麗菜切起來的聲音比其他青菜脆亮，有一種新鮮清爽的感覺。至於豬肉片，為了讓口感嫩一些，老爸習慣先打過水。肉片打水的聲音濕潤中透著黏膩，聽久耳朵會癢癢的。

「蒜頭。」拍扁後褪去皮膜。

「三層肉。」運刀緩慢細膩，每次手肘向外揚展開來都帶著欲拒還迎的細微黏沾。

「蒜泥白肉！」

「猜對了。」

從那時起，只要老爸下廚，我就會站在流理台前盯著那雙做為胳膊軸心的手肘，揣想在自己即使踮起腳尖也望不到的上頭正發生什麼。

「豆腐！」我興奮喊。

老爸似乎被我突然放大的音量怔住，手頓時停下，手肘四周牽扯著的肌肉鬆開，重心稍稍放低了些。

「猜對了。」回答蘊含笑意，大概是想說——這樣你也猜得到？

他握緊刀柄，繼續切起豆腐。

始終沒有告訴老爸這個祕密——其實並不是自己特別喜歡吃豆腐，只是他切豆腐時，力道拿捏恰到好處，柔軟切斷剎那聲音像是瞬間被砧板徹底吸收進去般陷入決然的安靜。像是把流瀉的沙漏突然擺橫一樣讓人心裡猛然一空。

「味噌。」帶著天然豆香的味噌醇厚氣味圍繞整個廚房。

「味噌豆腐湯！」

老爸天生甲狀腺機能亢進，不能吃海帶、海藻甚至是果凍之類含有碘的食物。因此用不著猜，湯裡鐵定不會加昆布。而我不喜歡柴魚（直到多年後才在日本嘗到道地

的柴魚，當下立刻在心底對自己長久以來的誤解表示深深歉意）——採用「減法概念」的湯頭氣質出眾，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小清新路線」。

老爸舀了一碗湯給我。我撈起一匙豆腐放進嘴裡——是魚。「有魚！」原本以為是豆腐的立方體，原來不僅僅是豆腐而已，還有魚。「旗魚。」老爸說。我眯細眼睛看著他。真討厭，他是什麼時候偷偷放進去的？我一邊吃著，想著下次一定要拆穿他近乎魔術的手法。

在廚房待久了，那雙手肘不光是按著時間法則變老而已——油爆噴濺的深褐色痕跡，乾冷冬天凍出的灰白死皮。老爸手犯賤硬是去摳，結果和那雙香港腳淪落到相同下場，愈摳皮膚愈爛，往坑坑洞洞裡瞧透出薄薄一層鮮紅色血肉

R 咯、咯、咯、咯用筷子打起蛋，喜歡吃玉子燒的他習慣往裡頭灑一指尖糖。

我喜歡那雙手肘打蛋的姿態。老爸喜歡吃蛋，菜脯蛋、蝦仁炒蛋、蚵仔煎蛋、番茄炒蛋——對他來說，蛋可以變化出成千上百種料理，是最神奇的食材。不過對我而言，「蛋」可是一項難題。因為蛋兼容並蓄的特性，似乎往裡頭加什麼都合理。

「今天怎麼不猜？」老爸的膝蓋微微一彎。

他沒用刀——用手剝的菜會是什麼？

「你是不是感冒，鼻塞了？等下幫你量體溫。」

「九層塔！」會推理的不單單是老爸，我還以顏色。

既然提到鼻塞，表示是香氣顯著的食材——家後面就種了一盆九層塔。

也難怪朋友說我戀父。

畢竟自己一路走來，喜歡上的，幾乎都是年紀比自己還大的男人。但說實在的，誰不會在情人身上或多或少看到父母的影子？愛恨交織才是情人往家人走的必經之路。

經濟穩定、感情觀又比較成熟——愛玩的男人太多了。

「你是，年輕的我也是。」

「你也才剛三五。」

「在這圈子，三五基本上就是四五。」

「那二五呢？」

「二五還是二五啊，幹。」

R 的朋友 M 聽了用難聽的笑聲笑起來。M 比 R 小將近二十歲。他曾問我有沒有懷疑自己是怎麼和 R 認識的？我聽懂他的弦外之音，但我相信 R——現在的 R。這樣才公平，畢竟從前的我也是不可信的。

「差不多可以開飯了。」R 說。老爸說。

「煮好了喔？」

我用彷彿永遠不會感到飢餓的口吻問。

「你是希望我煮一輩子喔？」

蹲得低低的我，一點頭，就可以把自己藏起來。

R 彎身抱起我。那一雙雙男人的胳膊抱住自己時，我總忍不住伸長脖子去看，去看他們自己看不到的手肘。去摸，比周遭肌膚更為粗糙的手肘。沿著皸裂開來的紋理細細撫摸，像把塗抹在肩頸的藥膏往四周一點一點揉開。老爸的背部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爬滿老人斑。接著發出異味，苔癬似地連綿成一大片暗沉紫紅的斑塊。

二十三歲北上念研究所，接著服役，退伍後留在台北工作，回家次數逐年遞減。三年前被派到對岸支援分公司，儘管只去了短短兩個月，返台後，大概是習慣了這樣的頻率，和老爸見面的次數變得更少。

不是沒有話題，只是一想到站在明明如此熟悉的廚房裡，自己想吐露的一切卻一件也不能對他說，那樣的距離，是比在大庭廣眾之下挽住一個男人的手肘還更遙遠的事。

回家收拾東西，R 在廚房角落發現一袋紅蘿蔔。「都發芽了。」

老爸背著我吃紅蘿蔔，就像我偶爾在心底也偷偷吃著紅蘿蔔。

原來老爸還愛著媽。

人不在了，我才能用如此煽情的語句來形容他們的關係。因為他的愚笨和癡情，才養出了這麼好的兒子。

「發芽還能吃嗎？」我問。

「試試看囉。」R說。

他提起那袋發芽的紅蘿蔔，帶回我們台北的家。

「開動囉！」R把一盤顏色繽紛鋪了蛋絲、小黃瓜絲、雞肉絲和紅蘿蔔絲，中間花蕊部分還塞了一小撮蒜泥的涼麵擺在我面前，接著炫技似地沿著外圍澆上一圈芝麻醬。「還有筷子。」他遞過來。

我抓著被他握燙的筷子，感覺蹲久的膝蓋隱隱約約痠痛、顫抖。不知道老爸怎麼想——我岔開筷子，我想，在他自認為失敗的人生裡，說不定，還是有那麼一點值得高興的地方。將麵攪拌開來的時候，我用手肘使勁摩擦餐桌像是玩刮刮樂般想要一個答案。

*

〈安島島民之死〉

安蒂德波斯群島（Antipodes Islands）的島民嚴格說來並不是真正的島民，只是因為有部分的群體出生於這座島上，人們便這樣稱呼他們。人總是喜歡以自己的認知來指稱世界。

安島島民的靈魂與身體屬於廣大的南太平洋，從澳洲遠及智利，從南回歸線到南極圈，深色的洋流、淺色的洋流以及南極大陸融出的碎冰都是他們的領地，他們駕馭海上的風，並嗅出不同海域的氣味。

安島島民出生於由泥土砌成的簡陋住所，但那不過就是生命初始的一塊墊腳石，到了能夠獨立生活的年紀，安島島民就必須離開出生的島嶼去流浪。事實上，在被稱為安島居民之前，世人將他們歸類於一個更大的群體——流浪的狄俄墨得斯（*Diomedea exulans*）。

Diomedea 源自希臘特洛伊戰爭英雄狄俄墨得斯（Diomedes），傳說他的部下在他死後被天神變成海鳥以追隨並守護他的亡靈；exulans 則是流浪、放逐與離鄉背井之意。在 18 世紀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眼中，這個名字對於安島島民以及與他們血緣相近的其他島嶼居民而言想必非常貼切，他們生來注定要遠離家鄉，而他們給予外界的神祕感也塑造了神性。但如此的稱呼或分類也就只是「文明人」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就像安蒂德波斯群島，因為接近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對蹠點（antipodes），才被如此命名。安島島民並不去畫分這些，他們只是活著，出生、流浪、歸來，然後再流浪。他們是南太平洋。

他們一生幾乎都在海洋的漂泊中度過，他們航行的速度飛快，但流浪的歲月漫長。儘管如此，每年夏季，仍會有上千位島民回到他們出生的島嶼，在南半球炎熱的十二月裡，安蒂德波斯群島擁載著多達七千位成年的歸鄉浪子。離開時，許多都還只是剛學會撿拾海面烏賊的孩子，在歷經五到十年的漂流後，海的鹽分與殘酷讓他們的外表相對離家時滄桑許多，但不變的是那雙深邃明亮的眼睛，那是沒有光害只有南十字星的夜晚天空的顏色。

數千條航線交織在這水半球中心的島嶼，並在此打上一個鹹鹹的結，對首次歸鄉的安島島民而言，往後流浪的日子將與幼年的初航不再相同，他們將背負島嶼與自身血液所賦予的另一種羈絆。

海島因為風大的關係幾乎長不出樹來，安蒂德波斯群島淺薄的土壤主要為底層蕨類與枯黃的草本植物所覆蓋，表面上看過去，整座島就像另一片黃黃綠綠的汪洋。安島的居民就在這片汪洋裡遇見自己的伴侶。

在褐黃色的浪裡，在海風夾帶溫暖鹽分的季節裡，如果你幸運航過安蒂德波斯群島，你會看見或聽見流浪的狄俄墨得斯們站在被風吹低的浪潮裡，已成年的他們會成雙成對地挺起身子伸展著修長而有力的雙臂，他們會擺出彷彿擁抱但並不真正擁抱的姿態，他們會時而湊近對方的面頰，時而低下頭，又時而望向天空的海，他們會彼此應和，重複著來自體內浪潮的起伏——這是他們的舞蹈。

他們也唱歌，在複雜的舞蹈與海風的呼嘯間，你可以聽見安島戀人們的歌聲與呢喃。你大概不會覺得那些歌是好聽的，那些曲目十分複雜，包含著許多不協調的音調與旋律，有彷如快速敲打響板的喀噠喀噠聲，也有一種啵啵啵啵的聲音，像墜海時數萬個氣泡與海水一同撞擊耳膜的聲響。

至今仍沒有外人能理解他們的語言、歌曲與舞蹈，我們只知道，在他們一夫一妻的社會制度裡，這些相互對應的動作與聲音是聯繫彼此感情的重要儀式，就像每個海域的風揚起不同的浪，他們會記住那樣的頻率，好在未來的流浪與賦歸中相認。

儘管賦歸有時是艱難的。

在相互配對與養育完下一代之後，迎向他們的仍是漫長的漂流，那是他們的命運，島嶼只是驛站，大海才是真正生養他們的故鄉，他們必須在外漂泊，方能抵達生命的內殿，他們等待著下一次體內的引力將身軀牽往推進新生命的島嶼。他們離開，是為了要再回來。

儘管總有島民不再回來。

他們的航行靠的是風，因此赤道無風帶成了他們所能認知的世界地圖的邊界。身為流浪者，安島島民的世界很廣闊，但北半球對他們而言仍像生者所無法企及的死後世界，他們不知道那裡是否也有海洋，也有島，以及島嶼上的居民，他們也不知道如果島嶼上有居民，那他們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島嶼與他們的海。

儘管許多島民與伴侶不再回來，但海本來就是殘酷的，這是流浪教會安島島民的事。他們所不知道，而且可能永遠無法理解的是，許多島民不再回來的原因，與另一座小小島嶼上的居民有關。

我見到第一個安島島民時，她已經死去了。遠洋船隻載她跨過了生命地圖的赤道邊界，來到這七月才是炎熱季節的小小亞熱帶島嶼。

雖然她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流浪的初航沒了歸期，但南太平洋附在她身上的氣味已是那麼地濃。那天我一出電梯就聞到從走廊盡頭飄散而來的鹹鹹海味，彷彿這裡不是研究所的解剖實驗室，而是某個小漁港如常的早晨。

我們合力將她抬上解剖檯，因為前一晚事先解了凍，所以身體已不像在冰櫃裡時那樣僵硬，皮也已經軟化了，血從她的嘴角滲出，染紅了側臉與胸口。我們輕輕轉動她的四肢、頭部與身軀，漁船將她拖上甲板時在側腹上留下綠色的烤漆，而左小腿大概是航行過程中在船艙冰櫃裡撞斷的。在檢視完外部狀況後，我們將她平放準備接下來的形質測量，我拿出紀錄表寫下：

漂泊信天翁（安島）*Diomedea exulans antipodensis*

牠的雙臂張開有二點九米那麼長，漂泊信天翁翼展最長可達三點四米，是所有飛行鳥類中最大的。修長的雙翼使牠們能利用海上的風輕易飛行數千公里，但也因此，起飛與拍翅必須消耗大量能量，為了節能，信天翁鮮少拍動翅膀，牠們的胸肌因而非常地薄，而撐起翅膀的肌肉則厚實又堅韌，甚至在肘關節處演化出一塊小骨頭，以加強筋肉伸展的強度。

我們撥開六公分厚的羽毛，用解剖刀劃開牠的身體，取出那血液幾乎已流乾的空空的心臟，剖開被擠壓在其他臟器中癟癟小小的胃，裡面僅有一個消化後剩餘的魷魚嘴，我們也取下牠的鳴囊，那是鳥類的發聲器官，牠無法再覆述的語言將被保存在百分之七十五酒精溶液裡。

如果是活著的多好。

標本室裡夾雜著興奮、惋惜與不小心溢出的悲傷。我們為能夠製作如此美麗而巨大的鳥類標本感到雀躍，但也知道牠之所以出現在這裡的原因是令人憂傷與羞愧的，而當我們突然想起自己也是一座海島的居民，牠的死亡便顯得諷刺。

魚鉤劃破牠的脖子，一道十幾公分長的裂口延伸直到堅硬的下嘴喙。衝入水面或者從水面起飛都是極度費力的事，因此信天翁以在海面滑翔的方式覓食，捕捉海洋表層的獵物或死屍，但儘管牠們飛行與掌握風向的能力再好，也很難辨識出漂浮在海上的究竟是能讓自己活下去的漁獲，抑或是將為流浪畫下休止符的魚餌。

牠是溺死的。曾有科學家估計，沒有使用避鳥措施的延繩釣將造成每年近十萬隻各類信天翁的死亡，延續數十公里的延繩釣繩上數千個餌鉤，來自各國上千艘合法或非法的延繩釣船，平均每五分鐘就取走一隻信天翁的性命。全球二十二種信天翁已有十九種瀕臨滅絕。

「如果是活著的多好，寧願牠不要來。」我好像聽到有誰或者自己心裡說了這樣一句話。

但美麗的牠在這裡。牠將會成為動物標本館藏的一部分，博物學的一部分，記載人類與自然關係歷史的一部分。身為歷史記錄者的我們知道，客觀的記述容不下多餘的情感批判，哀悼也是多餘，那能挽回或搶救什麼事物嗎？只能盡力留下牠所能帶給我們的，所有弔念的語言也只是為了生者，讓我們儘管如此也還可以走下去。走下去，然後回頭來讀這段歷史，並為所失去的感到悲傷。

漂泊信天翁據說是在離安蒂德波斯群島不遠的海域被混獲的，而我們都知道那並不只是海上的事。

許多人都說這座海島明明是海島，卻沒有海洋文化，只有海鮮文化，那不只單單是漁業的問題，反倒像是整個島嶼都生了病，沒有人在乎發生了什麼事，好像眾人決議好了一同背向海面不去看，好像我們就只要安然地住在這座島上，就能想像信天翁們也同樣安然地棲居於牠們的島上；好像我們的生活只限於北半球的這一小點，而無須去過問南半球那些溺水般的鳴叫。

約莫二十年前，海鳥混獲的議題才開始被大眾關注，國際組織通過決議，要求漁船在信天翁等海鳥主要活動的高緯度海域採用避鳥繩、夜間投餌、支繩加重等至少兩種避鳥措施，但儘管能夠有效地減少混獲，混獲還是會發生。而也無法確定，下降的混獲數量是漁業進步的速度終於達到洋流流速的幾千幾萬分之一，又或者，我們與牠們的海洋上真的已經沒有太多的鳥了。

不知怎地突然想起一則關於鳥類語言的科學研究，內容是科學家在研究了某種鸚鵡的鳴叫聲後發現每隻鳥都有屬於自己的名字，這或許不是太難想像的事，但還是在圈內引起了不小話題。在被證實以前，我們還是只能謙虛地面對大自然，說我們不知道，說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就像對安島島民語言的了解一樣少。

我們終有一天也會知道嗎？知道安島島民也能同樣理解悲傷與活著的痛苦，知道他們也會做夢，會想念，會感受到海的荒蕪，知道他們的語言裡也有流浪與歸鄉的同義詞，知道每位安島島民也都跟我們一樣擁有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只祈禱我們來得及知道。

此時的安蒂德波斯群島有誰正以我們尚不了解的陌生語言，或想起或呼喊或哀悼著一個名字。

*

〈半個媽媽，半個女兒〉

她帶我坐公車，抵達吉林國小站，越過大馬路，走進小街，轉角口有個電線桿，釘貼「神愛世人」的標語，再經過公園，地上都是菸蒂。小麵攤掛著「油麵」招牌，隔壁做資源回收的阿婆正在堆報紙。她從來不牽我的手，任憑我安靜跟在身後，視線剛好望著她纖細的腰與雪紡紗裙襬，高跟鞋叩叩敲在瀝青地，若木琴迴音。猛抬頭看到一五九巷六弄的路牌，再彎進去，整排老舊公寓，狹仄缺乏日照。她熟練地

轉動鑰匙開門，帶我走入她的房間。我努力記憶這條路，她的一切，想像《格林童話》裡認路的小白石，在月光來臨時，我會再度找到她，一起回家。

妹妹常問我，媽媽在哪裡？我們嘗試尋回那條路。小學三年級與一年級的姊妹倆，只帶著公車票，在同樣的站牌下車、經過電線桿、小公園、油麵攤，終於找到公寓按門鈴。一位睡眼惺忪的長髮阿姨來開門，我們說媽媽的名字，她愣半晌，直到我說出媽媽的另一個名字「玲玲」，她才回應，喔！她昨天出去就沒看到人了。我們可以在她房間等她嗎？阿姨說好，但是不保證玲玲回來。

媽媽的房間香香的，起初我們什麼也不敢碰，直到妹妹捧著衣架上那件她常穿的雪紡紗洋裝，半天不說話，我們才各自抱著媽媽的衣服，靜靜躺在床上。醒來時竟已天黑，桌上鬧鐘指向十點半。此時段早已沒有公車，我喚醒沉睡的妹妹，牽著她的手，按照記憶中的公車路線走路回家。沿途只能從消防隊大堂或尚未打烊的小吃店牆壁掛鐘偷偷觀望時間，十一點，十二點，我們走了將近兩小時，我的腳好痠，我想妹妹也是，但兩個人都不敢吭聲。

回到家，客廳燈亮著，父親孤單端坐門旁板凳，彷彿一開門就會跌入他懷抱。他問我們去哪兒？我們囁嚅地說找媽媽。找著了？找到了，她不在，我們睡著了。怎麼回來的？走路。從哪兒走回來？吉林國小。父親沉默半晌，深呼吸，說：「我差點以為要永遠失去妳們。」然後低下頭，我聽到他吸鼻涕的聲音：「洗洗手，睡覺吧！」

她住過天水路、赤峰街、南京西路……後來我才發現都是離六條通很近的地方。農曆新年前夕她會帶我們去百貨公司買新衣服，偶爾有陌生叔叔同行，她和他說流利的日語；母親節和中秋節，她會回家接受我們的卡片和祝福；每逢寒暑假把我們姊妹送到花蓮外婆家，月餘再接我們回台北。日子循環著，從我讀幼稚園開始，別人有媽媽做便當，我的媽媽像仙女，節慶才會出現。她很美麗，美到鄰居伯母對我說：「妳知道妳媽媽和妳爸爸相差多少歲？三十歲！真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十二歲那年，我在外婆家跌入灌溉溝渠的小瀑布，沖擊力強大的水渦纏繞身軀，沉浮旋轉，睜眼看著水面翳光，捉不住任何依靠！瀕死邊緣，並不恐懼，只想跟爸爸再說一次話，他不是牛糞，他是世界上最帥最好的爸爸。話在嘴邊，說不出口，漩渦中只有寂靜，滔滔激流淹沒時間，淹沒愛。

當耳邊隱約傳來人聲，聽不懂的原住民族語，我以為這是天堂。有人把我扶坐起，搖晃我的身體，我勉強睜開眼睛，看見她遠遠走過來，像飛翔的天使，心想：媽媽！我們終於團圓了。我渴望向她微笑，說沒事，別擔心！然而她快步蹲到我身

邊，伸手啪啪左右兩耳光，嘶吼著凌亂激動的語言，那意思好像是，為什麼不直接死了算了。她被其他人拖走，剩下我，清醒，更孤獨。

那次之後我不再那麼想她，拒絕去她去過的教堂。曾經我在花園裡跪求祈禱，用力掐捏自己單薄的手背肉，祈望母女連心，她感覺到我，和我一樣痛，願意回家團聚。溺水後，發現所有的依戀都是枉然，她的心不在，狂追也是迷路。

父親沒有再娶。生活簡單像月曆，撕掉上個月，下個月也類似，唯一的變化是我和妹妹長高長大，還有月經。我們失去手繪母親節卡片的童心，自己拿零用錢去地攤殺價買衣服。有時搭公車路過吉林國小，找媽媽的記憶淡淡翻湧，隨著回頭思望的次數愈來愈少，也就漸漸忘記回頭這件事。

直到，她突然出現在廚房裡，穿著拖鞋燒菜，布置花色窗簾，還幫我們洗衣服，連續在家裡住上一個禮拜，然後，她說要去買辣椒，又消失一個月。

有時她在深夜喝醉酒回家，先是亂丟東西，接著開罵。發酒瘋這件事令人厭惡，我們過去的生活很平靜，從未預料有媽媽的日子如此喧囂。剛開始我會頂嘴，她詞窮，只顧伸手打人，打我也打爸爸。為平息爭端，父親總要我下跪道歉，我順從過幾次，直到抗拒繼續向一個酒鬼屈膝。之後，我視她為魂魄，目中無人。我愈冷漠，她愈熱烈，將電話椅子全部丟向我，測試冷漠的底限。她總是泣訴自己多麼委屈，抓著我的頭髮，哭喊若不是為了孩子她不會如此。我望著天花板，忍受頭皮的疼痛，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她要，就全部拿回去吧！

高中聯考徹底失敗，只有一所新成立的天主教高中願意收留我。頌讚聖母這件事，彷彿重啟她的童年記憶，部落幾乎信仰天主教，幼時即受洗的她，聖名也是瑪利亞。她的皮膚白皙，身材嬌柔，出現在家長會，修女見到她的第一句話：「妳是親生母親嗎？」這句話問得奇妙，卻對一半。她是忍受陣痛生產我的母親，也是在我襁褓時離家出走，直到青春期才出現的母親。當時她強作鎮定，面露疑惑，修女解釋很抱歉，因為媽媽看起來太年輕。

她只比我大十八歲。她懷孕的時候，自己都還是個少女。

那段時光，三個少女會貼著一輛機車到南港火車站轉搭平快車去逛基隆夜市，只為一碗鰻魚羹。夜晚在小花園裡起灶，就地烤些香腸肉片，聊解她的思鄉之情。她在電子公司找到焊接 IC 板的工作，朝九晚五，溽暑放學後，我偶爾會繞過去看她，順便吹會兒冷氣。她幫我們做便當，隔天中午蒸過之後青菜變黝色，我覺得好親切，這是媽媽的味道。生活簡單到工作、上學、吃飯、睡覺，我們不曾有過家庭旅

行，最奢華的享受是步行到街上館子用餐，熱炒幾道菜，沒有她做的好吃。一家四口，安穩過日子，平靜若永恆。

當我開始就業時，電子公司前進大陸，解聘所有女工。她才四十出頭，還是朵盛開的花，招蜂引蝶的花。

回部落蓋房子是個錯誤的決定。原以為好山好水，父親可安心終老，卻在遷戶定居之後發現，土地無法變更過戶，我們花光所有的積蓄，圓成華麗的違章建築。房屋蓋在山坡上，出入倚賴交通工具，七旬老翁猶如囚禁。她和年輕工頭傳出曖昧，又開始酗酒，甚至謠言嗑藥。父親右腳受傷化膿，直到我們返鄉探親嗅聞到腐臭味才發現，連夜帶他回台北就醫，糖尿病老字號，醫生說，再晚幾個小時可能截肢。

出院前夕，她翩翩來到四人病房，靠近父親，微笑說：「老頭子，我帶我們的兒子來看你。」我和妹妹正詫異，她敞開陳舊風衣，從懷中掏出一隻黑色博美狗，要小狗叫爸爸，鄰床的榮民伯伯和父親同樣高壽不踰矩，看狗像看戲，直到護士驅趕才結束。她轉身孤獨離去，這次，不是買辣椒或米酒，她帶著狗兒子消失近一年。

無論三口或四口，這個家像麻糬，可以捏，可以凹，靜靜安置不理會，總能夠恢復彈性，變回不圓滿的圓形。

她又出現在廚房，四菜一湯端上桌，青紅椒配色繽紛，還有紅燒牛肉湯。父親早已退休在家，想必是他開門讓她進來。用餐時她垂目不語，嘴角微微上揚，和牆壁張貼的聖母瑪利亞肖像有些相似。我們靜靜咀嚼食物彷彿含蓄禱告，媽媽回家了。她燒飯洗衣整理家務，照顧行動不便的父親，幫他洗澡，去醫院複診拿藥。日子，又回到撕月曆的恆常，那些沒人說出的記憶，一頁一頁，在歲月中撕去。

星期天我和妹妹固定回娘家，早晨她通常去教堂望彌撒，大部分時間會在中午以前回家做飯，偶爾還是會消失到傍晚。我們也不問，至少現在她回家時沒有酒味，這一點點週末的自由，留給她。

父親在睡眠中過世，太突然，禮儀師按照慣例請法師辦超渡會，不知所措的我們，跟著燒香念經。火化當天，族人說，父親是受洗的天主教徒，聖名保祿，在告別式禮佛之後，親戚們由大姨媽帶禱，獻唱〈奇異恩典〉。

她在那時候昏倒。

〈奇異恩典〉大合唱沒有中止，慌亂中她被扶至座椅，我瞥見她的塑膠拖鞋遺落在地上。

什麼時候開始，她的頭髮已全部花白，任憑身材臃腫？有時逛街看到雪紡紗洋裝還會想起她，她已胖得穿不下。外孫滿月餐會，她問我們在哪兒請客？跟她說明在某飯店「包廂」，她回應：「喔，現在你們吃飯都要『開房間』。」在日式料理店，她看著菜單上的「鮭」魚念「鮪」魚。從花蓮探親回來，她說舅舅現在投資買「冰箱」專門幫別人家的雞蛋孵小雞。

那曾經在六條通出沒，嫵娜嬌媚和男人說日語的玲玲，和老舊月曆上的胭脂女郎一樣，隨著時代消失了。她甚至把玲玲時期學會的抽菸習慣完全戒除。

「醫生說我的肺有黑點。」她說：「我在耕莘醫院當志工這麼多年，看到好多老人的晚年，我不想生病拖累妳們，所以就不抽菸了。」

我向她要剩下的菸，她一邊遞給我一邊說，這菸放太久，有點潮，妳還是少抽點！免得下一個男朋友又愛上年輕女人把妳拋棄。

我曾將婚姻失敗，中年失業，全部歸咎童年創傷，對她怨懟數十年，直到現在，同樣走過青春浪蕩，對愛情絕望，才有一點點懂得，她是我媽媽，卻更像我爸爸的女兒。十八歲就生孩子的女人，那個時候，也是不知所措吧。

「我有在為妳和妹妹禱告。」她說。

我想起念高中時，我們一起望彌撒，一起在花園烤肉，一起搭火車去基隆吃鰻魚羹。

「我是中華聖母堂唱詩班的，要不要來聽我唱聖歌？」

我沒有去聽她唱聖歌，自己到住家附近的教堂望彌撒。她知道了說要陪我去，還出主意建議我登記堂區教友，可以多認識些朋友；一會兒又改口，說我現在這種心情不好的狀態，還是獨來獨往比較好。

儀式莊嚴祥和，我靜靜坐在大教堂，聽神父講道，關於棄絕自我，愛與被愛。她在旁邊一直翻書給我看，指點我應該回應的章節，卻在答唱詠時將「聖父聖子」唱成「神父神子」。當神父念禱，請信友們舉臂手心向上，她突然伸出手，緊緊握住我的。

我的眼淚剎那間掉落。

她終於牽起我的手，這條路，我從九歲走到四十九歲，還是走到了。

在司琴的伴奏樂聲中，她大聲高歌天主經：「求主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領聖體之前，她特別叮嚀：「妳三十年沒進教堂，沒告解不能領聖體。」等到大家排隊時，她又改變心意：「其實妳出生就受洗，現在有來望彌撒，應該可以領聖體，讓天主保佑。」

我的眼淚又掉下來。看著她，輕聲說：「媽媽，謝謝妳。」

她轉過頭去，我聽到吸鼻涕的聲音。

*

〈我的情人住在動物園〉

昨天我的情人住進動物園了，在此之前，她努力讓自己還是人。

對於動物園最初的記憶，讀小學時，一大清早跟一群同學，排好隊走進遊覽車。記得電視上迪士尼有部描寫諾亞方舟的動畫，一對又一對的動物，有些手牽手，有些交纏尾巴，慢慢走進方舟之中。走進有著食物味道的遊覽車，厚厚的窗簾遮住所有玻璃。

一切安靜如培養皿。

如果那是一艘火箭，載著許多的小孩逃離即將毀滅的地球，就像諾亞的方舟，我是相信這種可能的。如果逃到太空，就代表神是不存在。也許我們必須窮盡一生，尋找一顆有神的星球。

等所有人都坐好後，車子開動了。過沒多久，陽光從窗簾的縫隙，透了進來。只要車子經過路上的凹陷，整個車體就會抖動一次，就會看到灰塵在光的照耀下跳動。我看旁邊的同學，側頭睡了。之後坐著父親開的貨車，在高速公路上會看到載著豬隻或雞的貨車。那些生物都睜大眼睛，沒有發出太大的聲音，抵達屠宰場前，可能牠們的腦中覺得，這是一生中跑最快的時候了。

到了動物園，老師要大家兩兩牽手，有些同學藉故牽起喜歡的同學。我的情人也走到身邊，要我牽起她的手。以班級為單位搭上小火車，從高處慢慢走下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北極熊，一隻瘦瘦髒髒的北極熊，像是避免洩漏目光，一直低頭看著地板，不停地繞圈圈。周圍的玻璃窗戶彷彿通了電。牠繞的圈圈愈來愈小，最後躺在一顆石頭底下。手埋住眼睛，只剩下胸口起伏。情人牽著我的手偷偷用了力，手心開始冒汗。

我看著其他同學，大家趴在玻璃前，「聽說北極熊很厲害啊，為什麼牠一直在睡覺呢？」

老師隨口說了一句，「北極的時間跟這裡不一樣啊，所以北極熊才會睡著了。」

同學看了幾眼，看著新鮮的事物逐漸腐敗，就移開了目光。我的手被情人握住，而她一動也不動，彷彿她也走進玻璃窗裡面了。我在心中倒數，想成牠們在玩一二三木頭人。等數到零之後，北極熊像是真的睡著了，情人拉著我去看其他動物。

情人很喜歡動物，曾經將園區裡的動物都背起來。甚至能閉起眼睛，一個人在夜行館行走。有時候她記不起國外的地方，只要說那裡有什麼動物就可以了。

「烏干達嗎？就是有白犀牛的地方嘛！」

我跟情人之後約會，多半都是跑去動物園。但等我們再來時，北極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同種類的企鵝。許多年後，我跟大家提及動物園曾經有北極熊。大家都說沒有，我上了動物園的官方網站，也沒看到相關紀錄。在網站上找了很久，才發現一個都市傳說，以前動物園有兩隻從加拿大來的北極熊，可惜水土不服，生了嚴重的皮膚病，最後園方就把牠們放到「後院」，不會讓遊客看見的地方。

朋友消失之後的北極熊，獨自在窄小的空間裡打轉，是為了什麼？明明腳踏的是土地，不是隨時分裂的冰塊，怎麼朋友就這樣消失了呢？

大學畢業後，我繼續升學，情人選擇就業。相處的時間變得很少，有天情人說打算去動物園，但那幾天假日都下著雨，不適合去動物園，於是擱下了。漸漸地，她開始跟我說，身邊的人慢慢成為動物了。像上司是一條蛇，如果想要做壞事時，就會露出尾巴。公司大樓的警衛是一條變色龍，常常從不同的地方出現。

我問她，「那我是什麼動物呢？」

情人盯了我很久，「只有你才是人，我快要不是了。」

我們去吃外食，餐廳的電視新聞會報導一些自殺的新聞，今天是有有人跳天橋自殺，使得交通堵塞了一段時間。情人看著螢幕，「好可惜啊，他差一點就變成鳥了。」

上一次是跳水自殺，情人則說對方是魚。也許那只是情人的幻想罷了，不是有些歌曲會說「都市叢林」嗎？聽到我這樣說，情人搖搖頭，「才不是呢，動物只是為了吃飽，可是人不是這樣的。」

其他客人拿起遙控器，轉到卡通去了。

有天醒來，情人在我身邊說她想成為鳥，飛去遙遠的地方。看到我一臉緊張，又說：「可惜我還沒辦法飛過很多的高樓。」有次白天做完愛，她拉開窗簾，抬頭看向天空，「好久沒有看到候鳥了。」

外頭的天空，飛機拉了一條長長的白色飛機雲。

那時我不知道成為一個人是多麼辛苦的事情。某次下課，有人打給我，說情人在公司刺了老闆一刀。打算跑到樓頂跳下去，希望我能先去警局安撫她。等我趕去警察局時，她看著我，「我差一點就南下過冬了。」從此之後，她說自己是一隻鳥，我以為她會找到時間跳下去，但她說要等到候鳥來時，她才會一起飛走。

我的情人住進動物園了，那裡有許多動物。他們偶爾呆滯地看自己的手，期待有天能長出漂亮的羽毛。當我去找情人時，有些動物走到我面前，張開雙手，彷彿在找尋已經消失的蹣。

每個角落都有濃濃的消毒水味，彷彿這些動物都是脆弱的，一碰到病毒就會得急病死去。或者園方正在等這些動物死去，一旦死去就馬上做成標本。

有些動物趴在牆上，努力記得牆壁的顏色，希望可以忘記自己的膚色。一隻國外來的黑熊，想成為一隻北極熊。但無論怎樣洗滌身體，就只能流下血一樣的汗。

跟著園方人員，我走到情人的房間。她住在最低的樓層，一個不適合起飛的地方。她坐在床上，聽到我的聲音後轉過頭。兩隻手藏在大腿間，「我的翅膀消失了，好丟臉。」

「沒關係，很多鳥都是準備過冬時才長出羽毛的。」

我經過很多深山才來到動物園，所以我知道情人飛不出去了，這些山都比建築物高大得多。我跟她坐在一起，用手摸摸她剪短的頭髮，親了親還沒變成鳥喙的唇。

「我很努力記得這裡的一切，因為等我南下過冬後，回來時迷路就糟了。」

情人不知道，再往南飛就會越過北回歸線，那裡溫暖得讓人不想回來。我摸摸她的耳朵、脖子、脊椎。她瘦了，所以脊椎骨跟肋骨都很清楚。

「我想起了第一次去動物園看見的那隻北極熊，」她把頭靠在我的肩上，「你知道我為什麼站在那裡這麼久嗎？因為我覺得那隻熊好可憐，我想辦法讓牠出來。」

「你知道如果讓牠跑出來，牠可能會熱死嗎？」

「我知道啊，我到很後來才知道，北極熊沒有翅膀，所以不能飛到涼爽的地方。」

從動物園回來後，我似乎也看得出哪些人是動物了。有時候搭捷運的手扶梯，會看到前面的人拖了一條尾巴。當捷運把門關起來時，有些人的翅膀會被門夾住。經過住家附近的高中，會看到圍牆有好幾對翅膀掉在地上，不知道主人是誰。或者走上天橋時，會看到一條由鱗片鋪撒的痕跡。

我去參加了小學同學會，有些人不在，有些人走過來問我情人的事情，我說她現在住在動物園。對方一開始以為情人找到跟動物園相關的工作，經過我的解釋，他才了解發生什麼事了。

她背對我，「所以我後面有鱷魚尾巴嗎？」她喝醉了，覺得我在開玩笑。但她不知道，我曾經花了很大的力氣，緊緊抓住情人的腳踝，阻止她南下過冬。她的父母也撕掉她畫鳥的畫，也在夢裡撕掉她的翅膀。

我已經很久沒去看情人了，我不知道她會不會趁園方不注意，張開翅膀離開。即使離開了，我也不確定她會不會回來。就像〈蛻變〉的男主人翁，一覺醒來就成為了蟲子。人都可能突然成為動物，有些就順其自然，有些想盡辦法變成人。

就像我們都知道身邊有很多鱷魚。

許多年前，不知道是有些人成為鱷魚，還是鱷魚學會如何說話。可惜這些鱷魚太快出現了，那時候的牠們，只有在動物園才能活得下去。爬上岸的鱷魚，急著尋找人的皮。牠不知道過了二十年後，台北仍然是乾巴巴的地方，雖然大家都知道鱷魚的存在了，可是覺得鱷魚太危險了，所以沒打算讓這裡變得潮濕一點。

我們只會將小孩塞進遊覽車，開到動物園，看著與人不同的動物。園長拍拍胸脯，告訴我們這些動物在籠子裡都乖乖的。雖然被關在籠子，但都有受到良好的照顧。並低聲告訴孩子們，「記得你們是人，千萬不能變成動物。」我慢慢忘記情人的名字，就像許多人都忘記動物園曾經有兩隻可憐的北極熊，或者忘記這些動物不是生來就待在動物園。

忘記人是多麼無趣的生物。

*

〈聽見〉

陽光落在頂樓，斜三十度角，破曉。萬物還等不及顯影就先鬧開了：遠方的蟲鳴雞啼、洗衣槽脫水快轉迴撞、樓下的鐵捲門轟然啟動、誰家的開水滾了汽笛鳴響……只有媽媽絲毫不受干擾。她平心靜氣，雙手提起一件白色長衫，果斷下甩、拉平，三角衣架從領口滑入上撐，手一勾就把衣架懸晾竹竿，一氣呵成；再下一件。

日照欲熱未燥，陽光穿透媽媽染成紅褐色的鬚髮，熠然生輝像暈著一層聖光。她依循長年養成的節奏前進，在精算過最剛好的時刻讓洗淨的衣褲一一上了架，且順著日照頂樓的時序排列，由南至北依次是短衣、薄衫、棉T、長褲，先短後長，面薄背厚，算準了光線及陰影移動的速度，務求所有衣服平均曝曬。這是媽媽的家務專業，什麼衣架搭配什麼布料及剪裁都有完整系譜，你若不識相硬要插手幫忙，鐵定遭她無情斥責，非但要全數下架重晾，且得聽她不厭其詳把所有晾曬知識重又爬梳一次。

我是在教你，懂不懂？她殷殷教誨，專注、獨斷、自我中心。

好了啦。我無奈地把誤夾的襪子解開，交由她示範長襪子要用三個夾子撐出通風空間，才會乾得快。喔拜託，天氣這麼熱，晚兩個鐘頭乾有什麼關係嗎？

「你講啥？」

弓手罩口，我貼近她的耳朵，大聲說：「你怎麼又不戴助聽器了？」

不然走路的聲音、洗衣機的聲音、水滴下來的聲音、外面車子開過的聲音……她一一細數，滿腹委屈：「真的很吵你都不知道。」

媽媽重聽很多年了。

打自我年幼起，她就是個大嗓門媽媽，雖是面容清麗、腰線挺直，不時笑臉迎人，但一開口就漏了餡：粗聲大氣，叮嚀關心之語都嚷得像在當眾指責。她自小在市場長大，習慣了眾聲喧譁、拔高叫嚷的溝通模式，成年後到噪音迴撞的紡織廠工作無疑又加重了耳背，婚後且生了一大窩子小孩，不鍛鍊聲氣洪亮大抵也是鎮不住的。

聽聞媽媽童時被鄰居阿姨掏耳朵時誤刺，此後左耳便不靈光。可能是她的遺憾傳達得太有力了，此事竟在我心中投下莫大陰影，日後但凡有尖細長物靠近我的耳朵，先就從耳膜深處發癢了，好怕。說來簡直是椿心病，同樣是掌管知覺的感官，眼珠有眼皮罩著，喉嚨由嘴唇與口腔緊密護衛，但耳朵如此外敞、一無遮攔總令我隱隱擔憂，害怕螞蟻生蛋，害怕小蟲入侵，害怕筷子銳物長驅直入刺破耳膜。

耳膜受損時的母親，也不過是個十歲不到的孩童吧？她做事仔細認真，親戚們都說她乖巧聽話，但阿姨那管耳掏竟刺得她日後連話都聽不準了。往後很多年，外婆總悉心採摘草藥熬煮成濃汁，為她點滴入耳。媽媽至今猶然記得，那汁液濃稠墨綠，觸膚清涼，不知作用是解疼還是修補，涼而不刺，像風輕撫草原，耳腔的陣痛立即舒緩，媽媽一轉身又可以放心去玩。

此後一生，倒無大礙。不過就是聽力弱了點，日常生活少不了大呼小叫，熱鬧也是真熱鬧。

真正不可挽回的，是老化。老，是一天天在感官上積塵，齒搖背駝，耳不聰目不明，功能最脆弱的那個先崩塌。八十歲的媽媽在生活上漸次失守，電鈴聽不見，電話說不清，最終連開水煮沸的響笛也不覺不聞，電視音響轉到最極致還是呢喃含糊。

總算我陪她去掛了耳鼻喉科，指名要做聽力檢測。

媽媽被送進密閉的隔音室，戴上粉紅色外罩式耳機，整個人像朵花，孤伶伶身陷極端的寂靜與無人知曉的耳機指令。我隔著玻璃窗看她異常專注地舉起右手上下擺弄，像視力測驗一樣，肢體回應聽到的所有指示。有時她一臉茫然，像漂流在海面上，舉目無親，浪淘拍湧卻無一清音；有時她如獲聖旨，聆聽那個絕對的命令，四周的嘈雜盡數退位，賓果！

驗測出爐，右耳喪失七十分貝聽力，左耳幾近一百分貝。醫生在聽障病歷上蓋了個紅章：極重度。

再來別無他途，只能接旨試戴助聽器。較之早年只有擴大功能的助聽器，如今的數位化科技從八音頻開發至四十八音頻，細膩區分各式聲調與類型，也能有效排除環境雜音，體型精巧，肉色內嵌型耳機可以個人化訂製貼合耳蝸，直接塞進耳道，外表幾乎看不出異樣。媽媽將耳後鬢髮再挑出一些些略做遮掩，完全看不出戴耳機了，這才讓檢驗師開頻收音。

「什麼聲音吼吼吼像在鋸鐵罐？」她一臉驚懼。

「冷氣。」醫檢師氣定神閒，手指著天花板的出風口。

「啊，原來這麼吵。」我這才聽見了。像是跟著媽媽開啟耳通，一時間如風過塵揚，漫天都是懸浮粒子敲敲碰碰，窸窣窸窣雜音不斷。

媽媽驚魂未定，警戒地環視四周：空調的低鳴、檢驗師的打字音、女兒翻弄文件的紙磨聲、電腦裡的風扇、變化坐姿時衣褲窸窣摩擦、診間外雜踏的腳步聲……這些環境聲響不分輕重全被吸入她的耳內，她慌張不敢挪移，如置身戰場，就要淪陷。

「久了就習慣了，不覺得吵了。」檢驗師司空見慣。

久了，大腦為求寧日自會主動分出遠近，排列主次。常態或持恆的次級音訊會漸次褪為背景，罔若未聞，以便空出敏感神經，隨時捕捉突來的、重要的新訊息。又或者，可以學習選擇性地專注於某一聲軌，像是一首歌、一句話、一聲呼喚、或幾不可聞的一段啜泣。

視線有焦距，聲音有強弱，若自己沒長出能力分辨主次，不免驚擾難定。我凝神細辨，挑出急促往來的腳步中某雙鏗鏘有力的細尖高跟鞋，並追隨她至轉角駐足數秒，噠噠噠倉促走遠，聽得出是個焦慮的人。高跟鞋約莫二、三十歲罷？小碎步還有年輕女孩的浮動，不像一旁的沉重男靴，若非太胖就是上了年紀，一步拖著一步走。

這能力甚是尋常，但也是日積月累練出來的。而我的老母親已經多年未曾聽聞如此細緻多頻的聲響，突然聽見全世界，入耳盡是噪音。

她信心十足地開口表達意見：「我是覺得紅色的那款聽到的聲音比較清楚……」隨即，她被自己的聲音分心了，怔忡忘了陳述，岔開話題只管發問：「啊怎麼，怎麼我覺得自己說話比你們都大聲？」

「是很大聲，」我拍拍她的手，輕聲細語：「你以後說話可以小聲一點。」

「可是我本來就這樣說話啊。」

「所以一直都太大聲了，以後你可以輕鬆一點。」我的手掌在嘴巴前張開了又攤平，習慣性地以手勢加強表意，怕媽媽沒聽得完全：「我們和你說話也可以不必那麼用力了，現在你都聽得到了。」

「真的，都聽到了。」她認真點點頭，左顧右盼，不無驚異地下了評語：「好吵哦。」

我牽著她在診間走動，這麼多聲音同時轟然襲來，排山倒海，她緊攬著我的手彷彿不小心就要滅頂了。媽媽東張西望，聲音也改變了視線似的，有的光采耀人，有的陰鬱失色，一切都變了個樣，她像是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以前常常聽不見，又不好意思叫人家再說一遍。」她害羞地笑起來：「我都嘛假裝聽懂了，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大家都知道她是裝的。她總是屏氣凝神看著對方的嘴形，很自然地搭著不相干的話，或說著不對頭的話題。只是人們懶得糾正，也懶得再拉回對話脈絡，更懶得再大聲複述一遍，便多半笑著敷衍了事，或逕自轉頭和別人說起別的輕鬆的話題。

「有時候你們說什麼事，我再問，你們就說沒事，不願意告訴我。」她逮住機會控訴。

「是真的沒事啊。」

有時，我特意放大聲量一字字喊著說，或幫忙那發音不夠宏亮的來客即席翻譯，如此三兩句似是夠了，表意與翻譯既已略盡職責，就自然地放輕咬字，流暢愉悅地交談起來。彷彿媽媽不在場。

「明明就在說，我一問就不說了。」她滿腹委屈：「都說不重要。」

確實是不重要。生活裡幾乎全是沒那麼重要的小事補綴而成，閒聊溜過嘴就算，要再大著嗓門費力重複就顯得太認真了。可是去除掉這些閒聊瑣事，又沒什麼大事可說。於是重聽的人就被輕易排除在社交溝通的網絡之外，習慣性地被輕忽，無意隱瞞也多成了隱瞞。這是非戰之罪，沒人在意，也沒人補課，最後落得完全沒話可搭了。寂靜的孤立。

現在，聲音都回來了，但媽媽尚未找回判斷音訊的能力，如學步，跌跌撞撞。白日裡出門行走，她先就被攻城掠地的車聲、喇叭聲震得心驚膽跳，無以判斷遠近，不知要閃不閃，封閉的音訊相互撞擊，搞得她寸步難行。

「你覺得，」她在家裡練習聽聲音，苦惱許久，終究問出口了：「我走樓梯的聲音很大嗎？」

「是。」我盯著她的拖鞋：「可能是年紀大了，走路比較沉；也可能是鞋子不牢靠，太耗力了。」

我們去買了雙合腳的拖鞋，腳步起落果然就輕鬆多了。說話也是，她的音量降了些，舉止毋須再費力補強，應對之間就不太像在罵人了。到傳統市場買菜，講價變得有來有往，要討一根蔥也不必猜疑對方的臉色，真是，真是鬆了一口氣啊。

傍晚巷子口等垃圾車時分，老人、婦女、外傭都拎著飽滿的垃圾袋等待定點投擲，那是日復一日的社交場合。過往我陪她一起倒垃圾，總不免聽她如何重複訴說家中小孩的工作或學業，或直接指著我向鄰人說起昨天或數年前我發生的什麼糗事，一切家務事全被她剪裁成主動出擊的社交話題，我根本早就是巷子裡最富盛名的不肖女了。

現在我看著她安靜傾聽，適時回應合宜的表情，忽然間就懂了。一般聽障者習於寂靜，多半會長出察顏觀色的本事，但媽媽的聽力一天天弱化，她聽不清人們的話題，只能掏盡日常瑣事做為互動閒聊的入場券，以掩飾聽不見的欠缺。

助聽器，竟帶給媽媽在人群中安靜的自由。靜靜地聽，就夠了。

初聽乍醒，媽媽的世界像從默片一下子跨入彩色電影。一戴上助聽器，宛如掉進遊樂場，沖馬桶、洗菜、起油鍋、開啟洗衣機、上樓梯、開電扇、巷口的汽車轉彎……簡單的家務，沒完沒了的聲音，除了入睡無一刻安寧。好忙。

媽媽很快就知道了，助聽器是她的社交工具，以免被世界不經意地略過遺漏。但在家裡，一切的秩序皆由她建制，她不需要聽命於人，不需要強作解人，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樣的處境更自由的嗎？她何苦要時時學習如何過濾雜音呢？

「太吵。」媽媽果決地將助聽器收入盒子裡，唯有買菜、倒垃圾、出遊、打電話、看電視才戴。

聰明的媽媽幫她的耳朵找到自主開關，要用就打開，不用就關上，自由自在。她在曙光初露時登上頂樓，在寂靜中洗衣、搓衣，感受水流的清涼而沒有轟隆刺耳之聲；她在清晨的陽光以三十度斜角照向第一排晾衣竿時，分毫不差地把短褲薄衫一一上架，不因吊竿與衣架的碰撞聲而心煩意躁。各種聲音都甦醒了，但媽媽選擇寂靜。

然後，低迴粗啞地，我聽見媽媽悠然唱起一首老歌，她轉身拎起一件長裙時，甚至順便滑了一個吉魯巴收尾的舞步，趾尖精準地踩在對的節奏上。在那個無須凝神辨認、適應環境的無聲之處，她就是唯一的清音。

*

〈孵化〉

我一腳輕輕地踩住板凳，左右稍微搖晃後，確定能夠穩固托住我的重量。另一腳大膽地跨上窗台。窗框邊緣長年鏽蝕，金屬色澤煥發著銳利感。我只能用手指謹慎地握住。雖然爬上來之前，手機的閃光燈已經關閉，我還是用指腹再一次稍稍滑動、確認。阿叔在一旁除了叫我小心，還不斷指著花台角落的那一盆爆竹花。爆竹花的枝條幾乎貼著整個遮雨棚向外伸展，整片右側窗台有一種過度發育的違和感。好像再繼續生長，世界就要失去平衡，翻覆下來。接著，我彎身探頭，站上窗台。順著阿叔的手勢，就在枝桠交錯的地方，發現了牠的巢。

巢裡原先的四顆蛋，已經有三顆孵化。公鳥與母鳥，似乎出門覓食。只剩下全身肉紅，眼睛一片薰黑，尚未睜開的幼禽。牠們似乎感受到我的靠近，紛紛直覺地張大嘴巴，等待餵食。我稍微撥動最上層的枝條，光線宛如另一個世界的薄幕緩緩攤開。沒有羽毛保護的幼鳥，生命特別顯得脆弱易碎。我伸出指尖，惡作劇地慢慢靠近，試圖想像可能觸及的柔軟與溫度。等到快要碰觸的時候，又急忙將手指抽回。然後，我屏住呼吸，貪心地連按快門，捕捉牠們大嘴開合，身軀稚嫩交疊的瞬間。阿叔此時拉拉我的衣角，示意我趕快下來，免得公鳥與母鳥覓食回來。

我小心翼翼地離開窗台，往下踩著板凳。回到客廳，呼出一大口氣。看著手機裡拍的幾張照片，我抬起頭問著阿叔，牠們是什麼時候來築巢的？阿叔說這是他前天發現的。那個時候，他單純只是想檢查一下，我房間是否還有尚未打包的東西。沒想到就聽到窗台上的鳥聲。原先也不以為意，但順著那一盆爆竹花往上一看，就發現鳥巢。

阿叔喜歡蒔花，即便我搬走之後，窗台上的各式盆栽，他也不曾荒廢照料。我聽他講得口沫橫飛，自己卻刻意故作鎮靜。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和他說些什麼，這麼多年來，我總是習慣冷冷地附和他。阿叔說我們這間老公寓，會有白頭翁來築巢，是好徵兆，尤其是在我們要搬家之前。仔細看著照片上的鳥巢，除了芒草穗和枯草相互穿接，隱約還可以看見些微的棉線和塑膠繩。看來在都市築巢，總是特別辛苦與無奈。

我上網查了一下白頭翁的習性。網路上說白頭翁雌雄鳥共同育雛，通常一季繁殖一到二次，一窩產三到四枚蛋，繁殖季節幾乎以昆蟲為食。幼鳥需要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孵化才能破殼而出，再經過大約兩個星期的餵食，才可以出巢。這也就是說，大概兩、三個禮拜後，這一窩的白頭翁，就會從容地離我們而去。

阿叔看我沒有馬上走的想法，問我要不要吃一碗麵再走，我原本想拒絕的，但想了一下，還是點點頭。我問他需不需要幫忙，他笑著說不用了。接著頓了一下，看了一眼餐廳，又訥訥地說東西實在太多，可能要把餐桌收拾一下。我環顧整個屋子，沙發蓋上了防塵布。木椅整個倒放在茶几上。音響和電腦被移到角落。糾結成一團的大塊灰塵還半黏在踢腳板上。家具搬開後，露出的壁面，有一種被時光凍結的白晳。我很少仔細看著這個家的擺設。但當所有熟悉的擺設，全都位移後，我也忘記之前的樣貌。

我將餐桌上的書報和鍋碗，暫時移到地面，勉強挪出兩個緊緊相鄰的位置。阿叔煮好麵之後，隨手拿了兩本《空中英語教室》墊在麵碗底下。他一屁股坐下，好像濺起一陣陣漣漪，我下意識地挪動椅子，稍稍空出與他的距離。我記得老媽還在世時，每次週末我們總是一起吃麵。那個時候，餐桌上的話題，永遠圍繞著他們的日常生活。我只需要用我的學校趣聞，稍稍穿插在他們說話的縫隙，然後適時地發出笑聲，就好像可以融入彼此的生活。老媽走了之後，阿叔一直以為我是打擊太大，所以才變得沉默寡言。其實，我只是還在學習，如何不用透過老媽，和他交談。

客廳裡的電視嘩啦啦地開著，中午的新聞，好像相對容易充滿許多趣聞。他問我最近過得如何。我回過頭，視線幾乎貼著他的側臉，汗珠從他的耳廓不斷地落下。我隨便敷衍他，只說，一切都像往常一樣，沒變。其實，我心裡也知道公司的狀況大概就是要死不活的，能不能再撐個十年，實在很難講。不過，我總是不想去思考這類問題。阿叔絮絮叨叨問我麵會不會太軟？湯的味道還可以嗎？要不要再切一些小菜？我低著頭、嘴裡咬著麵條，另一手放下湯匙，向他豎起了大拇指。阿叔還沒受傷前是餐館的主廚，冰箱裡永遠有他預先熬製好的高湯、醃好的雞肉、調味好的醬汁。現在想起來，老媽那種過淡的飯菜，好像只剩下一種放學後必須回家的模糊感覺。

吃完麵之後，我又檢查了一下屋裡堆放的雜物，看到阿叔已經將要丟的和要搬的分成兩區。我的房間裡放的是要搬的，客廳裡堆的是準備要丟的。看起來，要丟的遠遠多過要搬的。我仔細審視客廳裡要丟的東西，發現裡面有一張很眼熟的折疊式躺椅。突然想起來，那是當年我聯考的時候，老媽從舊家帶過來的東西。我試探性地問那一張躺椅也要丟掉？阿叔不經意地回答，對呀！我沉默了許久，看著他蹲在一旁，拿著紅色塑膠繩，用力地綑綁一疊又一疊的書。我心中升起一股怒氣。這是他的目的嗎？新的家再也不需要骯髒與老舊的過去！我冷峻地對他說，這一張躺椅我想帶回去。阿叔鬆開塑膠繩，驚訝地看著我，反問租房的地方，真的放得下嗎？我堅定地說，可以。

大概是怕我們兩個人場面弄得太僵。阿叔連忙補充說道，那還是帶到新家去好了！我沒有堅持，我知道帶走老媽留下來的東西，並不能讓我攬住任何一段過去。我也知道，留下再多東西也不能夠拼湊完整的回憶。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總希望能夠一轉身，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觸摸熟悉的過去。

隔天，上班的時候，有些心神不寧。腦海裡還想著昨天和阿叔鬧彆扭的畫面。阿叔是我的繼父，但他是一個脾氣甚好的人，相較小弟，他從小就對我特別包容。我拿起手機，按了幾個號碼，原本想撥電話向他道歉的，沒想到他竟然傳了一則 LINE。那是他偷偷錄下白頭翁餵食的畫面。我點了進去，影片裡公鳥看似在旁警戒，母鳥則叨著食物，反覆放入幼鳥口中。纖細活潑的聲音在枝葉間流動，隱約像是季節裡繁衍的節奏。然後我瞥見巢裡有一顆還沒有孵化的蛋。我回傳 LINE 問了阿叔那個蛋是怎麼回事？阿叔送了一個兩手一攤的無奈貼圖。接著又 LINE 我，希望下班後，回家一趟，順便買一盒麵包蟲。他說，最近天氣不好，找食物應該會比較困難吧！

晚上推掉了同事的聚會，一回家就和阿叔兩人把麵包蟲放到裁剪好的牛奶盒裡，然後拿到鳥巢旁。大概是生物防衛的本能，白頭翁父母看見我爬上了窗台，就像發瘋似地連環攻擊著我。我的雙手被啄了好幾下，受不了，只好下來。換阿叔上去，他動作放得很慢，並沒有直接踩上窗台。他眼角瞥視在旁警戒的白頭翁。然後，把手中的麵包蟲舉高，靠近鳥巢後，母鳥的叫聲變得尖銳，接著又緩緩地放在花盆旁邊。他說，如果這對白頭翁父母，防衛心沒有這麼重的話，應該會看到我們的善意，那麼接下來的日子，就可以省一點力氣吧！

回到客廳，阿叔突然又想起了什麼，走向房間，拿出一個保鮮盒。裡面鋪滿了衛生紙和樹葉。我看了之後，驚呼一聲。那是一顆蛋！他解釋說，早上他在錄影的時候，發現母鳥刻意地把蛋推到巢的邊緣，後來趁他們外出覓食，他雞婆地再把蛋推回巢中。剛才我回來之前，他發現蛋又被推到了邊緣。他擔心母鳥已經放棄了那顆蛋，想想還是拿下來好了。他問我，要不要想辦法把它孵出來。

對於阿叔的想法，我感到不可思議。但又覺得挺新奇有趣。於是上網查了一下蛋孵化的幾個條件。網路上提到，蛋要孵化完成，必須要有一定的溫度和濕度。蛋無法孵出來，有可能是母鳥沒有專心孵蛋，溫度不夠，要嘛就是蛋不小心被翻動，當然，最有可能就是沒有受精。於是，阿叔和我小心地把保鮮盒移動到一個五斗櫃上，再把早已封箱的夜燈拿了出來。夜燈的光調成了不刺眼的睡眠模式，此時蛋上的每個紋路都被妝飾得異常柔和。

隔天，我又買了一盒麵包蟲回家。這一次，沒想到小弟也在。他和阿叔兩個人輪流裝水、換麵包蟲、拍照。我一個人站在門邊，看著狹小的窗台裡，彼此幾乎沒有任何迴旋的空間，但他們的每個動作，彷彿不需言語，就默契十足。

折騰了一陣子，阿叔和小弟洗完澡，各自拿了一張塑膠圓凳，坐在電視機前。阿叔說今天到新家，看了一下裝潢的情況，再過幾天，真的就可以搬過去了。他說，我喜歡看窗外，特別留了一間有陽台的房間。聽到阿叔又特別提起房間的分配，我很率性地對他說，不需要。我已經租了一間房。而且，說實在的，買房子的時候，我半毛錢都沒出，不是嗎？阿叔不置可否，反倒是小弟，問我這個禮拜天搬家，會不會來幫忙？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是當然。

這是當然，白頭翁經過一整個禮拜，不知不覺，身軀已經看不見黑色的毛囊。整張翅膀長滿了羽毛，鳥巢再也容不下一家五口的身形。但我還是維持先前的習慣，每天下班，都會特地繞回家，看看那幾隻鳥的狀況。小弟為此還特別借了一台動態攝影機，架在陽台的後方。我們每天看著他剪輯好的片段，只要幼鳥身軀發生劇烈的變化，都會不由自主地讚歎。突然張眼、長出完整的羽毛、振動雙翅，這些好像跨過某個時光的陷阱，從容發生。

搬家的那一天，整個工作持續了一整個早上。我趁著搬家工人進出的時候，一個人走到夜燈前。保鮮盒裡的蛋還靜靜地橫躺。小弟後來突發奇想，決定要用氣泡紙，好好地填充每一個空隙。他說這樣比較容易保溫，再也不會晃動。我關掉夜燈，小心翼翼地將保鮮盒蓋上。然後又放到一個紙盒內，確定能夠平穩地放在提袋裡。然後，搭乘最後一輛車，來到新家。

新家比起想像中更加地光亮，地面的石英磚，無縫地貼合成一整片無瑕的鏡子。沒有泛黃的壁癌、沒有行將脫落的壁紙，空氣裡還可以聞到剛粉刷完的漆味。這是全新的味道，我心裡默默地記著。接著，我拿出保鮮盒，將它放在茶几上。阿叔、小弟和我，看著盒裡的蛋，紅灰相間的色澤，靜靜地被透明的氣泡紙圍繞。它的世界好像被濃縮在生命起點上，做著遺世獨享的夢。父母、兄弟，再也不會有人記得它。我銳利地注視蛋殼上的某一處紋路，彷彿看見了一道裂縫。然後穿過那一道裂

縫，我發現裡面有一隻羽翼未豐，尚未長成的白頭翁。蜷縮成一團，然後，安詳地睡去。

*

〈綑綁〉

我國小曾是田徑隊的一員。

我不怎麼喜歡運動，體育課表現也馬馬虎虎，但有次立定跳遠，我一躍竟跳出二點五米，比全校最佳紀錄遠了二十公分。老師毫不猶豫要我進入田徑隊，參加初夏的全縣運動會。不過奇怪的是，我被分配去跳高。

那時學校缺乏訓練設備，不僅沒有軟墊，連測量高度的水平橫桿也沒有，只拿綑便當的橡皮筋，紅、黃、綠三色不均勻地交雜，一圈一圈結起來，再由同學拉起兩端，做為練習的標準。

每當我衝刺到繩前，心底的猶豫就會變成一股強大的力量，緊緊抓住我的雙腳。於是我緊急停下腳步，橡皮筋繩便成了繩索，軟軟地抵著我的喉嚨。

其實我對跳高懷有先天性的恐懼。

體育課也曾玩過跳箱。每次我都奮力衝刺，但一跑到跳箱前，心志不知為何就會突然變得軟弱，只能剎住腳步，把箱子直接撞倒。有時速度失控，我也跟著跌進箱子堆中。我曾問老師為何安排我去跳高，他說妳能跳那麼遠，表示瞬間爆發力很強，一定也可以跳很高。我當時聽了十分感動，覺得老師一定是發現我不知道的天賦，只要我也相信自己，一定能有不錯的成績。

田徑隊規定早上 7 點到校，先跑五千公尺，再依個人項目分開練習，直到第一堂上課為止。那時覺得練田徑隊最好的是不用參加朝會，聽台上的師長訓話。我就曾因為訓導主任太囉嗦，受不了熾烈的陽光，在他還沒作結論前，中暑昏倒過。

練習時老師通常不會來監督。我和其他隊員幾乎不認識，也不特別渴望和他們互動。我都是獨自暖身、慢跑，流汗就停下來休息。朝會開始後，我走往穿堂吹風，或者坐在樹下，讓點點晨光在我臉上搖晃。我盡量讓身體冷卻，不要出汗。

我討厭流汗。那讓我覺得狼狽。白色運動衣濕透後，胸部會被看得一清二楚。我的胸部幾乎沒有發育，因此一直沒穿內衣。雖然經期早在三年級暑假來潮，腋窩和下腹部也長出細軟的毛髮，但胸部依舊平坦一片。晨練最困擾我的，就是如何不讓上衣汗濕，透出胸前兩點微深的顏色。

參加田徑隊還有另一項好處，福利社會提供保久乳和麵包，讓選手練習完補充體力。我通常會先去廁所，把身上的汗擦乾，再到福利社拿麵包。麵包有巧克力和草莓兩種口味。我總是拿巧克力，有時趁沒人看守還會多拿一個。

每天我一個人暖身、跑操場。在橡皮筋繩前一次次被恐懼攔住。躲去廁所擦汗。拿巧克力麵包。隔天又繼續。鬧哄哄的早晨能安靜獨處，不用被同學央求借作業去抄，也不用聽朝會師長說廢話，讓我感到自在而快樂。

5月中開始，老師偶爾會來監看我們練習，之後再去朝會升旗。老師一走女生們便懶洋洋靠著籃球架，和男生打情罵俏，要他們翻牆出去買飲料。我則是盡快到廁所，擦拭汗濕的身體。

時序漸漸步入夏天。什麼都不做也會汗流浹背的夏天。陽光變得暴烈。景物看起來花茫茫的，好像都在流汗。

某天老師留得特別久，除了原本的練習量，又多出十趟折返跑。晨練完上衣幾乎整件濕透。老師一離開，我立刻跑去廁所，一手拉開衣領，擠出潮重的汗水，另一手伸進去擦汗。手帕抹至胸部時，突然傳來一陣刺麻的疼痛。我低頭看。

我的乳頭曬傷了。

小如豆子的乳頭乾癢地發皺。右乳頭下緣，還微微翹起一片皮屑，彷彿煙火的引線。我輕輕撥弄那片皮屑，刺痛的感覺從乳尖傳進身體。之後是一陣我無法理解、奇妙的興奮感，刺激著後腦勺。

怎麼辦？

四周一個人也沒有。走廊轉角的擴音喇叭沙沙沙地，模糊傳來訓導主任的聲音：「本週中心德目……請各位……放學後盡快……電玩店……」

沒有人。大家都在操場聽朝會。風在樓梯間吹起小小的旋流。紙屑顛簸滾過走廊。

我站在鏡子前，決定把上衣脫掉。由於距離，鏡子裡的乳頭看起來沒有明顯異狀，只不過顏色深了點，形狀扁了點。我低下頭仔細翻看，最外層的皮膚呈現棗色，內裡卻透著嫩紅，乳首尖端也是糊糊的白。

我搓了搓那引線般翹起的皮屑，漸漸和皮膚分離出裂口。撕到某處，突然無預警斷了。彷彿癱一般，我又剝開新的引線，撕下另一條皮屑。皮屑薄而短，透出深淺不一的紅，像是蘋果皮。就著光，還看得見細密的紋路。

我幾乎剝光皮屑。乳頭開始滲出血絲。我扭開水龍頭，盛水輕輕拍打。血絲很快消失，又很快冒出來。我用指尖擠出裂口裡的血。重複幾次，血絲終於不再滲流，但乳頭變得又垂又扁，十分蒼白，彷彿掏空果肉的殼。

「服裝儀容……上衣一定要紮進……禮貌……」

擴音器的聲音斷斷續續。走廊和樓梯間依舊沒有人。好安靜。

洗完手，我又用水拍拍後頸和腋下。身體漸漸冷了下來。我甩動上衣，披在欄杆上，希望朝會結束前能曬乾。我反坐上洗手台，讓風將身上的水珠吹散。



晨練結束後，橡皮筋繩通常會被女生搶走。她們很流行玩跳橡皮筋，還發明不少花招。譬如右腳把繩子踩低，左腳再前後跨繩跳來跳去；或者扳起腳尖勾住繩子，靠另一隻腳的力量跳起翻越，像馬戲團表演一樣。

六年級女生玩得更狠。她們會把繩子舉至頭頂，要跳的人從走廊盡頭衝刺過來；或是不斷變換跳繩高低，等跑到繩子前，才知道得躍過的高度。總有人因此摔破皮、膝蓋撞出瘀青，她們卻玩得愈發激烈。

那次她們在走廊欄杆邊平行地拉起橡皮筋，繩子和欄杆間幾乎沒有緩衝餘地。玩的人要從教室窗台跳出走廊，踉蹌幾步，再靠瞬間的彈跳力越過橡皮筋繩。幾個女生跑到繩子前都臨時放棄。眾人喧嚷鼓噪。終於一個女生奮力一跳，跳過繩子，但也越過了欄杆，就這樣從四樓摔下去。

摔得支離破碎。

我墊高腳尖，越過擠在欄杆邊的同學，看地上那個全身摔壞的女生。她一條腿直直的，但方向反了過來，靠近屁股的地方還露出白白的骨頭。耳後的兩條辮子不斷延伸出深紅色的血，看起來就像那條色彩斑斕的橡皮筋繩。

之後我再也跳不過了。練習時曾有幾次咬緊嘴唇，勉強翻過去，但現在只要助跑到橡皮筋繩前，我的雙腿就會軟下來，心臟狂跳不止。

比賽愈來愈近。我一天比一天軟弱。老師要我做意象訓練，想像自己跑到繩子前，體內有股自然的律動將身體往上帶，只要抓住律動，就能輕鬆跳過去。但我閉上眼，腦中只浮現那個女生支離破碎的身體，還有那條彷彿髮辮的橡皮筋繩，緊緊勒住我的畫面。



差不多是那個時候，我注意到隊上有個男生，每天和我同時到操場練習，站在我身後三步，模仿我的動作。他練短跑時，也盡量選在我跳高處附近。我去樹下拿水喝，他便匆匆忙忙跑到隔壁那棵樹，假裝在休息。

他和我同班，但我們沒有交集，也沒說過話。我對他的認識，只有號碼是九號、成績中上、名字筆畫有點多而已。可是現在無論在哪裡，他都會出現在我附近，一直盯著我看。

我回看他，他立刻低下頭，抿抿嘴唇，臉頰一片暈紅。看他這樣，我也開始緊張。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有這種反應，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盡量避開他的眼神。即使清楚感覺到他的視線，我也假裝不知情，別過身去。

很快我就不被他的注視影響。比賽一天天逼近。腦子裡揮之不去盡是我被橡皮筋繩束縛喉嚨，和跳躍後粉身碎骨的恐懼。他在我心中的疙瘩漸漸變小，小到我差不多忘了。

某天晨練，老師反常地沒來監看。我跑完操場，就準備去廁所擦汗。擴音喇叭響起朝會集合的音樂。學生在走廊排好隊，一班一班陸續離開。我坐在停車場邊，看大家都走了，才進入廁所。

今天沒有做太激烈的運動，身體很快就乾了。我伸了伸懶腰，走向福利社。

在福利社門口，我遇見他。我們同時要進門，又同時退開禮讓。我看了他一眼，他迅速低下頭，脹紅著臉，直奔進去。

我接著走入。草莓和巧克力麵包各放一籃。他站在巧克力麵包前，拿起其中一個，然後待在原地，等我的動作。

以前看小小百科，有一篇介紹巧克力牛奶和草莓牛奶的製造方法。雖然在最後調味才分岔出巧克力和草莓的選項，但我眼裡總是只有巧克力的顏色。如果世上的小孩要分成巧克力和草莓兩類，我一定毫不考慮奔向巧克力那一邊。草莓只有女生才會選。草莓牛奶也是。草莓麵包也是。

但現在我走到他身邊，竟伸手去拿草莓麵包。

我的腦袋一片混亂。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拿起草莓麵包，只有女生會選的草莓麵包。因為他是男生拿了巧克力口味，我是女生，所以應該選草莓嗎？

我走出福利社。他追上來，和我並肩走著。一路上我們都沒說話。我的身體發燙，一直流汗。我拉拉衣領，怕汗水又要讓胸前的顏色透出。

繞了好大一圈，我走上能俯瞰校園的台地，選一棵木棉樹坐下。他也靠著樹坐下。等我拆開麵包，他也拆開，一下子就吃完了。

草莓麵包聞起來酸酸的，上面的椰子粉味道像塑膠。雖然福利社的巧克力麵包沒有特別好吃，但怎麼說它都是巧克力，不是草莓。我吃得很慢。每咬下一口，都覺得想吐。

今年夏天熱，木棉熟得早。風一吹，熟透的棉絮就掉下來。我沒注意棉絮黏在白白的椰子粉上。咬下去時，順勢沾上我的嘴唇。

他盯著我看。我感到不自在，便也轉頭看他。他伸手，輕輕撕開黏住我嘴唇的棉絮，揉成小小一團球，塞進他吃完的麵包袋裡。他的手指在捏棉絮時碰到了我的嘴唇。我抿一抿，把唇上油膩的草莓果醬舔進嘴裡。

突然他深深吸了一口氣。

「那、那個，我看過妳的胸部！」

啊？我驚訝得叫出聲來，雙手緊緊環抱胸前，低頭看了一眼。他看過我的胸部？一直以來我極力遮掩的汗水，還是在我擦乾前就讓顏色透出了嗎？

「有一次練習完，我剛好也想去洗臉，看到妳在廁所前拉開領子，低頭看自己的身體，沒多久妳就脫下衣服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只好躲進轉角那間教室。後來妳還坐上洗手台，雙腳輕輕晃動，哼著音樂課教的那首〈白天的星星〉。」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偷看的，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一直覺得應該要告訴妳才行，不然我好像變偷窺狂，對妳很不禮貌。」

他解釋完，對我笑了笑。我不知道該有什麼表情。我的臉一定很僵。

「每次看到妳，我都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好幾次鼓起勇氣走到妳身邊，但妳總是對我視若無睹，讓我又退縮了。現在說出來後，心情總算是舒暢了。」

他伸了伸懶腰，抖擻地站起身來，對著在風中飄揚的國旗舉手敬禮。朝會結束的音樂歡愉地響起。「隊伍……打鬧……六年四班全體……衛生檢查……」擴音喇叭仍沙沙沙，將訓導主任的聲音傳遍校園。

「走吧，回教室去。」

他轉身微笑對我說。看我定坐在原地，以為我腿麻了沒力氣，伸出手想拉我一把。一陣風拂過，吹落許多棉絮。我看著他背光的灰色的臉，雙手仍緊緊環抱胸前。無論如何，都站不起身。

*

〈我的蟻人父親〉

父親是喜歡小東西的；父親曾是三十年的板模工人；父親也曾好賭成性但至終為了家庭收手；父親退休了；父親是知道我的同志身分的。

父親是沉默的。

2005 年，台灣加入國際反恐同日的聯合遊行，同志活動未艾方興，媒體卻像篩子般過濾消息，一切就像一顆即溶顆粒無色無味消失在每個家庭電視裡。當晚我從大學宿舍返家，放下行李就到廚房幫忙準備晚餐。鍋鏟銀鏟，鑊氣騰騰。母親在一旁洗菜，問了一句：有女朋友嗎？

母親是知道的。

許多人家裡都有一個善於推理的母親吧，任何日記、書信往復都是證據，甚至光憑口頭一句：有女朋友嗎？就把當時國中的我給嚇傻了。儘管我推託別詞，問題就盤在她的心裡多年——在陪她上市場入廚房的好兒子，與遭異樣眼光的同志兒子兩者之間推拉。時間一久，大家心知肚明，只是她總還有那麼一點期望：拜託，告訴我你還會交女朋友；或者乾脆掀開底牌，讓她一次死心也好。

那天，我選了後者。

水聲仍在繼續，菜葉在母親手上折斷，一次次發出清脆聲。我還來不及盤算萬一，她就先開口：「我以為你一輩子都不會說了。」

因為這句話，幾日後我邀了當時男友來家中吃飯。母親和他相談甚歡，儘管聊的都是股票基金，不過對於未來的規畫，母親是滿意他的。

送走男友後，不知情的父親從工地回來，睡前我聽見他在房裡說了一句：「啊，錯過了啊。」

我與父親的距離，一直是這樣的。

我和父親鮮少交談，印象中的他總是在我的生命中缺席。升上高中第一年，納莉颱風侵台，所有公車被泥水一泡全成了廢鐵。復課後，父親載我上學，這一載，高中三年我就成了有父親接送的小孩。

那時因著青春，我學著打扮，有時身上是香水味，有時是髮蠟果香。我遺傳了父親的鼻炎，兩人早晨起床都聞不太到味道，遂以為這些脹滿車子裡的氣味終將成為父子以外的祕密。閉口不語的兩人直至我下了車，父親才說：太香了，小心被教官盯上。

我應允一聲，關上車門往校門走去。

小學時經常羨慕有爸爸接送的同學，車子到了校門口，同學打開車門，回頭對著駕駛座上的爸爸說說話，再開心進了學校。我常想像，在那樣密閉的空間裡，小孩子會和自己的爸爸偷偷說什麼？會不會是討親、討抱，說說我愛你。而關上車門後的爸爸，握著方向盤，該是帶著愉悅心情開往這一天的大道吧。

小心被教官盯上。

車程中，眼神在後照鏡裡無意間和父親交會，兩人很有默契地閃躲，頭望向車窗外，偷偷再把視線拉回後照鏡，看著父親眉毛末端愈來愈長，愈來愈白，夢境般恍然間就到了學校。校門口同學彼此相伴有說有笑，我就成了其中一個異類。

是該自己上學的年紀了。

背後的父親打著方向盤，車子回拐，彎上高速公路，往城市邊緣駛去。

這個城市似乎是因著父親的腳步而擴大的。

1980 年代房市熱潮，房價飆漲，城裡人往城邊移動，搜尋更適居住地點。當時父親娶妻生子還沒個穩定工作，家中老母又愛邀約親友到三合院裡賭博，麻將、骰子、四色牌，想得到的賭具一樣不缺，就連路邊臨時來了香腸攤車，眾人也會一窩蜂跑出來插花外賭十八啦。母親一氣之下翻倒家中所有櫃檯桌椅，將仍是嬰兒的我藏在衣服堆中就離家出走。

三合院裡賭得昏天黑地，父親賭累了起身小解，走到房間看見散落一地的物品還以為遭了竊，仔細一看，妻子皆不見人影。怎麼回事？

小孩時機算得忒巧，轟然一哭，所有人都在滿桌子命運交織的數術裡醒來，父親循聲找人，抱西瓜般將我抱起。那時他頂著爆炸頭，手中抱著嬰兒的樣子，就像 Disco 舞廳外浪蕩少年在門口撿到了個嬰兒，不得不當起了大人。但故作鎮定模樣任憑一個垂髫小兒都看得出他慌了手腳發出各種逗弄牲畜的聲音，嘖嘖嘖、啾啾啾。

父親到丈人家把妻子求回來，代價是戒賭、戒菸和戒酒，還用了點積蓄在別處置辦新房。正愁著接下來的貸款光憑夫妻倆薪水負擔不起，某日就搭了建案潮，成了板模工人。

似乎定下心，父親方能被稱做父親，先前都還只是個空軍少爺兵退伍的浪蕩公子哥。

房子搭起鋼筋後，灌水泥之前，得先按設計圖來釘板模，才能讓混凝土定型。公子哥成了父親，剃了爆炸頭，也天天帶著一身土木髒汗返家。

小學到高中，每天聽到父親灰撲撲地回到家中，吆喝問小孩吃飯沒、功課寫完沒、什麼時候考試，然後被母親吆喝著：去洗澡啦！小孩子自己都做好了！

父親訕訕進了浴室，把沾滿木屑灰塵的衣服丟進浴缸用腳洗踏，再用洗衣機洗，再將洗衣機中的塵屑沖掉，才能洗我的制服。有時夜裡他腳步蹬蹬蹬在家裡轉悠，到冰箱找水果、到客廳看電視、走到我房門外看著看書的我。我轉頭看他一眼，他也看我一眼，照例若沒重要的事情就彼此閃躲。

我們之間有一條令人尷尬又切不開的臍帶。

大學暑假前我準備搬回家住，請父親幫忙到宿舍載行李。衣鞋課本，零碎雜物，父親提起一袋叮叮咚咚瓶子撞擊，溢出各種洗髮造型香水的香味，瞥了一眼袋子裡的東西，沒多說什麼。

父親從大學城中開車出來，突然說：你學校這幾棟也是我釘的板模。

這些日日進出的大樓，原來都是父親一板一釘，架構出來遮風避雨的世界。從城的邊緣往中心，他沿路指著建築說：這棟也是、那棟也是。這樣一指就在風景裡畫出城市的線稿，一幢幢建築灌了漿，在輪廓裡填上顏色，都市在他手中變成一座以同心圓無限擴張、巨大的城。

他指著二十多層的大廈說：我蓋這棟的時候，你小學剛畢業。

小學畢業那天，所有畢業生別著胸花參加典禮。愛哭的我想著：我應該驪歌唱到一半就會哭出來吧。但我到底沒哭，直至走到禮堂外，看到大家紛紛被父母領走，眼淚才掉下來。答應我會參加典禮的父母親在哪裡呢？那些該在禮堂二樓熱烈關注的眼神應該要像聚光燈照著我。如果沒有被照亮，人生就會有一個斷層永遠被埋沒。

我拿鑰匙開門回家，換下制服丟進洗衣籃，關在房裡昏沉睡去。

那天父親從工地回來，一定看到了寫著「畢業生」三個字的胸花吧。

時光會輪迴，以一種看不見的形式重新安排父母子女間的關係。當父親工作時，我安心念書；當他退休時，我忙於工作，在他養育的家中宇宙頻頻缺席。

早晨起床梳洗，對著鏡子開始打理儀容。用收斂水在臉上拍打，搽上防曬乳，有時氣色不佳得用潤色的隔離霜，或用眉筆補上眉毛，用面紙推勻，戴上隱形眼鏡，用髮蠟整理頭髮，選香水，在衣櫃前三挑四揀，出門上班。

多年前母親一開始嫌我花太多時間準備，但那句「我以為你一輩子都不會說了」像手術刀，切開我與她之間原本緊張尷尬的瘤，此後變得姊妹一樣，有時互換保養心

得，有時光明正大到我房裡拿香水去用，有時她會像少女般跟我評論某個男星如何如何，還問是不是我的菜。

當我拍打收斂水，發出可笑的啪搭啪搭聲音，父親也已起床，替滿陽台的香草植物澆水、撚香拜拜、燒了開水泡好芝麻糊當早餐，安靜走到我房門口，看著我在鏡子前擠眉弄眼，做一些他一輩子都不會理解為什麼的事情。

他小聲地敲敲門，我轉過頭，「冰箱有水果帶去公司吃。」

小時候，清晨 6 點多，父親聽到鬧鐘起床，穿上舊衣服，在滿陽台破破爛爛的長筒襪中拿一雙堪穿的，坐到我房門口的台階穿起襪子。他的身子都還沒睡醒，緩緩地像是抗拒著上班卻又不得不把襪子套上，以防工作中任一個長釘會穿過鞋底但至少還有襪子——不是能擋釘子，而是能吸掉傷口流出來的血。

眼神迷濛中，我看著父親的背影，不能理解他那時的心情是什麼。

現在，換他看著我的背影了。

出門前，我到陽台看著那些當年我種成興趣的香草植物，被退休的父親分株，扦插，不斷蔓延開來，一盆薄荷養成了一整排的薄荷叢；九層塔和迷迭香從草本種成了木本的小樹一株；多肉的左手香挺著豐饒的枝葉亭亭如蓋。我每帶回一株香草植物，就放在陽台，附上一張小紙條寫下習性和用途：百里香，喜乾燥，搭海鮮；甜菊，日照充足，可替代砂糖，適合你用；芸香，耐旱，防蟲。

留下紙條的隔天，就會看到植物從花市的廉價塑膠盆移到了大花盆中。培土、石子、砂土怎麼混的，只有父親知道，分株扦插的方式也不知道他從哪邊學來的，他也許到圖書館翻書，也許上網搜尋資料，我只確定那些紙條必然是被父親好好閱讀，就像情書一般，留在了他的抽屜裡。父親還在陽台上編了一整片塑膠藤編底墊，那是趁著手工編織流行，自己戴著老花眼鏡，一邊看 HBO，一邊編織巨大的網，承載著那些香草植物們。

他遠比我想像的還擅長於這些細小的手工活。

芸香種了一年，家中再也沒見過蚊子。下班後母親轉述父親在某個夜裡曾說：都用不到電蚊拍了。

「你和你爸的感情比較好，就算沒說什麼話。」母親吃味地說。

有時我更覺得自己像父親的女兒。

進房間時，枕頭棉被被父親重整理了一遍，衣服被他掛上衣架，垃圾桶裡的垃圾被清空，那原是有著日拋眼鏡盒、保養品外包裝、推開眉筆暈成黑黑的面紙。面對這些垃圾，他再也不說「太香了，小心被盯上」這樣的話，只是不動聲色地把一個他不甚理解的房間，還原成一個乾淨而有秩序的宇宙。

父親是沉默的。

他從城市中心離開，到了邊緣，又走回城市，回到家裡。就像他在我的生命裡出現，遠離，現在又回來了。儘管我們已經遺忘了怎麼口頭交談，但就像螞蟻一樣，在彼此留下的線索裡接頭，交換訊息，確認彼此存在。

最近拜訪親友時，年近三十的我總會被問到結婚生子之事。正當我啞然不知做何回應時，父親就會用一種吊兒郎當的口氣，擋掉我不知道該怎麼替父親轉圓的社會眼光：「他啊，只喜歡自由自在地過，誰跟他在一起誰倒楣。」

父親自己很懂得怎麼用浪蕩公子哥的態度，滑膩地在各種壓力下閃身而過。

電影《蟻人》中，男主角的女兒遭挾持，他穿起蟻人裝束，縮成米粒大小，在女兒臥房裡和壞人拚鬥。兩人站上行駛中的火車，神力般抓起車廂互砸，以雷射死光互相射擊，驚險宛如西部牛仔片的場面；鏡頭一拉遠，女兒站在門口疑惑不解地看著玩具軌道上一道道像是 LED 的光彼此閃爍，突然一個東西飛到窗檯上——父親沒事吧——原來，只是一節湯瑪士小火車的車廂。

板模、植物、垃圾、衣物、保養品，從城市到我房裡潛移默化的宇宙，都是父親和世界拚鬥的過程。

我突然理解多年前那句「啊，錯過了啊」的意思，父親始終與我保持一種親暱的距離感——他背著巨大的包袱，放任我在他構築好的領域外探索，但最終回首，動動觸鬚，還是找得到那條，只有我和他才嗅得到的隱形軌道。

*

〈結婚座〉

我的辦公桌，是一組長形的雙人座位，與其說書桌，卻更像火車、客運、地鐵的運作形態，凡是坐在隔壁的同事，短至三個月，長達兩年，都在中途紛紛拉起響鈴，靠站下車，離職或結婚去了。她們的打卡出勤表最終成為一張單向車票，毫不留戀地棄置在公司的紙類回收桶。

會計小姐叫這個位置「結婚座」，每有新人報到，便阿姑講史般敘述歷代順利出嫁的女員工，接著喊出自以為得意的口號：「下一站，幸福！」

蘋果是此刻坐在我隔壁的新人，說起來也約莫有半年左右的時間，細心的態度讓她相當順利地通過試用期和考核期；而她的臉頰，不知為何總是無時無刻散放粉紅色調的光采。

我和蘋果常共度午餐時間，公司附近有家餐館叫紅樓，裡面卻一個女性員工也沒有，清一色穿著背心汗衫的年輕男子們端送小菜和湯碗，挺著大肚臍的老闆從廚房走出來，光禿頭頂，虎熊之類的動物腰背，他揮舞菜刀，用粗糙低沉的嗓音叫我們自己找座位，蘋果抖著手推動木頭椅子，而我站在門邊踟躕不肯入座，暗自以為這家店是否遭到強盜搶劫。

幾次，我想起店名和員工的不協調感而噗哧發笑，蘋果問我笑的原因，我表示紅樓裡面至少該有林黛玉那樣一臉素淨的老闆娘吧，她聽了以後說我思想太落後，紅樓為什麼一定要配女員工呢？也有可能是小三薛寶釵捲款潛逃，老闆娘離家出走，導致賈寶玉頹喪發福、無聊度日，最終移情轉性，搖身一變成為專門招攬猛男的中年歐吉桑。

80 後出生的蘋果，短短五分鐘內改寫了我母親、母親的母親那一代視為經典的愛情故事。

我們還為小三究竟是寶釵還是黛玉爭論整個下午，她認為第三者的真正定義是在感情關係中不被愛的那一個，被排除在愛情的範圍之外，即是小三。她定格於空中的雙手，妖魅地指點戀愛迷津，而我隱約覺得和蘋果共事，似乎是一場災難的開始。

小型公司的員工旅遊，從來沒有跨出台灣的地圖，遊覽車的四個輪子在島嶼上到處爬行，穿越幾個名稱陌生的收費站，夏季墾丁，冬季太魯閣，始終抵達不了姊妹們口中的理想聖地；有些城市的氣氛太過羅曼蒂克，並不適合和同事一齊前往，她們內心倒也十分明白。

旅行中的夜晚，總有一段奇異的時刻，坐在光亮熱烈的營火旁邊，平常打招呼問好都有些困難的同事，姿態也變得柔軟客氣起來，甚至為對方盛裝熱湯吃食，我很清楚這只不過是暫時的風景，即使眾人牽起手對海洋或山谷吶喊不見不散，隨著太陽升起、假期結束，這些聲響如同無法播放的黑膠唱片再也聽不見旋律，也像一齣散場的新浪潮電影，細節與結局的真相藏在難以被記起的回憶岩縫。

黑暗裡，敷著白色面膜的幾個女生向手機彼端的情人通話，我則專心清潔帳篷內部，為火堆補充木柴枯枝，事實上連蘋果都發現我的手機很少響起，她說我使用的是大嬸方案，在超市的折扣時段打開計算機，跟每日睡眠計時的鬧鐘功能。

我不置可否回應，在報表檔案以外，私生活仍脫離不了數字的運算，也是某種形態的始終如一。

固定的餐館、通勤路線、健身中心、休息時間，蘋果指著結婚多年的經理跟依偎在旁的妻子與家眷，示意我的作息和中年人毫無相異，再指向枕頭邊裝滿雙份黑輪和甜不辣碗公，叫我女子漢。

女子漢，一個融合陰性與陽性意識的詞彙，如飛翔穿梭於性別疆界的跳傘員，因測量失誤，最終迫降於尚未開發的荒原。

確實，我是公司內唯一扛起鋁梯去換燈泡的女性，和男性組長各自推著一台疊滿印刷品的貨推車也手腳麻利、毫不遲緩，至於電腦主機和抽屜縫隙偶爾竄出的蟑螂，拿出衛生紙單手一拍，跟其他人在網路購物商城拿出拍賣槌子下標項鍊洋裝般輕鬆且毫無負擔。

我只是不想活得那麼狡猾。

充滿雨水的季節裡，密集的報表檔案就像發霉的牆壁令人感到鬱悶喪氣，困意像屢屢靠岸的海浪，規律拍打著疲憊的神經，在下次呵欠來襲前，我伸出困惑又顫抖的食指，指向蘋果的社群頁面，詢問那些畫面為何總是跳出許多全新的演藝資訊、舞台劇節目，連歌手尚未發行的單曲也能順利收聽。她走到我的電腦前，「卡通漫畫俱樂部、美食團購、台北文昌宮點燈電子系統……」以俏皮的語調刻意字正腔圓地念出我常瀏覽的幾個粉絲團。

窗外突現的閃電與雷擊使蘋果反射性將身體靠近座位內側，空氣中充滿著一種水果般新鮮甜膩的香氣，我意識到這是自她臉頰或耳朵部位所飄散出的氣息。

在香氣瀰漫的幾秒鐘裡，我隱約感到自己似乎並不介意被洩漏私人嗜好，而她提醒我不要小看虛擬的網路世界，在雲端光纖以外，系統其實不停地記錄使用者的習慣。

就像蒐集暗戀對象的個人檔案，她說。

那刻我恍然大悟，這是一個種瓜得瓜的程式系統，它已自動過濾個人毫無興趣的菜單，提供自己喜愛的佳肴；蘋果回到隔壁座位整理起她的長髮，不禁慶幸她沒再將滑鼠游標向下滑移，虛線以下的四個大字「月老銀行」，差點就從縫隙中流竄出來。

我並不是那種需要倚靠神明指示人生去向的類型，對於月老銀行也始終把它當做凡爾賽玫瑰之類的動畫，誰教他們總是以漫畫般的夢幻造型做為訪客首頁呢。雖然這個組織在街頭發放宣傳單，上面印有實體公司地址，媒體也不乏討論介紹，理應未與歛財詐騙勾結，但我始終以為在月老的笑臉後頭，肯定隱藏著謎樣的社交陷阱，那只是張虛假的面具，掛著月老、邱比特、維納斯……等等的暱稱，在虛擬的姻緣銀行裡，他們化身理財專員為曠男怨女服務，如同販售投資基金，將手邊的案件標的暗暗推向一知半解的顧客面前，而女神跟俊男尚未降臨，顧客的帳戶已被提領一空，留下無法兌現的愛情合約。

學生時期的交往對象，婚前在社群上傳的貓狗、美食、戀人的照片像被清潔隊或搬家公司一掃而空，換成懷抱嬰兒和對方家長切蛋糕的全家福，影像一旁則標明簡短的文字描述：「可喜可賀」，網頁下方有將近百人給予關注和讚的鼓勵，我則回應：「看來你們適合跟公婆一起住。」自此，我們就鮮少聯繫了。

業務組鑽研起女人最理想的結婚年齡，究竟該落在哪個歲數區間，她們搬出美國調查、英國研究、澳洲分析……最終還是回到台灣輿論的原點，而我一邊按著遙控器看午間新聞，聽她們幾句不離買房、婆媳、懷胎三大話題，預備拿出抱枕，從這群近似雞鴨的鳴叫裡逃開，午休顯然是結束辦公室話題最好的方法，電燈熄滅，雙眼閉上，她們也安分地回到各自的小方格內老老實實待著，即便在關燈之後的寧靜裡，偶爾會傳來一陣密集的悶笑聲，我倒也不那麼在意。我總是將臉深深埋在印有卡通圖案的柔軟抱枕裡，那些聒噪的言語聽來便顯得模糊又遙遠，有時就像小丸子的心事一樣，幼稚與不可取。

公司的地下室，光線非常幽暗，無人使用的蒸飯箱是被遺棄的寵物，孤單地蜷縮在樓梯轉角，從日到夜默默感受香菸的煙霧氣息與伴隨菸事散開的八卦流言，有回我從櫥櫃搜索著拖把和水桶，準備替打翻咖啡的蘋果清潔善後。幾個男同事聳起雙

肩，圍繞成群地發出笑聲，我聽見幾個年輕女員工的名字，他們似乎以通訊錄名單玩起「瘋狂二選一」的遊戲。

一陣渴意自乾燥的喉嚨深處傳開，我拿起拖把，逃難似地搭乘電梯往上層移動。地下室是充滿祕密的洞穴，在布滿灰塵的牆面，能挖掘出人的心思和心眼，平常隱蔽的悲哀或快樂，以及個人取向，也在嬉鬧中過分輕易地流瀉出來。

跨年夜裡我獨自搭乘捷運去看煙火，列車上的隔壁座位持續到終點站都空蕩蕩的，情侶們寧可拉著手或搭肩靠攏，也不選擇坐在陌生人的旁邊。

廣場前擠滿販售消夜的攤販和席地而坐的市民，幾組家庭的嬉鬧聲跟食物的味道混合在一起，那些夾雜挨罵與歡笑的聲音，使我想起童年時期母親強迫自己吃下苦瓜、青椒等號稱健康的蔬菜；她從不給予心理建設的時間，命令表情痛苦的我趕緊將食物吞下，我只好想像它們滑過食道時轉換成別的味道與形狀，此後，也一直努力嘗試，去切斷名稱和恐懼感之間所有的可能連結。

關於切斷的故事，聽說在危急狀況下，蜥蜴或蚯蚓可憑藉切斷尾端來延續生命，牠們割捨身體某一部分的重要特徵，以生物的演化邏輯來說，似乎十分合情合理。是夜的夢境裡，母親化身斷尾蜥蜴從家屋逃出，我在黑夜裡撿拾起被遺棄原地的尾端，而那尾巴卻違反生長秩序和生物原理，遂自變長變大，映現出一張父親愁苦的臉。我掀開棉被自汗水裡甦醒，卻從鏡子內窺見自己哀戚的表情。事實上，母親留下的並非可怖的獸類尾巴，而是衣櫃內許多款式淑女的裙裝，那些我從不曾穿上身的裝扮，源自對她日日年年的思念。

再度光顧紅樓餐館，是和會計小姐、資訊人員一起，店內已不見飯麵滷味等中式菜點，強盜般外形的老闆隨店家招牌消失去向，同店址重新裝潢成便便體驗館，並非販售人類或貓狗等實體糞便，而是將焗烤、燴飯、義大利麵等餐食裝載在馬桶造形的容器內。我們坐在吧檯旁的位置，隨意點了份海鮮焗飯，上餐時才發現服務生穿著純白色的蓬裙，是個看上去未滿二十歲的年輕少女，她的雙頰也是粉紅色的，但那抹暈紅顯然是腮紅下手過重的結果，和蘋果截然不同。

離開吃大便餐館，不，便便體驗館時，會計小姐不停在我面前描述資訊人員的戀愛經驗，讚美他的單純與老實可靠，並以勸告夾帶些許威脅的口氣叫我不會活得那麼神祕，逞強的性格無法獲得任何好處，偶爾和大家打成一片不是也挺好的嗎。其實我對他並不是那麼反感，如果他能不把從鼻孔抽出來的手指直接塞入耳朵縫隙的話，至少可以介紹給我的表妹或者新來的另一位女同事。他們還可以一邊體驗大便餐點一邊約會。

這些話終究沒說出口，被逆流的胃酸吞噬，再度下滑回到體內的某個角落。

不久的以後，蘋果也離職了。

過年後，我前往烘爐地拜拜，向神明求發財金，在抽籤詩的籤筒旁發現她，問我租屋處的詳細地址，要寄婚禮邀請卡來。

雙人座位即使相交相連，也無法網綁彼此的命運，終究是不交心的緣分。彷彿小學時期被隔壁同學以鉛筆畫下分隔線，你一邊，我一邊。

桌前的報表檔案仍如山丘般連綿不絕，在業務人員的喧譁聲裡，我打開月老銀行的社群網站，試圖搜尋像蘋果一樣散發粉紅色光芒的物件。她的打卡出勤表、員工餐廳剩餘的兌換卷、相約去過的咖啡店名片，都安靜地躺在我的抽屜裡層，如墳墓之中永不甦醒的睡眠，一個深深的黯淡的夢。

出差回國的經理帶來日本蛋糕卷，大家一窩蜂湧向門口迎接熱騰騰的手信，而我還留在座位，坐著搖晃的椅子，進行著不知終點與去向的旅程。

*

〈冷熱體事〉

立夏一過，氣溫驟升，緊接是止不住的漏水問題。

實驗室的冷氣年久，積勞成疾，老早失了調溫功用，噪音挾著漏水淅淅瀝瀝淋淋漓漓，漬水滲在牆上透在心底，浸著潤著彷彿積習，無奈並且難耐，伙同眾人拆開內機，只見時光積塵，一徑向源侵蝕的陳跡填溢，笑是黃河之水天上來，心緒也好似泥濘的下游時淤時漫。

旱澇並行的日子，大伙揣摩出一疏通法是仰飲那水：使著嘴巴的力氣，將排水管連同冷氣機內淤塞的髒汙吹出來——或吸或吐，嘗得滋味的人總不願多提，日子一久，疏濬的念頭便比老排水管還弛。後來是因實驗機台過熱頻頻故障不得已才找指導教授商量，指導教授同意汰舊，只是換新還待經費著落。而期待無疑使人耐旱，等待汰換的念頭等過了炎夏，等過秋冬，等到眾人淡忘，等到氣溫喚著記憶回升，等到水患又挾著情緒暴漲。

冷氣報廢那天從系館至回收場的路上滿是汙痕，沿途的拖磨、傾軋，時間的腐味，浮浮然如臨溝淘洗的雞腸子，童年的殺雞印象，幼時我詫異那小小肚腹的藏汙納垢，問長輩氣味何來，他們只道溝裡的魚嗜吃糞便。

當時我疑惑溝裡何以有魚，現在的我毫不懷疑冷氣機內的藏汙納垢皆是平常呼息。



新冷氣裝修那天適逢學校畢業典禮，上午 8 點來校，整條大學路攤販滿溢，夾道慶祝的旗幟與鮮花也像氾濫，而我已對氾濫疲軟。大學畢業典禮辦理的時程總是早過真正的畢業考，這排場對研究生並無實質意義，只稱對熱鬧有說不上來的倦怠。

抵達實驗室發現數架鋁梯已搭在門前，冷氣行老闆站在梯上，頭沒在天花板裡。明明是約 9 點的，我懷著複雜情緒上前開門，聽聞我呼聲，老闆忙從鋁梯下來，「同學你來啦不好意思星期六還要你來學校……」

我赧笑著，沒多搭話。我與冷氣老闆算老交情了，這要歸因系館初建冷氣承包商行事草率，六年來系館冷氣不知修過幾回，問題如出一轍，想老闆修得慣常，幾次問他是否願意擔任系館冷氣維修特約，他總擺了擺手轉身蹲回他的工作，迴避姿態如此生硬，某方面我跟老闆可能是同類人：謹慎卻也容易心焦，熱心工作，對人則有點兒彆扭。

冷氣裝修是勞力事，維修內機事小，幾樣零件檢查即知端倪，具危險性是外機，跨梁做工是常有的事。老闆工作總是親為，身旁跟著幾名外勞，像協助也像見習，一種純粹勞力的需求：聽話、實幹、身手矯健——常看他們抽了一根麻繩束在腰上，便手腳利索地爬出窗外。

攬著天光與地氣，我常想那乾黑枯瘦的身形想必是曬出來的，或者，是陽光把他們熨成了同一種人，這認知十分粗糙，一如他們被賦予的工具性，一如我只通稱他們外勞，沒能認識各人的性格與國籍。

而這些年來外勞面目屢見更迭，不知是這工作危險性太高抑或老闆使喚的音量太難忍受，烈日挾著酸雨，羞辱斥責有之。老闆求好的性格使他標準極高且吝於下放，行且多勞，也造就了他的多疑敏感，旁觀老闆的行事作風我只感到分工之累，不完全交付的信任總像監督，總也生著氣焰。

然而熱浪一退，老闆態度又是那麼和氣平緩。

難耐的溫差，僱傭與要求，專業與金錢的梯度關係。

而這看季節臉色的工作是那麼理所當然地隨溫度興旺，冷縮熱脹的工作量與經營處境。想他們鎮日與冷氣機為伍，冷氣帶來的靜涼感對他們而言是那麼稀罕，甚至只代表完工的意義。

看他們焊管牽線忙進忙出，我只旱渴地杵在一旁掛念未完的論文，一個字兩個字地泌著汗，體膚的薄沁感，老闆工作只著一條棉衫，反覆搓洗乃至破損、沉濁，透汗的絲質可見。這歲月洗曬的白薄棉衫，爸也穿著的，高中前我同樣穿這內裡，是大學住宿後自覺獨異才替換，淘汰的舊衫充當抹布，意外地實用。此等體膚衣物是小處，只是這小處總也平實標誌了什麼，教人隱隱歸類其異同。

想起上回修完冷氣，館舍技工發現儲藏室的榔頭與螺絲起子缺了幾隻，埋怨大概是冷氣老闆順手錯拿回去，冷嘲熱諷一陣，嘴上說罷了，表情卻是鄙夷。

那席話也沁著我，畢竟是我介紹冷氣老闆給技工認識。

感溫生活，孰高孰低，物理說法是各人受熱後的膨脹係數不同，如何緊密的生活隨溫度消長，時間一久，相逢處總也生了隙罅，緊接是止不住的漏水問題。

後來我在隔壁實驗桌上發現零散的工具，向技工解釋是同學們疏忽忘記歸位，技工聞言，似又不以為意。

一道壁癌滋殖的牆。此後我與技工相處也生了隔閡，即使別人眼中的他是那麼安分負責，一如冷氣老闆做事認真，對待員工的態度卻是那麼嚴苛。

不同以往陣仗，老闆此次帶的人手極少：兩個新面孔外勞以及一名少年。少年十來歲年紀，膚色白皙，簡單恤衫黑框眼鏡，不做粗工打扮也不似學徒氣質，但看他使工具的模樣知他底子厚，惟舉措尚存一分恣意，也許正是如此，老闆將他拴得緊，岸濤般催來喚去，少年聞浪只是靜，心緒彷彿退到了海天遼遠的邊上，情態如風，細波如鱗。

我懷著親近的心情想同他說上幾句，但少年察覺我靠近，瞟我一眼，即漂走了。這溫差也像隔閡。但想抵達實驗室後我的一舉一動他皆盡觀，或我才是被觀察的人。不知如何是好我只站在原地，勉強擠了笑問要不要幫忙，少年才終於正眼看我。

「你是博士生吧？」他漫不經心地問。

我點了點頭，突來地喉頭乾澀。關於這問句背後的可能看待我已太過清楚，可能還是有些失望。

似是察覺了什麼，他背過身。

「你們為什麼在實驗室養魚？」

一晌無話，我看向實驗室迎門處那缸從我入學就在的懨懨的魚，千頭萬緒浮沉無依，只囁嚅答了：「門面吧。美觀，招財。」語畢才覺表淺茫然無以澄清，我才好像有點理解那些魚，理解觀賞養殖一如那些庸常問句：讀博士喔幾年級幾時畢業以後怎麼打算……虛懸，實在，難遣的漏水問題，想起去年暑假回家衣服還沒換下即被爸喚去幫忙油漆頂樓。

那時爸也問什麼時候能畢業呢？想想又過了一年。

無分晴雨室內室外的漏水問題似成了常態。家屋老舊，逢雨就漏，頂樓漆漆補補地一塊白一塊綠，怎麼也遮不住底層的水泥灰。去年新上的防水漆是希臘白，確實是一提及希臘就能聯想的那種白，可惜背景不是蔚藍的海，洗塵即花去我們整個上午，而後復上底漆，反覆堆疊至漆從透明漸生潤澤，油漆工作持續了數天，曬傷的皮膚則像防水漆一層層褪到了換季。

為了管線牽連方便，新冷氣內機就安裝在實驗室進門處、魚缸的上方。少年提醒我：冷氣這般直吹魚缸魚會死的。我愣了愣，只漠然想魚缸有保溫棒，那些魚能在自我的空間活得很好——牠們向來是吃自己糞便長大的——完全地自足，我忽然有點羨慕。

牠們能否嗅覺自己呢。觀賞養殖及其將被取代的位置。

新駐的冷氣機。

甫報廢的冷氣外機原本安裝於系館頂樓，只是連年陽光曝曬，裸露的管線已成隱憂。獲悉新冷氣外機又將放在同樣位置，遂起意與老闆討論移裝他處的可能性。然而口頭的調度總是容易，考量水電牽連與日照方位，空間利用的剩餘價值，只感疏漏之隙猝不及防，安身之隙周折難覓。

難辨是空間或心理上的，談論位置總也伴隨了自知與索求。關於新的進駐，我不禁暗忖這門面內外的適溫與安排有多少私心。討論許久，末了我們決定將冷氣外機以支架固定在四、五樓交界的磚牆，那是方圓十尺內唯一實心並且背陽的牆面——實

心並且背陽，乍聽真像某種堅定意志，即使明白實際上只是夾縫與妥協。而如何將冷氣外機垂放至那交界處尤其棘手：四、五樓交界處並無立足之地，當冷氣外機從頂樓垂降下來時，需要一個人吊在五樓外牆接應。

五人左右環視，靜默。許久，少年率先出聲。

老闆聽了，二話不說解了腰上麻繩拋向少年。

我詫異少年的自發，更詫異老闆的平靜，詫異事必親為的老闆怎會把工作拋了出去，我以為他腰上的繩索從不會卸下。

沉默在少年腰上打了一個又一個繁複的結，難抑的懸心感，當少年從五樓窗臺跨出去，我的後悔縛得更緊了。將冷氣移位是我的提議。心似針炙的沙灘，明明不懸吊在外我仍感立足艱難，只一併抽了麻繩跟在外勞身後，以同樣繁複的綑綁方式吊起待置的冷氣外機。如果外施之力終要反饋己身，如果與人齊力能夠平抑我的忐忑。

頂著烈日，冷氣機在老闆指令聲中從頂樓緩緩垂降，想像那重量繫於腰際，懸於高處的拉扯感，我看見少年張開了雙臂，準備擔負的姿態是那麼坦然包容。彷彿佇足海天遼遠的邊上，他晃著、蕩著，屏息如浮舟，起落在繫放間，麻繩勒得我掌心辣疼，也想出一分力的念頭，當我真正緊握，只顯得稚拙而薄弱。

那承擔並非出於表現，亦不同我總想填償什麼的心理。

縛以同樣的方式起手，一口氣緊緊揪著，溺水般地沉重，意志的沙攢在手裡、心底，積聚而細瑣。在老闆的指令聲中，少年穩穩接住冷氣機了，載物的舟倏沉，繼湧而上的熱難辨是淚或汗，深深的窒息感，正當力拔的情勢，我才發覺炙掌的疼痛已使我力竭，恐懼與無助緩緩從我麻痺的手指漫了上來……霎時間老闆構著窗整個人前傾了出去，奮力伸長了雙手，緊緊抱住少年的腰。

夏日的風那麼懾人。

似是察覺我的心思，也那麼像是解釋，後來老闆抹著大汗說：「想說星期六不用去學校，就叫他來幫忙啦。」眼神流露難得的溫煦。



中午問他們四個便當好嗎，老闆只客氣道老闆娘會送來，已經在路上。

午後他們將拆封的紙箱攤平，隨意在走廊席地，靠著牆平靜閉目。請他們進研究室稍息，他們只稱自己渾身汗垢，怕髒了室內桌椅，執意不肯進來。

完工已然近晚，遍地清掃過的痕跡，老闆將遙控器與保證書交給我便匆匆離去。再進入實驗室，索然的涼意，索然的魚依然安於牠們的恆溫，彷彿變動不曾來過。我刻意調低了溫度。隨著扇葉擺動，新機獨有的塑膠味混著空間殘餘的汗酸，長久積鬱全隨新設的排水管線緩緩嘔了出來——旱渴時也曾想過將排水管直接引入魚缸——排水與源流，時間的腐味，身畔的魚依然無知優游，理解其奢侈，想起那個少年，不知道今年夏天頂樓的漆還要不要補強，我起意打了通電話回家。

*

〈天籟調〉

剛結束采收奇異果與柑橘的工作，雖然日間只感覺時值深秋，但入夜後的低溫和凌晨的結霜卻決然地寒冷，似乎在北半球那些即使不熟溜但也了然於心的二十四節氣，得在紐西蘭用另一種方式重新體會。乘坐渡輪由北島往南島的航行中，遠遠看見皚皚的雪白山色，六月初的芒種反轉正好對應十二月的大雪，看來還是挺有一回事。終於想抽一口菸了，不知道是熱咖啡太濃讓我心悸，還是海風冷得我手指發抖，撕不開包裝。先前在渡輪餐廳櫃檯結帳的男人出來幫忙，好像特地為我服務似的，還和善地用他的大手替我擋風打火。不過他當然也是出來抽菸的。

他說做這份工作已經十二年，每日五個船班，每班船上總會有像我這樣獨自旅行獨自抽菸的人，不論男女，來自世界各處。他的英文口音對我來說仍是陌生而屈奇，總得在腦中重理一遍才聽懂。

「你看起來不像抽菸的人。」他質疑。這種事情彷彿寫在臉上。

我猶豫回答，腦袋閃現中英文裡回答否定句的文法相異，瞬間天人交戰。「我不抽菸，但我可以享受這件事。尤其冷的時候。」或許是還想維護這色身，又不甘於太過乾淨不食人間煙火的困頓。我想告訴他這個想法，但佛家語不知如何用英文說出來。他抽完，告訴我天氣將會愈來愈冷，工作難找，祝我好運。

我實在不怎麼喜歡旅行。

討厭所謂一定要去的地方、該從事的玩樂或非吃不可的美食這些不成文的控制狂條列式規定。但卻對於在異地搬遷住下，到處散步，找地方游泳以及上市場買菜下

廚，與人不拖泥帶水地短暫交會感到著迷。下了港口走出航站，好幾家背包客棧開來小箱型車在招攬旅人，無從比較或許也無須比較，就把命運交給機遇。上車後看到腳邊有一張旅遊景點的文宣，Queen Charlotte Track（夏洛特女王步道），隨口問了開車的毛菰（德國女子名，發音大致如此），她說最近常下雨太冷，走的人不多，步道在峽灣裡蜿蜒，全程三天兩夜或四天三夜，也可選擇一日行程，讓水上計程車接送。

也許可行。當下我這樣想，毛菰則熱情提供建議，例如三天的里程與路況，全程步道的投宿地點，食物的準備等等。向來差強人意的天氣預報系統則宣稱接下來的天氣晴好，我也決定不疑有他信之如筮龜，當晚就到超市採購食物，隔天早上整裝出發。並無衝動，但覺得一切恰如其分。

步道的起點在峽灣中的一個堤岸口，搭乘水上計程車的人不少，原本以為期待中走在無人之境的想望就要幻滅。但船艇在錯綜的水域繞行，有些是要去水邊酒店度假，有人則是一身釣魚行頭要一展身手，也有人像是回家，有狗來水邊歡迎。最後真正來到步道的剩下我和一對美國老夫婦，他們說只散步一日，下午便乘船回去，也是一句祝我好運，我就千山我獨行那樣大步離去。

孤獨之好，在於還有其他的辭彙可以為你心裡自傷的格調緩頰。因為不至於孤單，孤單太過落寞，彷彿窮困潦倒六親不認。也不至於孤絕，孤絕簡直自毀般封鎖在禁錮的牆裡不得超生。而孤獨正好是體會這些單字組合能衍生出多少情境的妙方。我留心腳程的速度要略快才行，第一天有二十七公里遠，且連絡今晚借宿的老奶奶家時，她再三叮嚀冬天 5 點鐘天就黑了，步道又多樹叢林蔭可別來得太遲。

雖然空氣乾冷足以凍麻手掌，但陽光和煦，我走得渾身發汗。而且真的空山不見人，且不聞人語響，一切寧靜，只有山林鳥獸的窸窣，而那甚至也是寧靜的一部分。我無來由地想起一段旋律，調勻氣息，放聲唱了出來。

「到處隨緣延歲月，一生安分度時光。」

旋律與節奏都抓得零零落落，甚至連閩南語的發音都不怎麼確定，我就一直在心裡，也在嘴邊反覆琢磨。這是父親生前常唱的。歌詞是憨山大師〈醒世歌〉，但不知道為什麼父親把「終生」唱做「一生」。他時常在清晨起床開始要擠牛奶與餵牛時，氣運丹田地把歌聲發自肺腑，牛群就紛紛自動啟步開始今日行程，說不定那曲調還真的能催乳。還好鄉下地方厝邊隔壁皆親友，大概也都習慣了父親的鐵嗓，因為聽奶奶說父親小時候就用這招叫姑姑們起床入海牽魚栽。我也猶記得童年時某些禮拜天（當時尚無週休二日），會是全家出遊的大日子，去爬山讓小孩累得涕淚縱橫，或是到某個名之為度假村的遊樂園烤肉，父親也不會放過任何一次引吭的機

會。在山頭放歌不必說，連遊樂園的卡拉 OK 大賽他也要參一腳，且不必音樂伴唱帶，麥克風唱了兩句不斷音爆只好放下，一旁我們聽得尷尬渾身發熱，對於父親的率真與任性既覺得有趣又羞赧。尤其年輕觀眾多半不知所云，但中老年鄉親則不吝於掌聲與歡呼，奇異的世代分裂場景。

長大後離家讀書，少有機會再聽。而父親久病，在我大學一年級那年往生。我知道喪父的悲痛一直存在內心某處，卻無能為力，喪禮結束後就把它渾然迷惘地埋藏在生活裡不去碰觸，因為總覺得身不在其境而日子也無異。直到大學三年級有詞曲必修課，歌聲好的教授興致來時在台前教我們唱許多歌調，隨口哼來幾句的「天籟調」，讓我倒抽了一口氣。故作鎮定而顫抖。我想更了解天籟調，找到了天籟吟社出版的書與專輯，聆聽揣摩父親的唱法，但現在仍哼不成調。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一樣的旋律，可以唱許多七言的詩句。杜牧的〈清明〉是父親在雨來時愛唱的詩詞。夏洛特女王峽灣，萬年前的冰河開鑿切碎大地，形成山海彼此錯落的複雜地形，讓人只在乎身在其中而不管此為何處。想起種田山頭火的俳句「暢直道上行寂寥」，這步道雖蜿蜒但確實無歧路，走久了步伐呼吸都成自然，就專心起來研究天籟調的旋律。那第四個「家」字，是全曲調的最高音，並且連綿拖沓搖曳而下，以我對父親歌聲的記憶與樂理的基礎認識可以抓到八個音的迴轉，如今這樣唱歌大概會被當成節奏藍調吧。在山峽中繼續鑽行，不時可以瞥見海灣，偶爾看到跨島時搭乘的渡輪，因為距離遙遠彷彿無聲航行，在湛藍的水面畫出兩行愈離愈遠也愈淡的茫茫白浪。不知道那位和善的服務員是否又出來與不過問名姓的乘客抽根菸了。

接著道路引我來到海岸邊，有屋有碼頭，一個中年婦人驚訝有人走來那樣笑著對我招手。她問我今晚是不是住諾琳家，那是老奶奶的名字沒錯。並且拜託我幫她送信給老奶奶。她沒有遙指杏花村，但提醒我只要跟隨粉紅色的三角形路標走就會抵達。我彷彿桃樂絲接下女巫的任務走上黃磚路那樣，當了短暫的信差。天色已昏闇，氣溫驟降，沒有稻草人錫人獅子來陪伴，粉紅三角形不知有何暗示，我遠遠看見諾琳在堤岸上守著船艇運來的行李。「我就知道你沒帶手電筒。」她說，但用的是 torch 這個字，在我認知裡是「火把」的意思。她在薄暮中打燈把我領回家。我覺得火把聽起來更迷人。

晚餐時候她與我分享司康餅，聊著自己去過了五十多個國家，如今太老沒有旅行團願意承擔責任，只好都獨自出遊，也算背包客一枚。而下一站是中國，要我教她幾句普通話。電視上則播報著敘利亞的內戰，喧囂的槍砲與吶喊，傷兵的臉龐與四處斷垣殘壁，記者的冷靜播報聲是我跟不上的語言，但一切怵目驚心。在這僻遠的山

海圍繞中，世界無處不停下腳步，老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彷彿了悟的本意就是讓殘酷的真實在心上留下應有的擦傷。

因為真的累，房間也舒適而一夜好眠。早晨由鳥聲開始，8點才來的晨曦融開階前草地凍著的薄霜，有野兔奔躍、狐疑然後躲藏。臨走之前諾琳告訴我一條好走的捷徑回到夏洛特女王步道，然後給我一個奶奶的大擁抱。

而我依然是一個人上路。步道來到私人土地，牧場上的牛羊群彷彿全數用著一模一樣的思維低頭嚼草，又好奇地望著我走過。途中一座看似老舊的屋門前架設了木櫃，擺著幾個蘋果，幾罐飲料，幾包營養補給用的餅乾，旁邊的人頭模型上戴了手工針織的保暖毛帽，一旁也掛著圍巾與手套。每樣東西上都有標示價錢，讓行路的過客自取，現金鈔票請投入木箱中。無人監看，自由心證。

天籟調也繼續哼唱。比起父親渾厚如洪鐘的歌聲，我的嗓音顯得太過細柔，唱不出那種昂揚淒楚。而且無法為唱出來的音律定譜，又不至於荒腔走板，似乎是在有限的範疇中隨心所欲。但想何為天籟？父親從哪裡學來這些吟唱歌詩的曲，又如何懂得在不變的歌調裡，隨字詞的情感即興流轉每個音符呢？

第二天有一個短短的支線可以登高瞭望，此地叫做 Eatwell，吃得好。我稍做休息，啃蘋果喝調味乳，脫下衣服曬太陽，一隻秧雞在我的周圍探頭探腦。遠處島嶼像一片片濃墨暈染在映照正午日光而透白的海面，空氣雖涼，但太陽的溫度在肌膚上像敷著流動的暖光。此時手機響起，我疑惑了好久才相信，沒有接到。山裡收訊時有時無，只好趕快回電，是朋友要應徵下一份工作，問我要不要一起去。仔細交代一些細節掛斷電話後，我竟然打開行動上網開始收發 email，擺脫不了的紅塵俗事。信件傳遞來反核的資訊，現代科技的進步對於電力的需求，拉扯著可能的天災與技術上不精良之下興建核電廠的不可行。而未來總有立場責備今日的決定，只是因果論並不合適於眼前這個淺而易懂的難題。我想要無核家園。我在這個無核的異鄉某座島嶼的山頭裸身曬著太陽，如此自語，彷彿說給誰聽。

「潮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記憶裡父親又擅自改「谿」為「潮」。我還不到如此豁達的時候，因為那些清淨身與廣長舌，佛的意思總讓我愛恨不明白了。無是無非，超然若誠如漠然，我輩俗人仍不知如何割捨。只是當預想不幸來到眼前是何等殘酷，只好狠下心來站在善惡立判的某端，與人對抗。

第二夜留宿的地方是個度假中心，整棟宿舍依然我一人獨占，沉靜得聽得見壁爐裡的柴火成灰。第三天的路程短，過了正午就來到終點的碼頭邊，一位抱著小孩，相貌端正老實的男人說他在等我。還以為我一路的孤獨走進了另個時空，有夢中的愛人與孩子前來迎接。原來是峽灣裡有烏雲飄移，恐有風雨，船艇停駛，由他開車送

我回背包客棧。海面黯淡下來，島嶼濕黑，似乎真的藏了點惡意。凝視那些漂盪的船，我還曾想用這些淺薄的覺悟，渡自己荒涼的肉身嗎？男人開車指著滿山豔麗黃花，我說很美，他告訴我那實為難纏的惡草，充滿危險荊棘且危害農作，正一點一點侵蝕著這國土，麻煩極大。後座嬰兒座椅上的男孩則凝視轉頭探望的我，笑得無瑕。我想，關於身而為人的幸福與苦難，我知道的還不多。而天籟不可探問，所以人們才慷慨放歌，聊以自慰吧。